



萬葉文藝新編

古城兒女

塞先艾著

萬葉書局印行



萬葉文藝新輯

古城兒女

蹇先艾著

萬葉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日印刷

萬葉文藝新輯

古城兒女

(長篇)

印	發	主	著
刷	行	編	作
者	者	者	者

萬	錢	錢	塞
葉	君	君	先
書	甸	甸	艾
店			

印翻許不，權作著有

總發行所

萬葉書店

上海天潼路寶慶里三九號

凡是「老北平」都曉得故都從前最熱鬧的街市，要算「東單西四鼓樓前」這七個字，就是東單牌樓西四牌樓鼓樓大街和前門大街的簡稱。但是最近幾年以來，西四東單的市面，並沒有什麼起色，鼓樓也顯然景象蕭索，變成了古跡；祇有新興的西單牌樓，像十里洋場似的，一天比一天繁盛起來。尤其是西單商場建築起了以後，儼然有同東城王府井大街對抗的神氣。從西長安街西口，一直到甘石橋，白天車馬不斷地往來，顯得十分繁忙。常常有許多商店大紮牌樓，在門外擺著「大放盤」「大賤賣」「買一送一」的牌子，在櫃臺上放送留聲機，或者在屋簷下用廣播器廣播出來的嘹亮的歌聲，吸引了不少的閒人在那裏駐足。咖啡館，水果店門口的玻璃窗內，堆著各式各樣的五彩糖食，餅乾，瓜果，本身已經就很美麗，再加上人工的妝飾與排列，更覺得炫耀奪目。電車，汽車，洋車，自行車……在寬闊的馬路上作長距離的賽跑，鏘鏘，嗚嗚的聲音，混合在一起。鄉下人進城，到了這條街上，照列是要頭昏目眩，吵聾了耳朵，連手足都找不到放處的。一到晚上，電燈通明以後，更妝點成了一座輝煌的世界。霓虹的燈光在各個角落閃耀著，唱片的聲音益更悠揚起來，歌女的軟軟的喉嚨，使人聽到，真有點飄

飄然。街頭到處都分布著飯後出來散步的學生的足跡，他們從西單商場的鐵柵門像潮水似地一股注進去，一股又擁出來，那種高視闊步的姿態，與充滿了愉快的談吐，充分表現著青春時代的可愛。行人道上，晚間更增加了許多地攤，洋溢著一片小販的叫賣聲。你走路的時候，差不多時刻都得留神踐踏了別人的商品，一方面還要提防後面的人踩了你的脚跟。一班有閒階級兼有錢階級，出來趕夜市已經成爲習慣了，東家看看，西家評評，收點舊貨，買點時新東西，或者到咖啡店球房之類去消磨他們的「良夜」。如果是夏天，那麼，他們還要到屋頂花園上去喫點冰淇淋，喝瓶汽水，披襟當風，非到夜深人靜，不肯回去。西單大街上有那麼的咖啡館：亞北，濱來香，英林，荷蘭，半畝園，有光堂……隨便在哪家的籐椅上一躺，一天的工作後的疲乏，便化爲烏有。有時，捱到九點，十點，再到附近的新新，長安，哈爾飛，任何一個大戲院去聽兩軸名角的壓軸子好戲，那更是其味無窮了。茶房早把戲票給你留下來，座位不成問題，而且還是前五排。他們看見你，老遠就帶著笑臉迎上來了：「您來啦，裏邊請！」地道的北平口音，够多麼清脆！呢帽，手杖（冬天還加上大衣），早有人給你接過去了，換回來了一根竹籐輕輕地放在你的茶檯上。等到戲快散場的時候，他們又替你把原物取回來。雖然西單商場後來被火燒了，殘餘的那一部分，仍然被人們低徊留戀著；至於那條大街，並沒有減少去一分富麗堂皇。

這是十多天以前的情形，現在一切都突變了，這是誰也想不到的事情！也可以說是近二十幾年都沒有看見過。彷彿過舊曆年的情景，所有的鋪子把大門都關起來了，有的虛掩著一扇旁門，有的祇

打開了鋪板上的小窗戶，預備留給僱客們購買日常必需的東西。偶然看得見幾個學徒，在打掃著門前的便道，弓著腰，有氣無力地，東邊一笤帚，西邊一笤帚。他們顯然是沒有什麼生意，纔來作這種無聊，消遣。馬路上的洋車，大半都不知去向，行人也祇有寥落的幾位，垂著頭，跨著遲緩的步子。電車每隔五分鐘或十分鐘纔開過來一輛，裏面是那樣的空虛，祇有兩三個懂懂的人影。司機生的腳鈴，也不大發出響聲了，車身一抖一抖地由遠而近，活像上了年紀的樣子。天空中，大號的蜻蜓成羣結隊，嗚嗚地飛來飛去，聲調非常刺耳。人們擡起頭來望了一望，又愁慘地低下頭來。城外間歇地響著霹靂似的聲音：「轟！」「轟轟！」這倒並不像過年；因為過年的時候，大家頂多不過放一點小小的鞭炮而已，聲音斷斷續續，沒有這麼大，距離也沒有這麼遠。

最奇怪的是男女大中學生，在街上幾乎絕跡了，難道說他們都放假回家去了麼？假期中，大多數的人，總還是留在這裏的。連稍稍時髦一點，年青一點的女人的影子，都不容易發現一位。三個或五個一組的，穿黃制服的保安隊，荷著槍，步伐整齊地在街頭走上走下，替代了上述那些人物的存在。通衢要道一向陳設地攤的那些地方，都被許多麻布口袋的臃腫的身軀佔據著了，有些沙袋堆成了一個圈子，有一個人那麼高；有的堆成小小的一疊，在後面挖了一個淺淺的土坑。憲兵和巡警佇立在路口，嚴肅地囁囁私語著，故意掩飾著他們的驚惶。長街上，冷靜中，摻和著隱隱的恐怖的氣氛。人工造成的冬日的景象，已經主宰了全城，從這故都的繁華的一隅，無看得出來。

這天是七月二十八淒涼的局面已經繼續了一個多星期了，郊外的轟轟的聲音，是最近兩天纔開始響起來的。這天早上，報紙已經出版了兩三個鐘頭了。十點鐘的光景，忽然從宣武門內，有一片聲音喧嘩著，響徹了街市，好像小學生們喊口號，故意拉長了調子，零落而不整齊，越響越近，原來是報章的叫賣聲：

「號外，號外！」

「中國軍隊攻入豐臺的新聞！」

「看號外啦！看號外！」

「三大板一張的號外！」

「我們軍隊收復廊坊的新聞！」

「號外呀！號外呀！買號外呀！」

「……………」

「號外來！」「這兒，賣號外的！」「幾大板一張！」「給我一份！」買主的懇切的呼喊，同報章的聲音自然地銜接起來了。祇要有人買了一張，一定有若干捨不得化錢的人圍攏去看。報章的號召力相當大，他們立刻使街上的人數增加了不少，連那些關著鋪面的掌櫃，都爭著光當光當地打開鋪板。三脚兩步地走出來了。報章們手忙腳亂，跑過馬路那面去，又跑到馬路這邊來。他們把銅圓投進斜掛

在肩頭的布袋裏去，發出了鏗然的，快樂的聲音。

這時，從馬路東邊的小胡同內，急遽地走出來一個青年男子，褐黑的臉上，籠罩著一層憂鬱，身體魁偉，走路胸部挺得很直。他的身上穿著一套白雙線布的中山服，頭髮鬢曲，鬚鬚許久未剃，鼻準很高。他聽見了報童的叫賣聲，嘴唇上微微露出笑影，從衣袋裏不住地掏著銅圓，一氣由報童手中接過來幾張不同的報館的號外。他在馬路上邊走邊讀著那些印刷品，脚下踏得分外有力，皮鞋的響聲也就越大。出乎意料之外的消息，把他驚喜得發狂了，他幾乎要大聲喊叫起來。紙上的每一個字，打動了他的鉛鐵一樣沈重的心。他向著他所遇見的每個路人，頻頻地搖動著頭部，表示出他的得意的神情。凡是有民族血性的人，對於這種勝利的消息，都要鼓掌歡呼的，何況他是那樣一個愛國的男兒啊！他塞了一分號外進衣袋以後，便走進一家兼賣印花郵票的錢店，向他們借了一點漿糊，把剩下的那幾張號外，一分一分地貼到電線桿上。他想藉此把這個消息擴大出去，這樣一做，同時也便利了許多想看號外而苦於沒有錢買的人們。他的工作雖然做完，並不回家，連要到辦公的地方去這一層他都忘記了，搔著鬢曲的頭髮，銜起一支煙捲，他漫無目的地向西四牌樓那條路走去。祇要遇見一個熟人，他就把號外掏出來給他看，一面高聲提醒道：

「你曉得麼？消息好極了，我們打了一個大勝仗，你看這不是號外麼？」

等到對方低下頭，伸出手，想接過去看的時候，他又趕忙收回往衣袋裏一塞，大踏步地向前走了。

把他的朋友弄得莫明其妙，以爲他犯了什麼神經病；不然便是他有什麼要緊事情，纔這樣迫不及待。事實上的確也由於他的興奮太過度了，精神上自然就不容易保持常態。這些日子，這位青年都是在極度的刺激中過著生活。時局一天比一天顯得緊張，他的許多熱情的朋友和實幹硬幹的學生，都過著流亡的生活去了。他最初主張他們的小團體參加P大H大的集體，到南苑去幫助駐軍作戰（其實祇能說給駐軍服務，他們這班人連一點戰鬪的經驗都沒有）。結果祇選了兩個身體強壯，能够跑遠路的山東人前去。最熱心的他，卻落選了，這也是令他非常懊喪的事情。

他越往前走，越更興奮，淺黑的，明亮的眼睛睜大著。走到兵馬司的路口，他突然收住脚，屹立不動了。從對面，離他有十幾步那麼遠，一個纖弱矮小，穿花旗袍的女人，輕腳輕手地走過來了，她永遠是那樣子。一副蒼白陰沈的臉。很久沒有遇見這位柔懦的女性了。她從前曾經請他補習過英文。當她在N大學讀書的時候，她的學名叫沈碧書，畢業以後，嫁了人，又改名沈蔚了。他最初對她的印象還好；但是從她的丈夫在冀東自治政府工作，做起了××鐵路局的局長那個時候起，他就再也不理她了。她來找他閒談或者借書，他總是讓用人回絕說，不在家。他曾經向沈蔚的朋友們發過這樣的議論，目的是讓話能够傳到她的耳朵裏去：

「最高學府畢業的女性，想不到連這點見識都沒有！丈夫當了漢奸，難道就不會提出同他離婚麼？一個人已經軟弱到了這個地步，還有什麼辦法可想！我絕不承認她是我的朋友……」

他本來以爲這隻馴羊似乎應當早就到冀東去當起局長夫人來了，卻沒有想到，在這樣冷清的早上，她仍然徘徊在這危城中。在平常，大家背著身子走路的時候，他當然最容易躲開她了，向前加緊走幾步，把身子一偏，裝做沒有看見，就可以避過去。但是今天，沈蔚是迎面走來的。如果跨到馬路的那一邊去罷，距離得又未免太遠。那個女人越走越近，彷彿已經看見了他，而且步子踏得更快，她的小口翕張著，似乎準備要喊他的名字。他窘得臉都發紅起來，兩隻拳頭握得緊緊地，歪著頭，咬著嘴唇，簡直躲閃不開了。湊巧得很，第三路的電車，從西四牌樓開過來了，恰恰停在他的面前不遠。他彷彿遇見了一個救星，連忙走到電車道去，幾大步就跳上了車。電車開動了，他站在車子中央，抓牢了車頂吊著的籐圈。向下望時，矮小的沈蔚已經落後得很遠了，他很得意地冷冷地微笑著，低聲罵道：

「你還要想同我接近麼？你這個無恥的女人！」

二

第一章所說的那個青年，名叫岑昌，是一個文化機關的中級職員，湖南人，在北平生長的。他的父親岑鑑齋先生是一個孤僻的中國畫家，不會做官，也不會經商，一輩子都爲貧困所壓迫。一個藝人，既不知名，也從來沒有被達官貴人所賞識，無論你的造詣如何高深，也不會引起什麼人的注意，何況岑鑑齋又是那麼一個心高氣傲的人。老頭子一在民國初年妻子死了以後，自己就流落在北平城南的

一家會館裏，把幾幅山水掛在琉璃廠的古玩店去，半年也沒有賣出過一張，他心頭憤憤不平，率性全部都收回來，把它們放在灰塵堆積的書架上。民國十年的冬天，他便淒涼地去世了，祇剩下兩箱殘書和幾十幅畫稿。幾個朋友替他料理了後事，把他安葬在湖南義地。岑老先生什麼親人也沒有，就祇有岑昌這個獨子。一半靠自己的半工半讀，一半由於他父親的朋友王金川、黎樂圃這些人的補助，岑昌居然由中學而大學，把學業逐步完成了。他一方面固然秉承了岑鑑齋先生的高尚純潔的性格；但他對於各種活動卻又很感興趣，身體的強健是一個最大的原因。他在中學時代就愛讀社會科學的書籍，喜歡參加校內各種組織與社會活動，他曾經被捕過好幾次。五卅慘案、萬縣慘案發生的那個時期，他是南方中學最出名的宣傳員之一。他本來不預備進大學的，他覺得社會就是一個大學，真正的所謂大學，反倒是低能兒的養成所。王金川這個老頭子竭力慫恿他去投考，理由是：現在社會上資格非常要緊，要是沒有山大學畢業，即令你的學問已經登峯造極，做事仍然會成問題。祇要從一個並不怎樣高明的大學鬼混出來，也一樣有辦法。岑昌在民國十五年的暑假，考進了M大學，但是同現實開始接觸之後，使他大失所望，連在著名的最高學府中，教授們的思想也多半陳腐不堪，日本留學生販賣幾十年前的講義，歐美留學生販賣他們自己學過的教科書。一個教授兼了好幾間大學的課（這自然一半是由於當時政府欠薪），偷工減料，敷衍場面，輪流請假的現象，幾乎天天都可以看見。從此使他益更相信了一位外國作家的「社會經驗乃真正的教育」的名言。不過在這六年當中（那時還

有預科)他的學業突飛猛進得可驚。這並非那些平庸的教授的賜與，也不是出自學校課本的力量，是他每天除參加各種活動外，大半時間消磨在圖書館中的收穫。他最初很有志於社會科學，後來因為讀了若干世界名著之後，結果竟轉到文學這個方向來了。

當岑昌正式踏進社會，不到一個月，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他目擊著國土的變色，痛心極了。他有許多東北的朋友，他也常常去看一看偉大的白山黑水。他記得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瀋陽的民報曾經約過他去當編輯，因為學業沒有完成，祇好謝絕了，他答應等畢業以後，再到那裏去服務。想不到竟因此失掉了到東北去的一個好機會。他不覺深深地後悔起來，很激動地向人說：

「現在有什麼法子想呢！祇有等收復失地的時候再說了。東北是中國最好的地方，祇要我人在一天，這個心願是始終要了的！」

他從來對於日本人的感情，就很淡漠。從民國二十年的秋天起，他變得對於日本人極端的憎惡與仇視了，連對於日本留學生，他都有一種牽連到的厭惡的心理，總是同他們保持著很遠的距離。他父親的兩個好朋友王金川與黎樂圃兩家，他從前總是兩三天要去一趟的，九一八以後，他漸漸和他們疏遠了，有時一個月頂多去一次，完全爲了敷衍他們。岑昌並不是一個不感恩的人，這兩個老頭在他的求學時代，曾經大大地幫助過他，原因是這個青年人的敵愾心太盛了。王金川是一個老日本留學生，他的父親在日本做過許多年的生意，他從小就在日本長大的，說得一口很流利的日語，連舉止

動作也處處都模仿著日本人，這個已經很使人不耐了。王金川同時還是一個恐日病患者，隨時都喜歡替日本作義務宣傳。祇要岑昌一到他那裏去，他總是向他說下面這些話：

「你很少同日本人接觸，因為你沒有到日本去過。日本這個民族是值得注意的，很有許多可愛的地方：生活非常純樸，對人很真誠，勇於公戰，禮貌週到，你聽見過他們的武士道的精神麼……」

「你將來有機會是大可以到東京去好玩的，岑昌，淺草公園，上野公園，都很不壞，同我們北平的中山公園很相當，古香古色，風景幽美；近年來更多了明治神宮，日比谷公園這些名勝，日比谷據說完全是西洋派頭，別有風味。我在日本的時候，這個公園還沒有修起來……」

「岑昌，你大概沒有看見過日本的櫻花罷？想來照片是看過的，陽曆四五月間，日本全國，徧山徧野，都是櫻花，饒有詩意，我們的青島也有櫻花……」

「我想，假使你到日本去，你一定會高興洗海水澡的。熱海，鎌倉，葉山……這些都是海水浴的地帶，紅男綠女，粉白黛綠，真是洋洋大觀啊……」

老頭子的唾沫不覺飛濺到這個青年的臉上，他想躲避都來不及。岑昌尤其怕看王金川用被鴉片煙薰黃了的手指理著細黑鬚鬚說話的神情。王金川有時還要在屋子裏踱著方步，好像不這樣做，便無法擺出老前輩的架子。他很不滿意岑昌和他疏遠，有一次用教訓的口吻這樣說：

「岑昌，我跟你們老太爺是幾輩人的交情啊！你是不曉得的。我從來就把你當作我嫡親的子姪

看待，我們要來往得親密一些纔好呀！你是不是以為你現在有了差使，就不用不著來求我呢？——啊，你大概是看不起我們這些老腐敗罷！其實二十多年以前，我也到過東洋，在那邊讀過好幾年的書哩！哈哈！什麼新學，我多多少少都還懂得一些……」

岑昌滿腹的不願意，卻又不得不敷衍著他父親的老友，吃吃地辯解道：「我實在……因為……事情太忙，無論從哪方面來說，老伯這裏都應當常常來……問候的，雖然星期天，有時比較有工夫，但是因為要開會，或者自己想抽空讀一點書……還嫌時間不大够呢。老伯這麼一說，以後我倒真的要常來了。」

秃著頭皮，面色蠟黃的老人，嘴上銜起了一支煙捲，微笑著問道：「常常聽說你們這班學生，這個也在開會，那個也在開會，我就不明白，到底一天到晚開些什麼會？我們從前當學生的時代，我也參加過革命，也沒有你們開會開得這樣多。」

岑昌正在望著壁上的那幅玉石谷的山水出神，不由自主地想起父親有那樣一副卓越的藝術天才，竟沒有成名，並且潦倒一生，心頭立刻浮上了一層惆悵的情緒。對方的話突然把他的思潮打斷了，他連忙回過頭來答應道：

「老伯是問開會麼？我們會的名目倒很多，如像社會科學座談會，文藝茶會，校友會，時事座談會……這些都是。」

王金川把小鏡片的金絲眼鏡，從被壓了一道深切的鼻梁上往上移了一移的說：

「你們不是還有什麼抗日的組織麼？小川（他的兒子）他們學校就有這麼一個東西。」

沈默了半晌，岑昌無法抑制住他的怒火，大聲道：「這是日本咎山自取。要是他不強佔我們的東北，我們哪裏會組織什麼會來反抗他！」

「哈哈！太可笑了！」老東洋留學生，搖著頭，笑了起來。「沒有用，沒有用！我看你們還是算了罷！他會怕你們這班年青小孩子纒怪哪！哄鬼！今天遊行，明天示威，自己沒有軍備，就會把國家強得起來麼？」

「遊行示威的目的，是給日本人看看，讓他們知道中國的民氣不可侮。我們還待注重對內的宣傳，把全國同胞都喚醒起來，一致抗日。」

「話說得太容易了！據我看來，你們不過是秀才造反，紙上談兵，徒耽誤光陰與學業而已……」

王金川聽地一聲，吐了一口酸痰在地上，預備還要繼續發表他的言論，岑昌已經把頭掉向一邊，表示不願意再聽下去。聽差正好來請他喫中午點心，青年人趁勢就逃出了那間充滿了腐舊勢力的空氣的屋子。

黎樂圃的公館，也是岑昌不大敢去的人家。因為樂圃先生的太太就是一個日本人，成天兩夫婦都談著日本話，雖然這位異國女性的服裝飲食都已經完全中國化了，但是她的語言和走路的姿勢，

還是改不掉。「一躬到地」的客氣，他認爲這完全是虛偽的表現。黎太太每每喜歡用半瓶醋的中國話來和岑昌交談，這是他最窮於應付的。岑昌不懂日文，他想和她說英語，她對於這個語言也是同樣的外行。其實他根本就不高興同這個日本女人接談，正好像他不高興到日華同仁醫院去看病，上東亞公司去買書一樣的心理。一個聰明絕頂的青年，偏偏對於「侵佔我們土地的是日本軍閥，日本的老百姓與我們並沒有什麼惡感」這一點想不通，這種「嫉惡如仇，不留餘地」的怪脾氣，也許正是他父親遺傳給他的罷。他第一件最不快的事，就是一到黎樂園的府上，僕人把一個有東洋陶磁會社的商標的茶杯，端到他面前來了。因爲它是仇貨，他連伸手去接都不接一下，便命令女僕放到茶桌上。其次黎家的房間裏充斥著的擺設，如像桌毯，椅墊，花瓶，窗簾，煙缸，痰盂……很少有一件是純粹國貨，這個也使他心裏留下一個惡劣的印象。

黎樂園本人倒很和氣，他也是留日的前輩，但他的思想比王金川進步得多了，雖然他已經四十几歲，卻喜歡和青年接近，不過他的整個家庭都籠罩在日本化的空氣之中，他的思想，因此就常常不免帶點灰色。岑昌對於這個人的態度，懷疑的時候居多，不過覺得他的親日的表現，不像王金川那樣的露骨罷了。黎樂園對人似乎也沒有王老頭子那樣的油滑，尤其是對於他的老友的兒子，特別顯得親切。還有一件令岑昌頭痛的事，就是祇要大家一會面，黎樂園總喜歡談到岑昌的婚姻問題。他以為岑昌年近三十，大學畢業以後，職業問題既然解決，最後這個問題，也不容再擱置下去了。岑昌對於這

件事並不怎樣熱心，他曾經兩次落到戀愛的漩渦裏去過，都沒有成功。國難一發生，他對於這方面漸漸地灰心了，有時也祇是淡然地想一想。他總是向自己這樣的解釋著：我要做的工作實在太多了，國難又是這麼嚴重，如果一有了家庭的累贅，一切的希望與計劃不是都會毀滅了麼？黎樂圃一和他開始糾纏，他便很嚴肅地回答說：

「老伯，現在還不是時候啊！」

黎樂圃的胖臉上透露著滑稽的表情，追問道：「那麼，什麼時候纔是時候呢？」

「我的意思是等時局安靜一下再說。」岑昌徐徐答道。

「你不是同一個姓陳的兩姊妹都很好麼？有人這樣告訴過我。你對她們怎麼樣呢，我看，就趕快挑選一個罷！岑昌，我並不是想給你做媒，不過我很關心這件事情而已。」

「現在還不到我要結婚的時候。」岑昌還是那樣倔强的回答，祇改動了三四個字。

「不過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黎樂圃的成語順口竄出來了。

岑昌也用成語回答道：「老伯，匈奴未滅，何以家爲？」

「這真是小孩子的話。」

「不見得罷！各人處的環境不同，老伯不一定就能够瞭解我。」

岑昌兩手按在沙發背上，身子站在那裏，像一棵不容易搖撼的大樹。黎樂圃看見對方不肯接受

他的意見，氣咻咻地把頭垂下來，也就不願意再說下去。

忽然來了一個客人，岑昌便離開了黎宅。

黎樂圃有一個十八歲的女兒挹芳，在一個教會學校讀書。她喜歡參加各種活動，她的父母對她的感情並不好。她很崇拜岑昌，岑昌因為她一點沒有受到她父母氣質的遺傳，對她也不錯，並且常常指示她的思想，把她當作自己的一個小妹妹看待，還介紹她做了他們組織的一個實踐學會的會員。

岑昌畢業以後，本來在南方有很多工作的機會，他考慮了許久，還是決定留在北平。因為他喜歡這座古城，他覺得這裏是一個讀書最好的地方。十幾年來的逗遛，使他嫻熟了北平的地理與生活。他對於北平市民的直爽，誠懇，自然十分中意；但是他們那樣苟且偷安，玩世不恭的態度，他始終表示不滿。也許這是前清二百六十多年統治的成績，把大家都訓練成爲一匹一匹的馴羊了。溫順和平，享樂得過且過，寬容，不反抗，逆來順受，個人重於公衆，家族重於國家……這些思想像鐵一般鑄成了北平人的特性，也造成了北平人的弱點。岑昌覺得最奇異的是一些南方人，到北平來住了許多年之後，無形中也同化了。「風俗習慣，對於人類有多麼大的影響啊！」他悲憤地自語著。從九一八到民國二十四年的塘沽協定，以及最近這幾年間，他益發看透了北平小市民們的卑怯偷生的情形，不論受到誰的束縛，侮辱，凌辱，都能忍氣吞聲地把日子過下去，祇要能全保妻子，安居樂業就行，什麼都滿不在乎。

岑昌常常向他的朋友蒙森發牢騷道：

「這怎麼行呀！大家都拿對付內戰的辦法來應付敵人，張三來也接待，李四來也歡迎，這個見解是大錯而特錯的。一個是中國人，一個是外國人，我們應當把他們劃分得清清楚楚。像大家這樣軟弱，我不敢擔保早晚要上日本人的當的！」

蒙森是一個東北的流亡青年，他也每每在聽了岑昌的議論之後，爲了這些令人悲觀的現象，碎碎地拍擊桌子。他的頭髮蓬亂著，像一隻披毛獅子，他戴著一副玳瑁架的眼鏡，什麼事情都喜歡沈思，又有幾分像學者。他是M大學政治系的助教，一向是擁護岑昌的主張的。

岑昌認爲北平最可愛的祇有大學生與中學生，他們大半都是富有國家與民族觀念的，一方面讀書，一方面不忘救國。北平如果沒有這十幾萬學生，真要成爲一座死城了，他常常這樣想。他自己雖然踏進了社會的門檻，但是他始終沒有脫離學生的本色。雖說是一個已經畢了業的學生，M大學開會和遊行，他總是老遠地從西城跑去參加，大家都熱烈地歡迎他，叫他「老大哥」。祇要岑昌一到會場，個個好像打了嗎啡針一樣，精神特別地興奮起來。他幫助比他更年青的同學，寫標語，起草宣言，做講演稿，編小冊子，排演救亡話劇……即令白天沒有空，晚上也要放棄了睡眠來做這些工作。和他的幾個朋友組織了一個實踐學會，名義上是一個學術團體，實際是一個小小的抗日的集合，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六年，他們救亡的工作，從來沒有懈怠過一天。

「一九二八年，一九二六年的示威運動已經過去了；不會再有了！岑昌追憶起那兩次壯舉的時候，往

事便歷歷擺在他的面前。幾年光景，在七七事變的前後，學生們都風流雲散了。當盧溝橋暫時休戰的那幾天，平津之間的火車忽然又通了。男女青年趁著機會南下的，更不在少數。岑昌沒有法子勸阻他們。本來北平的局勢已變得相當嚴重了，身體強壯，意志堅強的年青人，目前固然需要；但是如果把那些西裝革履，向來生活浪漫而且膽小如鼠的少爺小姐們也留在危城中，又有什麼用處？雖然他們是大時代大都市不可缺少的點綴，一方面岑昌又很高興，因為孫之明已經發了通電，決定抗日了。這幾天城外連續的隆隆聲音，就是他的表現。岑昌相信這回忍苦耐勞，勇敢善戰的××軍，一定能够在最短時期內，把日本人趕出去。中國要想度過這個難關，恐怕除了抵抗之外，也就沒有什麼別的出路了。他們實踐學會的會員已經走了一部分，岑昌最後的主意早就打好了，他決定暫時不離開北平，看看時局究竟怎樣演變，將來演變到什麼程度。

從前談鋒很健的岑昌，這幾天變得非常沈默了，他不大隨便發表對於時局的觀感。在辦公室裏工作做得很疲乏的時候，他便交著臂，把腿蹠起來，頭部稍稍低垂，下顎緊貼著胸脯，眼睛連瞬都不瞬一下。是休息呢，還是沈思呢，別人是無法知道的，除了他自己。

三

「岑先生，岑先生，醒來，快醒來啊！時局起了變化了！」

一個年青人的睡眠，照例是很熟的，白天奔走得太疲乏了以後，更容易酣睡。當轟隆轟隆的礮聲響得最密的時候，岑昌早已經癱軟地倒在牀上了。後來大礮聲響得越稀，越遠了，中間還摻雜著撥撥撥撥，時斷時續的機關礮聲，他根本就無從知道。因為白天勝利的好消息，給他的安慰太大了，同時也安慰了許多人，大家都像已經沈浸在深淵之中，又浮到水面上來。這時，在香甜的夢中的，恐怕不止岑昌一個人罷。

到了夜半，外院房東的電話鈴子，突然像一個打擺子的人似地戰抖起來，響成一串。岑昌正房的鄰舍，大德書店的掌櫃——劉德福——屋子的分機，大概是臨睡時把插梢忘了取下來，也前呼後應，釘鈴釘鈴地響個不住，把岑昌終於吵醒了。他使勁翻了一個身，用手揉了一揉惺忪的眼睛，從玻璃窗望出去，天並沒有亮，外面仍然被迷茫的夜色籠罩著。他長長地歎了一口氣，心裏的不平，都想藉這口氣發洩出來。接著，便聽見房東太太連聲喊她的丈夫，「新南，新南，電話，電話在響！」房東似乎癩洋洋地起身了，拖著鞋，走到茶几前去拿起耳機。「你是明帆麼？」……「真的麼？」……「別開玩笑！」……「日本兵沒有進城？」……「唔唔。」……「好的，好的。」……常新南發出有點慌張的語音，這樣短促的，一句一句地問著。電鈴鏗的一聲，掛上了。岑昌打了一個冷戰，從牀上一翻身坐了起來。他剛要下牀，向他居停打聽消息的時候，常新南已經跑進內院來，發出了喊聲。

岑昌扯亮了電燈，披著睡衣，把門打開了，並且順手開了院中的電燈。身材短小的房東站在臺階

下面，不肯進來。雖然他的原籍就是京兆宛平，向來態度冷靜，經驗又多，推翻前清，張勳復辟，直皖戰爭，直奉戰爭，擴大會議之類，都親身經過；但是這天他的臉上，多少帶點沮喪的痕跡。他急急忙忙地告訴他的房客道：

「××軍已經退出北平了，日本兵早晚就要進城，郭爾森代理了最高政務長官，我剛纔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千真萬確！」（說到最後那四個字，他特別加重了語氣。）

「怎麼時局變化得這麼快呢？」悲痛的消息像一瓢冷水澆在岑昌的頭上，他的身體顫化了，緊緊地靠在門枋上，差一點沒有倒下去。

「誰也不知道是怎麼一會事！我們的軍隊本來打得很勇敢，在南苑我們死了好幾萬人。」房東把披著的衣服緊縮了一下道：「我想，大概是鬼子的礮火太厲害了，他們纔開始撤退的罷！」

岑昌跌腳道：「完了，完了。事情會糟到這樣，怎麼辦呢，以後，以後，我們以後……」

常新南的宛平人的氣質終於透露出來道：「我說，岑先生，這樣倒也不壞，免掉了我們城裏的老百姓遭殃！」

岑昌最討厭這種議論，咬著牙，懶得答應，他恨不能打對方兩個耳光。

房東好像很負責任，結束了對岑昌的工作之後，掉過頭，向著正房去喊大德書店的主人：「劉掌櫃的起來沒有？」

正房裏，其實早已窸窣窸窣了很久，大肚子掌櫃比岑昌還起來得在前，X軍撤退的消息，他已經從分機上偷聽了去（他一向有一個偷聽電話的習慣，尤其愛聽房東的大小姐跟她的情人談天。）他惟恐耽擱了睡覺的寶貴的時光，覺得這是人生第一大事，他在房間裏用山東口音高聲說：

「常先生，勞駕勞駕！俺已經曉得咧！夜深了，大家都怪困的，我們明兒見好不好？」

常新南的拖板鞋梯搭梯地響著，往外走了。岑昌扯滅了裏院的吊燈，回到屋裏，心緒的繚亂，達於極點，簡直沒有法子再睡了。翻開一本孫子兵法的綜合研究想看看，心既然放不下去，眼前的字跡都完全變成了一個一個的小黑點，終於模糊不清了。他用兩手扶著前額，對著那盞方形碧罩的桌燈發呆，白天的歡樂，好像一個美麗的夢一樣，它的影子忽然淡溶，消失了。他連坐在那裏，也如同坐在針氈上面，率性站起身來，在地板上徐徐地踱著。他一到煩悶的時候，就喜歡這樣繞室彷徨。這是有生以來的第二次打擊，第一次是他幼年時就失去了父母。聽見外院的掛鐘，鏗然打過了幾次，打得那樣無精打采。好容易盼到天亮了，他的精神還是非常敗壞，一個人癡癡地站在屋子當中，簡直把每天照例的盥洗都忘掉了。岑昌左思右想了一陣，覺得自己絕對不應當像一個沒有主意的人，陷在感傷的泥淖中去，感傷是克服不了困難，解決不了問題的，於是他的精神又開始恢復了常態。

房東家的電話又一度釘鈴釘鈴地響了起來。他聽見房東太太在那裏柔聲地喊著「岑先生的電話！」慌忙跑去接。原來是M報館阮綱清打來的，也是報告他同樣的消息，並且告訴他說：M報決定

月底停刊，等候日本人來接收，因為岑昌是這家報紙特約撰述之一，當然有讓他知道的必要。岑昌不大高興地回答說：「時局的變化，我在昨晚上便聽見說了，可惜你通知我還遲了一點。M報已經有了二十多年的歷史，尤其是它的副刊，對於新文化運動的貢獻最大，如今被敵人拿去，實在令人惋惜！不過在淪陷了的城市中，什麼都完結了，一家報紙的犧牲，又算得了什麼呢！」談不上幾句話，岑昌便把耳機掛上了，他有點怕同這位親日色彩最濃厚的新聞記者糾纏。因為阮家父子兩個，都是日本私立中央大學畢業的，他的父親叫阮祖沁，綱清學的是法律，一面又喜歡研究新文藝。他頂崇拜秦休義，那個號稱散文巨子，以沖淡的作風馳名於中國新文壇的作家。岑昌對於這位老先生卻非常憎惡，因為有一部份青年，中了他那種晉初明末隱逸思想的毒太深了。據說每星期日早晨，他家都有一個集會，出席的是近代散文鈔的編選者申開有，詞曲名家易高侯，田園風格的小說家唐武申，詩人趙達等等，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蒼蠅之微，無所不談。祇要一談到秦休義，阮綱清和岑昌總是要辯論得吵起嘴來的，誰也不肯讓誰，抨擊的儘管抨擊，擁護的還是同樣擁護。他們本來是小學同學，但是因為綱清的思想上，一天比一天荒謬，遂使他們之間築起一道風火牆。自從聽見阮祖沁和衛辛合流，主張華北特殊化以後，岑昌就發誓不踏阮家的門，並且竭力躲避和小阮遇見，因為一遇到他，麻煩就會跑出來的。

岑昌洗完臉，正在喫著燒餅油條的時候，蒙森像一陣風似地來了，把自行車往岑昌屋子的窗腳一放，就走進了屋子，憤怒填滿了他的心胸，一屁股坐在岑昌的牀上，一言不發。這青個年，是愛在實際

行動上有一點表現的人，向來就是那麼「要言不煩」。他比岑昌還能喫苦，他是一個東北軍官的兒子，會騎馬，會放槍，這是他的家傳。他的樣子很粗魯，滿嘴的絡腮鬍常常不剃；但是他有一副細密的政治頭腦，P大學的同學都管他和岑昌叫「雙簧」，因為他們永遠在一處，不容易分開。蒙森對於裝飾一向就馬馬胡胡，一年四季都穿著那雙不擦油，尖子都磨毛的黃皮鞋，後跟的肉總是露在襪子的外面，兩條工人穿的藍布袴子常常換洗著，他從來不喜歡穿第二個顏色。

來客坐了一會，自己走到桌邊，倒了一杯茶，古魯古魯地喝著，喝完了，就掏出一支蟹腳牌子的煙捲來吸著，主客似乎在扮演著一幕啞劇。

事前就約好了的，不管時局有沒有重大的變化，他們的實踐學會決定在這天早上召開一次全體大會，地點就在岑昌這裏。因為得到的消息太惡劣了，所以蒙森來得特別早。岑昌住的是西單堂子胡同常家的民房，比公寓清靜得多。在這裏開秘密會議，外間根本無法知道，有好幾次參加遊行示威，他們的會員都是從這裏集合出發的。岑昌的家不僅是經常的會場，而且變成他們的大本營了。

這天，剛好是星期日，岑昌不去辦公，早上在家專誠等候出席的人，一方面會又是他負責召集的。十分鐘過去了，終於還是岑昌打破了沈默，蒙森道：

「據說我們的軍隊昨晚已經完全撤退了，唉！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情。你剛從外面來，另外聽見有什麼消息沒有？日本兵究竟進了城沒有呢？」

蒙森的右手插在腰際，兩隻腳排開站著，左手把嘴裏的煙捲拔出來，聲音很粗地答道：

「大概他們還沒有進城罷！聽說地方上已經決定組織治安維持會來維持北平的秩序了。××軍這兩天打得不能說不賣勁；不過準備得太晚了，戰壕都來不及挖，就打起來了。我們死了一個副軍長，一個師長。日本的大砲相當厲害！他媽的腦袋上又用飛機來轟炸，我們犧牲的人實在太多了，恐怕就是因為這樣纔支持不住的。」

「奇怪！」岑昌還是在懷疑：「昨天白天的消息，怎麼那樣好呢？」

蒙森根據事實解釋道：「開頭是不錯，豐臺曾經被我們一度奪回啦！可是人太少了，守不住，又被敵人搶回去了。一半當然也是報紙宣傳得過火了一點。」

岑昌跟著抨擊道：「治安維持會有什麼用處？還不是聽日本人的指揮來做事情麼？在內戰的時候，這種會爲了老百姓們，也許是不可少。但是現在敵人已經把我們打敗了，維持會至多還不是一個傀儡機關！」

蒙森仰起頭，彷彿在想什麼事情，沒有回答。

間歇了一會，岑昌收拾著桌上堆得很亂的油印傳單，這些都是從前沒有用完的宣傳品，現在毫無用處，祇有拿來擦桌子了，把傳單注視了良久，他又繼續地向蒙森說：

「說是孫之明把一切都交給郭爾森了，讓他暫時代理最高政務長官，蒙森，你看日本鬼子這樣

就鬆手了麼？靠不住罷！」

蒙森喜歡用冷靜的頭腦去分析事實，議論雖少，往往有他獨到的見解，有時比大家似乎看得還要遠些，慢騰騰地說道：

「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如此：郭爾森是一個很有血性的人，我想他決不甘心去當漢奸的。這個人，大家不約而同地都誤解了他，據他手下的人——我的幾個朋友——說，他的處境也實在困難。我看老郭頂多也不過暫時來收拾一下殘局，日本人也決不肯讓他長久幹下去的。」

「難說，難說！現在的人心！」岑昌搖頭否認道。

「你沒有看見東北柳課溪的故事麼？他坐了飛機到瀋陽去出席過日本人召開的會議，回到黑龍江以後，馬上就揭起抗日的旗幟來了……」蒙森舉了一個很有力量的例子來說服岑昌。

話還沒有完，曾瀟浦在房門口一出現，就打斷了。小曾後面，還跟著他的愛人樊英，白綢襯衫，黑裙子，配合得清清楚楚。他們兩位什麼時候走進裏院來的，岑昌與蒙森簡直不曉得，也許辯論得太激烈了，壓根兒就沒有聽見他們的腳步聲，曾瀟浦一向又是喜歡穿響底皮鞋的。

岑昌對於曾瀟浦的舉動，簡直莫名其妙：這是什麼時候，他還是那麼閒情逸致地帶起愛人到處跑。今天是一個嚴肅的會議，既不是在中山公園長美軒茶會，也不是在北海的漪瀾堂划船。

這位油頭粉面，西裝穿得筆挺的青年，岑昌一直就不大滿意他。確是他，他是王柏山的表弟，柏山死

氣自方地把他介紹進會來的，岑昌們都不好意思拒絕，因為柏山人太好了。曾瀟浦每逢開會總要輕描淡寫地來出席一下，但工作做得並不努力，他的光陰多半消耗在電影場中。岑昌和蒙森巴不得前些日子車通的時候，他就走掉了，那知道他始終捨不得北平這個文化古城，自己總是拿不定主意，老是問別人的意見，說走了好幾次，直到現在，認識他的人還是時常在「中央」與「真光」碰到他，當然同時也碰到走路像阮玲玉似的樊英。

曾瀟浦等樊英走近身旁，便挽著她的胳膊進屋，在岑昌那張凸露了棉花的大沙發上坐下來，彈簧鏗地響了一下，像鐘打一點似的。岑昌向來很尊重女性，即令對於他所憎惡的小姐太太，也是一樣地有禮貌，忙著從暖瓶給樊英倒了一盃茶過去，向她說：

「密司樊，請喝茶。」

曾瀟浦對岑昌大聲說：「王柏山已經搬進醫院去一個多星期了，他不能來，今天託我當代表。」岑昌坐在癢了半隻腿的方桌面前拿起一支鉛筆，似有意似無意地在一張紙上亂畫著，畫了一個小圈子，又畫了許多大圈子把它套住，並且歪歪斜斜地寫著這些字：淪陷，滅亡，死，生，衝出去，國家，民族，攪亂它，祇有跟鬼子們拚……誰也沒有注意到他的行動。

鞏明，外號叫做老青年的，拄著一根手杖，顛簸著進來，他的腿本來有點癢，他走得氣喘吁吁的，一進屋，就很感傷地說道：

「唉！北平淪陷了，北平淪陷了！我們這些人恐怕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座位不夠坐，岑昌到劉掌櫃家去借了幾張凳子來，忙亂中，外面又在喊「接報！」蒙森走出去，把M報接進屋，看了一眼標題，便冷笑地把它拋擲在茶几上了。會瀟浦把它鋪開來，同樊英津津有味地讀著。當然他們說不上關心國事，祇是想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人差不多到齊了，除了已經南下的五位會員和參加南苑戰事的兩位山東朋友之外，王柏山因病請假，沙紀良是早就請求了退會的，自然不會來，祇差黎挹芬了。岑昌主張再等十分鐘，他說他昨天曾經當面告訴了她，晚上又給她打了一個電話，她答應一定來的。

這個時候，鞏明忽然活動起來了。他是M大學的講師，一個悲觀主義者，他五十幾歲了，也許是稍稍上了點年紀的關係，遇到事情一不順遂，他就要灰心。人是最熱情不過的，就是經不得挫折。他的眼光從小眼鏡中透出來，瞥了一瞥屋子裏的會員，面孔馬上籠罩起一層失望的顏色。他站起身來往外走，一面喊岑昌道：

「老岑，請你出來一下，我有句話想給你說。」

岑昌點點頭，跟著老青年，走到過道上去。鞏明歎口氣說：（這位先生說話照例要先歎氣的。）

「唉！並不是我一定要叫你出來說，瀟浦在那裏，有所不便。通州方面給蒙森來信了麼？怎麼事到如今，連一點影響都沒有呢？」

「老蒙這兩天根本就沒有向我提起，我也不曉得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岑昌冷淡地答道。

鞏明不住地擺頭說：「唉！今天我們這個會，就是開了，也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我敢斷言，北平已經淪陷了，現在我們大家祇有採取實際的行動了。瀟浦正在講戀愛，怕死怕得最厲害，會裏就等於沒有他這樣一個人。聽說他跟衛辛他們還有勾結哩！我們得留神他走漏消息，說不定，我們的命都要斷送在他手裏的。柏山今天偏偏又不來，老伍跟老譚又到南苑去了。昨天晚上這一仗火，還不知道他們是死是活。黎挹芬倒是一個有志氣的女孩子，可惜太年青了，做不了什麼大事，還要我們幫忙她纔行。實踐學會的一切事情，還不是我們天天會面的三個人作主體麼？我們的計劃早就決定了，用不著等今天開會纔決定。」

岑昌在鞏明的肩膀上拍了一巴掌說：「鞏大哥，你今天回頭就提議解散實踐學會好不好？這不是表面文章，免得將來出漏子。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把會瀟浦這個小子摔得遠遠的。蒙森我早就跟他講過了，他明白我們的意思！」

「唉！柏山這個人真能幹，」乾瘦的老頭子惋惜地說。「頭腦也清楚，就是一年四季都喜歡害病，太可惜了！——我看，表面上把實踐學會解散了，也是個辦法，省得小會在裏面礙手礙脚的，結果我們做不出什麼事情來。」

岑昌在走廊上踱著步道：「一個團體，怕的就是分子不健全，我們不就是喫的這個虧麼？M大學

聽說已經遷到長沙去了，鞏大哥，你還是打算到那裏去不去？你是有家眷的，比不了我們單身漢。你跑到後方去做工作，倒是一個安身之策呀！」

鞏明盯了岑昌一眼，憤然道：「唉！你給我開什麼玩笑！我是決定死守在這裏的！我祇有一個多病的老婆，我的兒子也許會寄錢給她用，你們都知道，我是一向不大注意家人生產的。」

「你說的是真話麼，鞏大哥？」岑昌沈鬱的臉上露出一絲苦笑來。

悲觀論者把他的論調還是轉到悲觀上去：「我早就預備下了幾瓶安眠藥，要是走頭無路的時候，我就自殺……」

岑昌是一向主張凡是犧牲應當取得一點代價的，立刻就駁斥道：「不，我們還得活動，到實在活動不了的時候，我們起碼也要殺死幾個日本鬼子以後纔死，否則，那就太不合算了。」

黎挹芬和著武思敏從院外進來了。大家乘勢一同回到屋裏。

曾瀟浦對於鞏明和岑昌出去鬼鬼祟祟了半天，表示出很不滿意的樣子，把小嘴唇撇著，油滑的頭部用力搖晃了幾下。那兩個人都假裝沒有看見。

黎挹芬這天早上精神很疲憊，眼睛圈紅紅的，她時刻用手巾去揉著，好像受了什麼委屈似的。這大約就是她遲到的原因。她悶悶地坐在岑昌的牀上，連頭都不肯擡起來。武思敏那位面貌黑褐，身體壯健的女性，走路像一匹蚱蜢似的跳躍，她抱著挹芬的肩膀，向岑昌說：

「岑先生，我們要把挹芬從火坑裏救出來纔好呢！她的父親，昨天晚上被日本人找去了，指定他做維持會的委員，他已經一口答應下來了。那種家庭，你叫挹芬怎樣處得下去！她今兒早上是跟她母親打了吵子纔出來的。」

·岑昌睜大了眼睛，點頭道：「事情會弄到這一著，我們早就料定了的。」

樊英小姐的視線，也輕輕從報紙移到挹芬的臉上去，她是認識挹芬的，但大家從來很少說話。曾瀟浦並不怎樣關心挹芬的問題，卻對坐在他旁邊的鞏德之（鞏明的號）說：

「我祇希望平津的車，能够早兩天通就好了，我打算還是把密司樊送到南京她母親那裏去。這些天，大礮轟呀轟的，一天響到晚，簡直把她嚇怕了；我倒是司空見慣，滿不在乎！」

鞏明正在聚精會神地聽武思敏和岑昌的談話，沒有去理會他。曾瀟浦翹起腿坐著，把身子一搖一搖的，看見大家對他的冷淡，覺得自討沒趣，趕忙又閉上了嘴。

岑昌在靠門的那張凳子上坐下，搔著混合著幾根銀絲頭髮，聲音裏帶著熱情說：「我跟鞏大哥，蒙森，天天都在談起挹芬的事情，曾經給她想出了好幾種辦法，不過——」

蒙森打斷了岑昌的話道：「依我看來，挹芬最好還是離開北平，到別的地方去。」

「武小姐，你不是預備要到上海去麼？」鞏德之昂著頭探詢道，一面掏出手巾來拭鼻涕。

武思敏縐著她的粗大的眉毛說：「計劃當初是這樣計劃的，現在火車又不通了，恐怕八成是走

不成的啊！」

鞏老頭子交著臂很有經驗地說：「唉！火車絕不會老不通的，平津之間往來的外國人多得很，交通久斷了之後，他們能够答應日本鬼子麼？」

挹芬慘白的臉上露出了一點喜顏，這時纔慢慢給自己下註解道：「諸位，現在跟從前不同了，從前我是可以和家庭反抗的，父親他現在已經甘心聽了日本人的指揮，恐怕我今後的危險是越來越多。我自己盤算了很久，恐怕也祇有跟武思敏跑到上海去這條路。因為家庭給我的刺激太大了，這幾個月以來，我的精神簡直壞到無以復加。到了上海，身體復元以後，我也許能够替國家做點事情，不會像現在這樣老是在意氣頹唐之中。」

曾瀟浦還是不甘寂寞，眼睛轉動著像洋娃娃，故意做一個人情道：

「挹芬，你乾脆到南京密司樊家去住好不好？車通了，我專誠送你們兩位一道去，我給你們當保鏢的。」

「我的意思以為還是到上海去，比較安全些。」蒙森反對和這個不大可靠的人同路。「密司武的府上住在法租界，很妥當；而且她們兩個好朋友，住在一起，什麼事都感覺方便。」

「我是歡迎得很！」武思敏表示接受這個意見。

岑昌也跟著附議道：「就是這樣決定罷，你們不要又三心二意的，趕快去準備一切罷！車子那天

通，你們就那天走！」

挹芬不再揉她的眼睛了，侃侃地回答道：「有什麼可準備的呢！車票要不了幾個錢，從天津到上海那一段的船費，也有限得很，我已經準備得有幾百塊錢。」

岑昌叮囑道：「旅費倒沒有問題，你如果真不夠，大家都可以想法子。我看，你早一點還是把行李預備一下罷，越簡單越好！」

鞏明畢竟是老練一些，想得比別人周到，連忙把問題做了一個結束道：「不過，你父親那方面，暫時也還得敷衍他一下子，不要把父女的關係馬上就弄破裂了，讓他一疑惑你，那你就走不成了。」

兩分鐘過去，大家都在沈默中。

「我們今天的會開不開呢？已經過了一個多鐘頭了！」曾瀟浦看了看手錶，忽然喊叫起來。

岑昌向他把手擺了一下道：「挹芬的事，也是我們今天想提出來跟大家討論的，光陰並沒有白費呀……現在，我們就開會了，今天人數太少，我以為不如完全改成談話的形式。時局已經到了這步田地，大家都知道，報紙擺在這裏，用不著我再來報告了罷！我們今天是想來研究一下，我們今後應當採取怎樣的一種行動，來應付這個變出非常的時局。」

等開會等得太久的曾瀟浦，聽見岑昌開頭那幾句話，覺得很難以爲情，連忙把頭低垂下去。

鞏德之持著他的公羊鬚發言道：「不瞞諸位說，我們這個會，事實上已經等於瓦解了，一走就走

了那麼多人，老伍他們一直到現在，都還是生死不明。一個團體，大家仔細想想，人太少了，會做出什麼事情來麼？挹芬早晚就要走的，因為家庭的環境太惡劣了，她祇有改換到後方去工作。瀟浦他也想——」（眼睛望著曾瀟浦。）

曾瀟浦看見鞏明在注視他，便接下去說：「我打算等車通了，也要送密司樊到南京去，把他送到之後，短時期內我一定還要回來幫助大家推動會務的。」

「如今北平已經完全淪陷了，日本鬼子進城不過是一兩天的事情，」鞏明繼續發揮道：「我提議今天就把實踐學會解散了好不好？一方面我們已經沒有工作可做，一方面也免得日本人進城以後，拿我們做目標，對於大家都有不利。等有機會，我們再一度團結起來，不是一樣的麼？」

鞏明的這一篇話，使嬌小的黎挹芬真有點憤然，她因為沒有明白事情骨子裏的真象。她以為她自己雖然是一個沒有用的人；但是一個最有力量的團體，絕不能因為她的關係，就中止了活動，她馬上精神煥發地站起身來，想發表意見，卻被岑昌的眼睛的表示和連連搖頭擋回去了。她纔忽然覺察出自己未免太老實，便假裝到桌前去倒玻璃瓶的冷開水來喝，藉此掩飾自己的粗率。

蒙森補充道：「老實說，現在我們的實踐學會已經是徒具形式了，內容簡直空虛得厲害，我也抱同樣的見解，暫時停頓一下也好，過兩天看時局到底怎樣，再說以後的話。」

「那麼說來，蒙森是贊成鞏大哥的提議的了，」岑昌故意掉過頭來問曾瀟浦：「瀟浦，你對於這

件事，有什麼意見沒有？」

曾瀟浦心裏當然也贊成解散實踐學會，因為這樣一來，他就可以安然陪著樊英南下，不會被人家罵爲「臨難苟免」了；但他卻不願把這話說出口，怕暴露了自己的弱點；聽見蒙森的主張以後，再加上岑昌又來問詢，他便落得滑頭地答道：「我總之以多數人的意見爲意見。」

鞏德之故意徵詢黎挹芬的意見道：「挹芬，你既然要走，想來不會有什麼反對的意見罷？」

挹芬點點頭，表示贊同。

岑昌乘勢結束道：「那麼，我們今天就是這樣決定：實踐學會作爲暫時解散了。」

「好得很！」鞏德之贊美了一聲，第一個站起身來。

「我們走不走呀？」樊英坐得太久了，顯出有點疲倦的樣兒，扯著曾瀟浦的西服，發出蒼蠅似的聲音。

「還有什麼事沒有呢，岑昌？」曾瀟浦問岑昌道。

岑昌帶出苦笑說：「你想，會都解散了，還會有什麼事情麼？我看大家就散了罷！」

黎挹芬和武思敏已經走到院中，蒙森推著車子在後面，鞏德之一面走，一面擦了一根洋火吸煙。

岑昌輕輕踢了蒙森一下，低聲說：

「晚上到我這裏來一趟！」

曾瀟浦挽著樊英的白藕似的胳膊，跨出堂子胡同黃宅的大門，兩個的步伐響得很整齊。小曾心頭得意極了，他覺得實踐學會的解體，對於他，宛如從肩頭上卸下了一副重擔一般。

四

關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底到八月初那幾天的局面，和實踐學會那幾個主角活動的情形，如果要敘述起來，真是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說起。我們不妨翻看一下蒙森這幾天的日記，他記得相當詳細，而且是值得當歷史讀的。

七月三十一日 時局像一根把人箍得很緊的帶子，忽然一下鬆弛了，北平的小市民們慢慢緩過一口氣來。唉，多麼可憐，又是多麼悲慘的一口氣！以後大家的日子怎樣過呢？不但沒有人想到，也沒有人去想。總之，每個人都覺得暫時是平安了。「管他媽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這是故都人士的人生哲學。昨天晚上，許多同公寓的人都在院子乘涼，不是那位年高德劭的醫師還發過這樣樂觀的議論麼？「大家不用著急，時局多少總要亂幾天的，結果還不是又來上一個妥協，東洋人跟我們定上幾個條款，還不是一樣規規矩矩地退出去，北平還不是我們大家的北平！我清清楚楚

地記得庚子那年，就是這樣子呀！一絲兒都沒有錯！我怕同這位永遠達觀的大夫碰頭，簡直就不敢站出去（他見著我以後，話更多。）率性躲在屋子裏出汗。坐在窗子旁邊聽隔壁戲。出汗就把它當作出出悶氣看，有什麼不可呢！××軍這幾天都在爲我們流血。老伍老韓也一定跟著他們一起幹，說不定已經在日本人的礮火下做了犧牲品了。老韓的母親，那個忠厚老實人，這兩天，天天都跑到岑昌那裏去打聽她的兒子的消息，岑昌總是用這麼一個老調安慰她：

「老韓是不會死的，他是做的文差事，根本就沒有參加打火線，有人親眼看見他，已經跟著××軍退下去了。早晚總會有信來，怕什麼，還有伍家綽跟他在一塊兒哩！沒有關係的！」

岑昌除了用這些話來安慰這個老年人之外，你想，有什麼辦法呢？！不過這兩個老好的山東朋友，要是真的送命的話，我們活著的人無論如何對不住死者！一個團體的人，大家應當同生同死，不是麼？

這幾天街上沒有人發現日本兵，可見他們還沒有進城。各家報紙的篇幅都縮小了，祇有晚報的篇幅一半那麼大（大概是天下太平了，自然也就沒有消息。）而且有幾家大報已經停刊了，報上關於時局，雖然有幾條消息，也非常沈悶，對於郭爾森這位新長官一個字都沒有提及，僅僅說到北平治安維持會已經由當地的士紳在著手組織了，馬上就要成立，委員將要包羅一些什麼人。有好幾位的尊姓大名，我們都沒有聽見過，有一兩位好像還是朝鮮人。黎樂圃（黎挹芬的父親）也在裏面。挹芬這回該氣死了罷！這個新聞，因爲關係北平的治安前途，無疑地也被大家關心著。各報的論調都大大

改變了他們居然厚起臉皮改稱「我軍」爲「華軍」了，這真的是出於自動的麼？

上午九時，岑昌來談，主要的任務是約我去看王柏山的病，我立刻就陪他出發。他步行，我推著自行車走。柏山臥病在西安門外養蜂夾道紅十字會天然療養院。他神經衰弱達於極點，天天晚上失眠，面色慘白得像一張紙，肺部也不大健康。據兩個醫生診查的結果，都說他需要長期靜養；但是這兩天，他突然發狂了，大聲地喊著要出院。又沒有誰給他報紙看，他神經過敏（也許是從護士談話中偷聽到的）硬說北平已經失守了，與其讓他在病榻上慢慢地讓病菌喫掉，不如讓他出去打日本，一槍解決了自己，比什麼死法都痛快。我和岑昌聽見這個話，感動得幾乎流下眼淚來。我們一齊走進二等病室九號，小小的一間病房，空空洞洞地擺著兩張鐵牀，一張空著，王柏山躺在靠窗戶的那張上面，從窗口便望得見瓊樓玉宇碧波蕩漾的北海，柏山上身穿著一件白綢汗衣，薄薄地蓋著一層白單子，頭朝著裏面。但是他反應的感覺特別靈敏，我們同著那位瘦高的護士輕輕一推房門，他一驚就坐起來了，他的頭髮長得很長，滿嘴的短鬚，顴骨突出，臉孔像猴子，聲音帶點瘖啞地說：

「好了，你們來得正好，我悶得真心慌。岑昌，蒙森，我們這兩天仗打得好不好呢？」

岑昌把右手擺了一擺，柔和地說：「柏山，規規矩矩地養病好了，不要用心思去管這些事情！」

病人不理會這個勸告，很興奮地說他要說的話：「德之呢？沒有回來麼？我覺得凡事他不應當一味悲觀，我們的工作應該「祇管耕耘，不問收穫」地幹下去，硬幹下去，幹到底！」

我們沈默著，怕一開口，把這位先生的話引得像山泉似地衝出來，更容易刺激他的神經，對於他的身體會發生什麼不良的影響。

柏山的聲音繼續戰抖著問道：「挹芬怎麼樣了，那個被家庭磨折得多麼可憐的女孩子！」

岑昌向前跨了兩步，走到他的牀前勸告說：「他們都很好，鞏德之同黎挹芬，請你不必掛念，養病比什麼都要緊！病一好完，大家不是又常常見面了麼！」

「瀟浦還是那個脾氣麼？」病人兩手向後撐在牀上，眼睛睜得大大地說：「他改變了一點沒有？跟你們諸位處了這麼久，難道都不會受同化麼？他太年青了，意志不大堅定，非常容易動搖，你們當老大哥的，應當常常勸勸他，他並不是一個怎樣胡塗的人！」

我們在那裏站了五分鐘，便徐徐退出病室。岑昌邊走邊對我說：

「瀟浦，我們勸他恐怕不止一次了，這個人簡直是不可救藥，柏山還希望他走上好的路徑上去，他就不曉得瀟浦常常欺騙他，當著他的面，是一個樣子，背後又是一個樣子。」

我禁不住又想起柏山那副瘦削的，祇有一層皮包著骨頭的面孔，心頭惘然地說：「柏山的病，能够早一點脫體就好了，他是我們的一個好幫手，實踐學會沒有了他，就好像沒有了靈魂。」

岑昌也一度墮在回憶裏面去，歎息道：「這祇怪北伐的時候，他在軍隊裏，把身體弄得壞了，他的病，可以說就是從那個時候起來的。這幾年來，他深自感覺到學識太不夠了，拚命的用功看書，你祇

要到北平圖書館去，那天不看見他！早晚飯都在那裏喫，祇差沒有在那裏睡覺。從他這個例子看來，一個人要想做大事，身體的強健真是第一，蒙森，你以為我這話怎麼樣呢？」

「唔唔。」我漫應著，我心裏難過，我不想把王柏山再談下去。

從醫院裏出來，我們跑到西安門大街一家叫新福居的去喫午飯。在那裏聽見的謠言太多了，都是同坐的客人說的。有人肯定地說，日軍已經發表宣言了，決不進城，讓北平人實行自治；也有人根據歷來的事實說，各國公使早已同日本接洽好了，住在城外，不許他們進城；又有人依據推測，確像實有其事地說，北平外城的城門現在都由美國兵把守住了，東洋人怕西洋人，日本兵當然沒有膽子進來，議論紛紜得可笑，有些幾乎是鬼話連篇。但是一部分頭腦簡單的人們，居然相信起來，欣欣然合掌道：「但願如此，我們情願多念幾聲阿彌陀佛！」

下午，街上鋪子打開了幾家，但是鋪板並沒有完全拆下來，祇有宣武門西王伊翠的日文書店的門面，確大大地開著，表示出一種鮮明的色彩，和他對過那家飄揚著紅膏藥旗的利華軍服莊遙遙相對。我和岑昌大踏步地走過去。岑昌一路喊著：「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八月一日，看見報，北平治安維持會成立了，不過要受日本特務機關監督指揮。會員十七人，會內又分若干組。文化的組長是程開瑞，一個曾經在北平辦過自治，成績卓著，書畫很有地位的老名士。我很奇怪他為什麼還有這種雅興來加入這個組織，問過我幾個同他老人家常往來的朋友，有人就

揭穿了祕密說，因為程先生在北平的產業很多，怕被敵人沒收，這樣一來之後，豈非一舉三得：既做了官，又維持了地方秩序，而且還保存了個人的財產。你們能說，他這個算盤打得不高明麼？

今天的天氣，還是和時局一樣的鬱悶，我的精神也變得非常萎靡。因為昨晚一夜都沒有睡著，想起了通州的事情，使我走入了迷茫的大霧之中。據學生張侃來信（這個青年在通州保安隊當分隊長，警官學校畢業，我在中學教過他的書。）他們早已同××軍把聯絡工作做好了，祇要這邊的部隊一開始作戰，他們就同時發動反正。但是奇怪得很，××軍已經撤退了兩天了，他們保安隊為什麼還沒有動作呢？這樣千載難逢的機會，都把它錯過去了，真是一羣胡塗蟲！

休息了一天的大礮聲和機關槍聲，又轟隆轟隆地撥撥地混亂著，由遠而近地響起來了。翅膀上塗著紅日的大蜻蜓又開始在天空打圍。我們合寓的男女，都不由得驚慌起來。

「是不是日本兵在肅清城郊我們的軍隊呢？」

「奇怪！怎麼越打越近了？」

「也許是中央軍開到以後，我們又反攻回來了呢！」

前面兩個猜想自然是非常悲觀的，最後那個「也許」又可以使人歡喜得喊叫起來。

我的心裏，也整個被疑慮佔據著了，出去到處打聽，誰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於是跑去看看岑昌作何動靜。這個好人興奮得拿起了手槍，在屋子裏東跳西跳，他滿面紅光地說，如果真是我們軍隊反

攻回來了，逼近市街的時候；他一定衝出去，先打死幾個日本兵再說。

「你還有我蒙森放手槍的經驗多麼？書獃子！」我責備他太魯莽了，跟著便把他的武器奪過來，卸下子彈，投到網籃裏去。「別亂動！事情不是這樣簡單！就是要去助戰，也得結成一個團體，一兩個人，祇有去送死，有什麼用處！回頭讓那位京兆宛平的房東看見，出了別的亂子，事情更糟了！」

下午，午睡片刻，正在補寫昨天的日記，阮綱清（M報的記者）忽然光降。他穿著山東綢的西裝，說話永遠是一張笑臉，這位面上和平骨子陰險的人，平常我最怕看見他，今天確感覺到他的需要了，我忙把冰箱內剩下的一瓶玉泉山汽水打開給他喝。我跟著便問他，有什麼消息沒有，大礙爲什麼響得如此之凶？他態度滑稽，並不回答我的問題，卻問我還有什麼喫的東西沒有。我又給他在冰箱找出半邊西瓜，想不到我這足夠支持兩天的解暑的東西，被他片刻間都給我解決了，然後他用手巾揩揩嘴，嘴裏的東西還沒有完全下肚，聲音有點阻塞地說道：

「蒙森，你不曉得麼？通州保安隊昨天晚上反了，正殺死了不少的日本人，大人小孩全都給宰啦。他們把楊玉田挾著到北平來了，想同××軍取得聯合，事情太不湊巧，那知道他們已經在頭一天就退了去，弄到呼應不靈，他媽的把保安隊弄得進也不是，退也不是。日本兵正在圍剿哩！仗火打得相當厲害！你不要怕，保安隊那幾個人是打不進來的，日本有大軍在這裏鎮守。」

我喫了一驚，這件事想不到安排得這樣的錯誤！我尤其奇異的，是阮綱清居然已經替日本人張

題目來了。但是我故意壓住我的震恐，態度裝出平平常常的樣子。阮綱清這個日本通說不定他到我這裏來是替敵人作暗探的。他看見我的精神很困頓，便問道：

「蒙森，你的精神怎麼這樣壞？這兩天人不大舒服麼？」

我乘勢用鼻子做出唏唏呼呼的聲音道：「熱傷風，好幾天了，實在人不舒服得很！」

「那麼我不吵擾你了！」

他像身體透明的白蚱蜢跳了出去。我送他到外院，聽見他的包月車腳鈴聲響得很遠，我纔走進屋。

「他們失敗了，可惜呀，可惜！」隔壁有兩夫婦正在談著通州事變。

他們的話像利箭似地射了過來，我心頭受了重傷，沈重地倒在牀上。

八月二日，大砲聲漸漸稀疏了。報上今天登出兩個令人悲憤的消息：一個是通州保安隊全部已被日軍解決，總隊長王福廷退往保定（我們都慶幸這個人的安寧）張侃恐怕八成是成仁了罷！我永遠不能忘記這個熱血的青年！第二個消息是日軍的聯絡員五百人，今天穿城而過，開到通州去，「當局」（也不知道是什麼當局，日本特務機關呢，還是維持會？）希望人民不要驚恐……後者當然是日軍進城的先聲了，還有什麼話說！早上聽見公寓女掌櫃的小孩在院子裏唱歌：

「小日本，喝涼水，砸了罐，賠了本！」

被他的母親一巴掌打哭了，她並且高聲恫嚇道：

「下次再唱這個歌，我不打死你這個小王八蛋纔怪哪！」

事情真小，情景真慘！

一個人在屋裏悶得心裏發慌，信步在大街上走走。鋪子大半都打開了；可是主顧祇有那麼寥寥幾個人。聚豐米莊的掌櫃告訴我，維持會昨天來了一道命令，說是時局已經太平了，日本人不讓大家都老關著門，有礙觀瞻。在街上看見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就是黃制服的巡警，不到換季的時候，都一律改成冬裝了，——渾身上下都是黑的——而且一律徒手，祇有交通警察還拿著一根像小桿麵杖似的指揮棍。我記得北平的巡警，一向都是嚴肅整齊的，今天都個個態度鬆懈，無精打采，像煙癮沒有過足的樣子。我在報攤上買了一份英文時事日報，在便道上，一邊走，一邊看，這個報紙上的消息比較多，有一條特別新聞，就是天津的巡警和保安隊也舉事了，他們預定的計劃，是和通州的保安隊同時發動的，出其不意把日租界整個佔領；但是因為通州出事之後，他們慌了手脚，臨時就動作起來，現在已經被日軍包圍了，正在苦鬪中。還有一點孫之明的消息，他已全部退往保定，預備大舉反攻……這個報紙態度既然公正，消息也還翔實，並不偏袒日本，大約主筆是英國人的關係。從明天起，我決定每天買一份來看，比看中國報心裏舒服得多了。

走進東安市場，到一家開著半扇門的舊書店文雅齋去坐，向主人鄭君隨便問起巡警為什麼一

日改裝的事情。他們商家的消息，畢竟比我們靈通得多了，鄭君臉上罩著一層愁霧，低聲對我說：

「蒙先生，巡警幹麼會改了裝，還沒有到冬天換季的時候？這是小日本的命令呀！他們說非得換上一套黑衣服，纔同保安隊有區別；否則他們就毫不客氣，一律「格殺勿論」了。據說有幾個大學生因爲穿著黃色卡機短袴在郊外散步，都給東洋鬼子帶去當作保安隊槍斃了。巡警不許帶武器，這也是他們的命令，怕鬧第二回通州事變，他們受不了。這一回可真駭壞了小鬼的膽子！」

我憤憤不平地說：「掌櫃的，我們怎麼就這樣『奉命唯謹』呢？」

「現在是別人的天下了，得聽別人的宰割。」鄭君是受過幾年中等的教育的，當然不甘心受這種恥辱。「他愛把我們怎麼擺布，就怎麼擺布，敢不唯命是從！蒙先生，難過的日子在將來哩！我們這些做生意買賣的，又是北平人，就是有點兒產業，也都在北平，當然沒有法兒辦，咬著牙根也得忍受。您爲什麼都一直獸在這兒不走呢，太奇怪了！」

我胸脯的氣起伏著說：「你替我想罷！我的老家給日本佔去，快六年啦！我的父母妻子都坑在那兒，我連家都回不去，你叫我往那兒走呢？北平是火坑，東北也還不是火坑！」

喫完午飯，回到公寓，睡了一個鐘頭的午覺，醒來忽然聽見重礮似的隆隆的車行聲，又像壓路的碾子在滾著，滾得特別快，特別響。公寓的夥計進來報告我，大隊的日本兵正在開過去，他們押著好幾輛鐵甲車和坦克車，把馬路上的泥土全捲起來，而且軋了許多小坑。北平的老百姓們從來還沒有開

過這樣的眼界，都紛紛站在馬路兩旁看熱鬧。那位夥計一面還指手劃腳地對我描寫著那些日本強盜的樣子：黃色的軍裝，全穿著皮鞋，一個個的面孔都很黑，簡直有點像蒙古人，不過裝束不同罷了。他叫我出去看，我連那種聲音都够討厭了，不用說還去看他們那些醜態。

晚上，韋德之來，坐談甚久，他關於時局的不可收拾，焦急得很，不住抓他那光禿的頭皮，還發了許多悲觀的言論。有很多見解，都是我不同意的，目前我們需要的是「極端忍耐」。我們買了幾包花生米，打了一斤酒來喝，他喝後，牢騷更多了，後來，夜深了，家裏打電話來，我纔叫了一輛汽車，把他送回去。

八月三日，今天不願意出街，在公寓裏關上門，讀阿志巴綏夫的沙寧，連飯都是夥計從小鋪子給我們進來喫的。岑昌也在這裏喫晚飯。他告訴我，他已經向他服務的那個文化機關開始怠工了，他準備短期內提出辭職。他後來還同我談到他最近的一個虛無主義的計劃，我不敢十分贊同，我覺得近來他的脾氣益更變得暴躁起來了，也許是刺激受到太深的緣故。時局的突變，的確幾乎使每一個青年人都可以自殺。岑昌臨走的時候，對我和他的意見不能一致，頗為氣憤，兩隻拳頭握得緊緊的，好像要準備打架的樣子說：

「我們精神上永遠是合作的，事到臨頭，各人有各人的辦法，總而言之，我們決不會投降日本人就是了！」

八月四日 今天報上說，敵軍決定八日正式開幾千軍人進城來維持治安，分駐光明殿，鐵獅子胡同，旃壇寺這幾個地方。出去買東西，在路上遇見北平晚報的一位記者，據他說，日軍八號進城的原因，是他們迷信七八兩天是黃道吉日，例如過去的九一八，一二八，最近的七七，他們都打了勝仗，所以纔選定了這個日子，剛好距盧溝橋事變一個月，日寇很講迷信，從這一點就可以證明出來。

八月五日 剛起牀，接到挹芬的電話，說是有要事要我，叫我在公寓等著她。過了一個鐘頭，她騎著自行車來了，布衣布裙，樸素得很，典型的教會中學學生。她手裏拿著一本皮面金邊的紀念冊，請我給她題字，因為她在高中畢業了，想留一個紀念，其實一半是因為她不久就要離開北平的原故。德之，岑昌，瀟浦，思敏這些人都寫過了，我也在她的本子上寫了幾句勉勵的話。她約我去看秦休義，一位新文壇上頗負盛名的散文家，日本留學生，日本太太，對於日本文學很有研究，在X大，我也聽過他幾堂課，平淡無奇。誰都知道他的思想太落伍了，近幾年來對於青年的號召，已經有一落千丈之勢。我也很想去看看這個老頭子，對於時局的態度，就毅然答應了挹芬，一方面拒絕一個女性，也是一件不大禮貌的事情。

挹芬在公寓陪我喫了豆漿油條，九點出發，走到九路溝二十號，看見秦家那座油漆很紅的大門口，已經掛出了太陽旗。我心頭立刻就燃起了憤怒的火燄，堅決地不肯進去。挹芬也深知我發脾氣的原因，又不願意讓我一個人在門外等候，微笑著致勸說：

「已經來都來了，何妨進去看看，我們決不會多耽擱的，我想找他題幾個字。」

「爲什麼一定要找他題字呢？」我始終不明白挹芬平常那麼一個聰明的女孩子，爲什麼對於這件事就這樣胡塗。

「他是我父親的老朋友，我倒不是因爲他有名。」黎挹芬噤嘴著，她似乎有點悔意，從臉上便看得出來。

我擡起頭，用眼睛表示給挹芬說：「你看出秦休義現在的行徑來了麼？」

高中學生臉上泛著赭紅的顏色，低下頭去。

我勉強陪著她跨過那個滿院花草的大院落，走進了著名的喜雪齋。僕人到內院去通知以後，不到五分鐘，秦休義穿著一件灰綢長衫跨著方步出來，粗眉毛，上面留著一點黑鬚髭，白皙的三角臉上掛著一架金邊的，腰子形的小眼鏡，說話一口××土音，口邊隨時露著假笑。他的書齋布置得極精緻，明窗淨几之下，到處都是日本小擺設，石膏像，泥壺，人形，分布得條理井然。書架擺滿了一連三間屋子，日文，英文，德文，希臘文，文學，哲學，民俗學，洋裝線裝……從這些東西上面，便看得出來秦先生的淵博。「喜雪齋」的篆字橫幅掛在壁上，我沒有看清楚是那位名家的大手筆，因爲當時心裏不大寧靜了。我歪著身子向他點了點頭，他對我的態度很傲慢，他知道我是××大一個喜歡搗亂的學生。我們沒有多說話，黎挹芬扼要地說明了來意，一面便從她的布包內取出紀念冊來。秦老頭子把眼鏡移了

一移，微笑著說：

「光陰真快，高中就畢業了！」便把冊子接過去，拿到上房去寫。十分鐘以後拿回來了，墨跡都還沒有乾，原來他並沒有寫出什麼了不得的話，不過鈔了一首陶淵明的歸田園居：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霞沾我衣。衣沾不足惜，

但使願無違。二十六年八月五日爲

挹芬錄陶詩

休義

出了門，我覺得今天簡直受了莫大的侮辱，我大聲對黎挹芬說：

「何必找這個老傢伙題什麼字呀！你看他題的就是這個東西！他家早已掛出了太陽旗，北平都淪陷了，他的生活還是那麼閒情逸致，他要學陶淵明，他根本不配！將來他要是做文化漢奸，你來問我！」

「連我都後悔此一行了。」黎挹芬咬著小嘴唇，也有點抱怨自己。

「這個東西，還要拿來保存著幹什麼！」我一隻手按著車把，一隻手奪過她的紀念冊，把秦休義寫的那一頁撕下來了。

挹芬漠然站在那裏，一點顧惜的表情都沒有。

「去你的罷！」我把那張「陶詩」揉成一團，用力投到遠處陰溝裏去。紀念冊又還到她的手中，

大家一齊踏上了車子……

古城的日子越來越黑暗，我不想瑣碎地再記下去了，因為近來每天所遇到的都是些不愉快的事情。在危城中寫文章（記日記）又是多麼浪費生命啊！把敵人的罪行，全寫在紙上，又有什麼用處？還是多來幾次實際行動罷！我們得想法子把這古城從日本強盜手裏奪回來！

五

當黎挹芬從蒙森那裏散會回到家裏的時候，已經是下午兩點鐘了，東城無量大人胡同，朱漆大門，黎公館的門口，非常堂皇，紅門上再加上一對擦得很亮的黃銅門環，門上懸著一盞白磁大泡子的電燈（白天自然沒有發亮），門的兩旁蹲著一對小小的青石獅子。門前正停著幾部流線型的汽車和嶄新的包月車，還佇立著幾個中國巡警和日本憲兵。日本憲兵有時走來走去，手槍握得很牢，槍口向著地下。挹芬知道她家裏今天又有貴客，她本來不打算進去，但是已經從自行車上跳下來了，祇好硬著頭皮往公館裏走。她心裏不平地這樣問自己：這是我的家呀！我不回去，那麼，我到什麼地方去呢？那兩個憲兵並不莊嚴，好像喝醉了酒，歪帶著草綠色銅盔，眼睛盯住了她，縱聲大笑著，嘴裏噁哩咕嚕，不知說些什麼。雖然黎挹芬朝夕都處在日本化的家庭之中，連自己的母親都是日本人，但她卻從來不留心日語（她的英語倒是說得頂漂亮的），而且她還恨透了這個語言，她祇懂「阿里亞多」。

「戈含搭得馬士邊，」「沙揚娜拉」這幾句簡單話，其餘的就莫明其妙了。祇要她的父親和母親在一起會話的時候，她就躲得遠遠的，皺起了眉頭，從屋裏跑出去，低聲地嘲笑道：「這叫什麼語言呢！天曉得！」

她家的那個古槐垂蔭，盆花遍地的院中，聚集著那麼多貴客，語言廳雜混亂，單是中國話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方言，日語也在中間流行著。茶几，凳子，籐椅，躺椅，橫七豎八地擁擠在籐蘿架下。茶几上，陳設著玉泉山的馬記的，臨記洋行的汽水，香蕉，檸檬，楊梅，橘子等等的冰積凌，還有玻璃碟子盛著的洋點心點綴其間。挹芬的父親和母親在那裏跑來跑去，忙於招待。挹芬遠遠一望，便看出了其中有好幾個是日本人，還有醫學博士的尙汝平和那位孫之明約請北平各校校長教授談話席上主張「華北特殊化」，被何往先生當面斥責的衛辛。挹芬氣得話都說不出來，推起車子，恩恩從花架後面，背著身子，直奔屋後的花園。這個花園，有一座小小的池子，和一座長滿了肥大的虎耳草，油綠的苔蘚的假山，祇有一道小門可通，挹芬的臥室就在那裏。她把自行車放在走廊上，便走進自己的房間去。她真不知道爲什麼在外面比較開闊的心胸，一回到家，便變得鬱悶起來，不祇一次了，今天尤其厲害。這種情形，常使她想起了那位俄國詩人愛羅先珂的童話，狹的籠中的老虎，她和牠是一樣的苦惱，一樣的疲乏。什麼時候纔能跑出這個樊籠呢？躲在後面的小屋中，把園門掩上，算是不大容易聽見外面喧囂的聲音了，她覺得心裏稍稍寧靜一點。天氣太熱，很薄的襯衣都被汗浸透了。她脫下了黑裙，更顯出一種少

女的活潑的姿態（一個日本母親和中國父親所生的女孩子的美麗，有時確爲一般所不可企及。）但她的眉毛卻常常是皺起的。叫女僕打了一盆水，洗過臉，她在籐椅上躺下來了。她忽然發現窗檯上有一封新來的信，上面寫著「西京畿道衛緘」，經驗告訴她是衛辛的女兒，那位多愁多病的衛素貞的手筆。從五月底畢業後，挹芬就沒有和她會過面了。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大家都想考大學，埋頭在家預備功課。素貞一方面又愛多病，不常出門；後來時局一緊張，彼此益更缺少見面的機會。如果不是素貞今天來信，她簡直快把這個人忘在腦後了。挹芬嘴裏透出輕微的嘆息，把信拆開，那封信是用紫墨水寫的，一連寫了好幾張信紙：

「挹芬姊：

三個月沒有見面，好像我們就疏遠了似的，什麼事情把我們疏遠了呢？這樣的時局，這樣的環境，恐怕誰也沒有從前那種歡樂的心情了罷！我們考大學的計劃，想不到竟成了泡影了。你這些日子做了些什麼工作？讀了些什麼書？常看電影麼？爲什麼都不肯到我家來玩玩？也許是我父親近來的言論和行動的荒謬，使得你連她的女兒率性也不理了麼？看見前幾天的報紙，老伯也加入維持會了，現在還有什麼話說呢！我們真是一對可憐蟲啊！

我記得在學校的時候，近兩年來，你是時常被她們同學欺負的，「小日本」，「小日本」，一天不曉得你要被她們叫多少回。當時我真不明白，日本軍閥侵略我們的土地，爲什麼要日本太太的中國

人，也會犯了罪呢？爲什麼他們所生的無辜的兒女，也要遭受到侮辱呢？祇要我從人羣中走出來，挺著身子，侃侃的替你辯護的時候，你總是滿不在乎地向我說：

「這完全是一種愛國心理的表現，你能說別人不對麼？爲了國家，我們受這點侮辱，算不了怎麼一回事！」

挹芬姊，俗話說：「宰相肚裏能撐船」，虧你真能忍受得下去啊！要是別人和你處在同樣情形之下，早就氣得退學了，最低限度是要告到訓育主任面前去的。你真使我佩服，始終不顧笑罵地加入學生自治會工作，後來，參加了幾次抗日遊行示威之後（尤其是你在天安門大會臺上那一次聲淚俱下的演講，使得每一個人都爲之感動。）大家對你的觀感纔漸漸地變了，纔沒有人再罵你了，連嘴巴最刻薄，向不饒人的王蘭劉珍這幾個小鬼對你都表示敬重起來，你在我們學校的地位，成了前後判然不同的兩個人了。唉！想不到我們轉眼就畢業了，一切都好像做夢一樣。但是爲什麼一個人做了好夢，又要做壞夢呢？

時局變化得太快了，我們的奴隸生活，馬上就要開始了。前兩天還有人慶幸地說是敵軍不進城呢。挹芬，你想想天地間會有這樣漂亮的事情嗎？我們的家庭，是那麼一個家庭，你是知道的，我現在簡直沒有臉來見人了，成天躲在家裏用眼淚來洗臉，你相信麼？

你的父親是日本留學生，你的母親是日本人，他們的親，還勉強有理由可說。我的父親是美國×

××大學的正牌博士，我真不懂他爲什麼也要做漢奸，投降日本？那一次雲紳良，一個英國留學生，還是什麼皇家學會的會員，跑到冀東去給日本當走狗，大學教授不做，卻願意做師範學校的校長，你不是覺得很奇怪嗎？我的父親還不是跟他走的一條路！我替我的父親太可惜了，一失足便把過去光榮的歷史一筆勾銷！他從前當大學教授的時代，就主編過刊物，在美國留學的時候，還翻譯過書，在國內的書局出版。民國十六年張作霖在北方稱大元帥的時候，他當過京師大學的政治系主任。北伐成功以後，那幾年，我父親倒霉了，沒有活動到一官半職，祇好回到他的母校去當祕書兼主任。因爲發表漢奸的言論，被學生趕跑了，纔去當日本人做後臺老板的亞洲民報的社長。唉，多麼卑鄙，我的父親爲了個人的榮華富貴，不但出賣國家的民族利益，留得萬世的罵名，他爲什麼這樣想不透！

挹芬姊，有很多事情，都是你料想不到的，我母親也是一個沒有知識的女人，他什麼都不懂，祇要丈夫有地位，錢掙得多，她就滿意了，也不管他是替中國人做事，還是替日本做事，她喜歡打牌，和岑昌的那個房東常太太一個樣，天天家裏都有一副麻將，幾個親戚的小姐們永遠跑來奉承她，陪她消遣，照例起早睡遲，以晝作夜。弟弟妹妹們的教育，她從來沒有過問，因此這些小孩子的日常功課，就是看電影，遊公園，喫大菜，聽富連成當背光。富連成的李世芳，毛世來，和戲曲學校的王金鈺，趙金蓉都是他們的好朋友。父親他有他的所謂政治活動，不常在家，他決不反對母親的生活方式，但他也從不許母親去管他的事情。

我記得從前，我們在學校的時候，你們總是譏諷我工愁善病，給我取個外號叫「病西施」麼？你們真是不該這樣的責備人，你們根本就不瞭解我，在這樣的家庭中，我們怎麼會養成好習慣，我的羸弱的身體怎麼會變得好起來呢？

現在日本人佔據了北平，我的父親益更明目張膽起來了，大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樣子。我有好幾次想逃出這個黑暗的家庭；但是我又捨不得我親生的父母，我希望他們不會永久地沈淪下去，能夠有悔悟的一天。我一方面也捨不得我親愛的弟弟們，不管他們怎麼墮落，染上了那些纨绔子弟的氣派，他們始終是我的弟弟妹妹呀！挹芬姊，你讓我自殺罷！我又沒有這樣的勇氣，我真苦悶極了！

我昨天晚上躺在牀上，前前後後想起這些事情，一夜都沒有睡著，忽然想到你這個和我一樣的不幸的人，恐怕這幾天也是在苦海裏過日子罷！不過你比我聰明，你比我的身體強壯得多，你做事又比較有毅力，你能不能指示我一條大路呢？我寫這封瑣瑣碎碎的信，就是表示這個願望。

聽說日本兵這幾天就要進城了，秩序一定不會好的，我連街都不敢出，你敢不敢出來？能夠那天到我這裏來談談麼？請你趕快回我一封信，你的回信就是我的最好的安慰。祝
你好！

衛素貞 八月五日

挹芬兩眼筆直地，把這封信默默地讀了兩遍，將信封的背面翻過來又看了一下，看看有沒有拆過的痕跡。她還是放不下心，輕輕向窗外喊道：

「張媽來，我問你一句話。」

「什麼事情，小姐？」一個梳「蘇州撇」的三河縣老媽子，脚步輕悄地掀開竹簾進來，笑迷迷地站在挹芬的面前。

「這封信是什麼時候來的？」挹芬指著桌上的信問道。

張媽據實地簡潔回答（她的頭一顛，腦後的「蘇州撇」便顫動了一下）：「剛送來沒有多大一會兒。」

「誰送來的？」

「衛太太家的李媽。」

「老爺太太看見了她送信來沒有？」

「她從後門進來的，老爺太太都在前邊招呼東洋人，忙得厲害，連影兒都不知道，就不用說瞧見哪！」

「去罷，沒有事了，張媽！」

女僕始終保持一種規矩的態度，徐徐退出。挹芬露出一張爽朗的、美的笑臉，她覺得前面那些日本人和漢奸來得真是太湊巧了，否則這封信難免要被檢查的。因為她的父母，自從聽見她參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兩次大示威遊行以後，就對她起了戒心，每每喜歡注意她的行動，來往的朋友，拆閱她

的信件。她向他們發過好幾回脾氣；但是不生效。後來她率性把她的信改由武思敏轉遞了。衛素貞和她隔絕了這麼久，自然無從知道她的通信地址的更改，不過派李媽把那封信由後門送進來，也正是想保守祕密，怕被第三者入目，因為信的內容是那樣劇烈地攻擊著雙方的父母，一點不留餘地，太不逆不道了，被他們看見，當然有若干的不便。

挹芬又重復躺在籐躺椅上，心裏覺得很沈重。她的思潮稍稍一活動，腦子裏便浮上來了衛素貞的影子：一張有幾點小雀斑的鶯蛋臉上，嵌著一個西洋人似的大鼻子，一雙黑亮的眼睛，好像經常都含著瑩瑩的淚珠。腰肢非常纖細，走路那樣有氣無力，說話吞吞吐吐地，脫離不了感傷的氣息，嚴格地說，這一類的女性，她向來就討厭，她以為在家庭中，素貞當然是一個貴族小姐；但把素貞擺在學校當中，充其量，也祇能說她是一個舊式的花王。在有些機關中，有時候也可以發現這一類撒嬌弄癡的小職員。在她們那間教會學校裏，和衛素貞同樣的典型人物，還有好幾位，作風大同小異。挹芬和素貞是最近半年來，因為同一個座位，纔變得熟識起來的，兩個人的個性絕對不同。不過素貞今天這封信，寫得很坦白，很真情，完全把挹芬當成了一個知己來看待，把她的心頭鬱積得很久了，煩悶，傾洩一個罄盡，挹芬跟她同學一場，能够說一點都不關心麼？不給她想個辦法麼？「同病相憐」這一點來說，無論如何，自己也應當援助這個不幸的人，被損害了的朋友啊！——挹芬開始盤算起來——有什麼方法去看她一趟呢？連我自己現在都站在一個洗刷不清的地位，不能再去沾上什麼嫌疑了。看情形，素

貞也未肯出來（怯懦得連家都不敢跨出來）這就爲難了。怎麼辦？我記得她同孟琴心是很要好的，琴心的父親又在東交民巷美國洋行做事情。如果她真的跟家庭絕裂了，其實跑到東交民巷去躲起來，倒是一個法子。我一向就在困難中掙扎（挹芬又想到了自己）幸虧有岑昌蒙森他們這些人幫忙，纔決定和家庭脫離關係，逃到南方去。還不曉得哪天纔通，走得成走不成呢！但是素貞這個柔弱的女孩子，她居然不受那種親日家庭的薰染，也總算難得了。我們應當鼓勵她奮鬥，不能令她失望呀！這個問題，等我什麼時候會見聳明岑昌這幾個人的時候，跟他們研究一下，我想他們對於援助她，不會沒有辦法的。對於這件事，他們難道會坐視不理麼……

挹芬想了很久，站起身來，伸了一個懶腰，雖然已經是近了秋天，夏日的困人，並沒有減少。坐到桌前去，她決定先回素貞一封信去安慰她，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她拿起一本布紋信箋，憤激地恩恩便寫下去：

「素貞：

你的信收到了，並且還不止讀了一遍。我很同情你，誠如來信所說，我們真是一對可憐蟲。我是早就打定了主意的，決定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絕不回頭。我的父母的思想，絕對影響不到我，他們也拘束不了我的行動。我是中華民族的女兒，我並不隸屬於任何一個家庭。如我的父母真正忠於國家，我當然承認他們是我的父母；如果他們一旦有了漢奸的行爲，我就可以不認得他們，乃至於大義滅親，

也沒有什麼關係。

素貞，你太軟弱了。你不滿意現狀？你就應當趕快找一條出路，不應當一味感傷，一味彷徨。從前在學校裏，大家看不起你的原因，你知道麼？一半是因為你太嬌嫩，太怯懦，太優柔寡斷，一半還是由於你凡事缺少認識，沒有判斷。我覺得你的問題，並不難解決，反正是這兩條路：一條路就是做你父親母親孝順的女兒；一條路就是大起膽子，準備做個叛逆的女性。你不是讀過郭沫若的三個叛逆的女性那本書麼？那種叛逆的行爲，是值得讚揚的。

你有一個好朋友孟琴心，你不妨去找她商量商量。如果你真是下了決心，我和我的幾個朋友都會一齊來幫助你。你放心罷！即祝 安好！

挹芬 卽日

挹芬很快地寫完了這封回信，心裏覺得彷彿輕鬆了一般。但是外院的留聲機忽然打開了，妖豔的歌聲高揚起來。抑揚不定的日語中，夾上一陣哈哈大笑，使她變得非常惱怒，她站在屋子中央，向窗外戟指著，喃喃自語道：

「這像一個中國人的家庭麼？這像一個中國人的家庭麼？」

挹芬的屋子當西曬，這時太陽光強烈地射進花紗摺掩著的玻璃窗，斗室便變成了蒸籠。她額上的汗一顆一顆地滴下來，房間，天氣……無一不對她顯示一種壓迫，好像近來的家事國事一樣。人微微感到一點困倦，她又躺到躺椅上去，拿起一把蒲扇，用勁地扇著，望著壁上那張羅蘭夫人的畫像，栩

栩如生，儼然一個光明的領導者站在她的前面。另一個女僕痘子臉的劉媽探頭進來問道：

「小姐，天氣太熱了，您喝汽水麼？有冰振了的。」

「開一瓶來罷，我的確有點兒渴。」她露出了疲乏的姿態。

當劉媽拿著汽水進來的時候，和她同時進來了一個客人——武思敏。挹芬的好朋友來了，她覺得天氣立刻就涼快了許多，忙問武思敏道：

「你從後門來的罷，思敏？」

武小姐點了點頭，坐下來，拿了一個玻璃杯，也倒了半杯玉泉山汽水喝著。挹芬遞了一把蒲扇給她。於是開始向來客談起衛素貞的事情，並且把來信給她看。武思敏看了信以後，把袖子挽起來，一面用手巾拭著臉上的汗，感歎地說：

「想不到衛素貞也有今天的覺悟啊！我們一定要幫助她。不過（轉了一下口氣）她的意志果真這樣堅決麼？」

「我想沒有問題。」挹芬的小眼睛轉動著，這樣回答。

黎樂園（挹芬的父親）的中外客人，這時都到後面堂屋來喫晚飯，聲音益更嘈雜，還聽得見杯盤亂響，同一個秩序很壞的飯館並沒有什麼區別。思敏微笑，嘲弄地問道：

「挹芬，你們外面怎麼這樣熱鬧，老伯今天又在「大宴賓客」罷！」

挹芬紅暈了兩腮說：「連我都不曉得哩！我父親大概又在請日本特務機關那些傢伙罷！他們好像今天是借我們家裏開什麼會，可惜他們都說的是日本話，我一句也不懂；不然，我們倒真可以去偷聽偷聽呢！日本人開會很祕密，沒有一定的日子，也沒有一定的地點，連新聞記者都不許旁聽，外人更沒法知道他們談些什麼了。我想，總不外是商量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輩先生倒是懂得日文的；但是他同我父親有過別扭，根本就不會到我們家裏來。」

思敏激動地說：「現在北平已經是日本人的勢力範圍了，就是他們明目張膽地開會，誰又敢把他們怎麼樣呢？」

「思敏，你聽見說了麼？北平到天津的車有通的消息沒有？」挹芬又提出她朝夕念念不忘的事情來。

武小姐望著壁上的畫像，不敢確定地答道：「還沒有聽說。恐怕起碼也得等到日本兵進了城以後罷！」

挹芬聽見這個話，又把眉頭皺起來。

「走了，時間已到，我們該上岑昌那裏去了！」武思敏忽然提醒道：「真不容易，但得知道，他今晚是自個兒親自做飯來招待我們，殺了一隻雞，還打了兩斤同寶泰的黃酒咧。趁東洋人還沒有進城，我們喫一回痛快地再說下文罷！我們到了他那兒之後，你又可以把衛素貞的事情給他們說說，早一點

想個辦法，省得臨時發生困難，這樣不是也很好的麼？」

「我近來記性太壞，差一點把今天的這個飯局都忘記了呢！」黎挹芬一面換衣服，一面興奮地回答道。

六

淪陷以後的古城，居然安靜地（其實是死氣沈沈地）度過了一個星期，這是誰也想不到的事。但是八月八日，突然敵軍宣布了在這天進城的消息，全市又被恐怖的空氣主宰著了。「聽中提籃」「束手就擒」幾乎是每個人共同的感覺，憂愁從他們的面貌上便看得出來。北寧，平漢，平綏三條鐵路都不通了，平綏路因為敵軍最近企圖佔領南口，也和我們發生了劇烈的戰爭。老百姓們逃是沒有法子逃了，即令能從天上插翅飛去，也會遇到敵機的攔擊，除非像神仙似的會遁土，躲到地底下去。到處都聽得見曼長的呻吟與歎息，宛如走進了廣大的宇宙病院。大人們沈默得和啞子差不多，連小孩子的哭泣與喊叫都被嚴厲地禁止了。街上的鋪子，本來是因為沒有生意，而且主人也沒有心情做生意而關閉著的，但是不久就被巡警強迫著打開，等到他們走了之後，大家又重新輕輕手地關起來。北平的巡警，向來是一團和氣，每天挨家挨戶去傳達治安維持會的命令，兩腿疲乏得祇差彎了下來，總是那麼一套話：「友軍進城來，是保護我們老百姓的，大家儘管照常營業，不要自擾，一點也不用著

驚慌。」反覆說了幾遍，效果還是等於零。故都的習慣，住戶的衙門，白天也是關著的，現在更不敢隨便開啓了。有些膽子小的人們，還掛出了「草草了事」的太陽旗，希望在這面旗幟之下，能够保障生命和財產的安全。藍色的，飄浮著白雲的天空，飛機很早就開始翱翔，有時飛得很低，祇差快摩擦到房頂了。地上乘客零落的電車，還是響著鏗鏘的腳鈴照常往來。女人們大半都躲起來了。男子們膽子比較大一點的，仍然提著筐子，一搖一擺地到菜市上去買菜，他們也有他們的理由：

「日本兵的聯絡隊那天已經進過城了，他們真的要學張獻忠似的殺人，還不會從那天就殺起麼？」

這個話是經過相當緻密的思想纔說出口來的。的確，馬上就給了人們一些安慰，慢慢地就跟著有些衣冠比較整齊的人蹣手蹣腳地走出來，想看看街上有沒有日軍的蹤跡。因為銀灰色的飛機，在天上實在盤旋得太久了，像白蝴蝶鱗飛似的擲下許多傳單來，在各處飄揚著，數目又是那麼多，當然是保護著敵軍進城了。但是誰也沒有看見大隊的敵軍，祇有三五成羣，戴著鋼盔的憲兵在各處梭巡。從他們的膚色和身材，便可看得出來是屬於另外一個國度的，有點像上海的「紅頭阿三」，但卻沒有他們那麼黧黑，個子也沒有他們那樣高大。這些憲兵緊緊握住手槍，槍口朝下，跨著沈重的步子，頭部和軀幹都搖擺著，表示出自己的躊躇滿志。我們的黑衣巡警，彷彿冬天的麻雀，在通衢要道上，偶然纔能够發現一兩個，大概都回到區署裏休息去了。據街上那些細心的人說，日軍昨天晚上半夜就開

進城來了的轟隆轟隆車子響了一夜，就是這個緣故，並不是什麼下雨打雷。如果真是一夜的大雷雨，今天早晨難道地上一點雨後的痕跡都沒有麼？聽見這些話的人，都不住點頭承認說：

「對，對，對，一點兒都沒有錯！」

走到各個街頭去，在布告牌上，大家都看見一種說得似乎很堂皇動聽，而其實措詞很荒謬的布告貼出來了：

大日本帝國華北駐屯軍司令部布告 第一號

照得日本皇軍。此次與華軍作戰。原爲防止赤化。弔民伐罪。現在華軍業已敗退。而北平地居衝要。華洋雜處。誠恐宵小潛伏。滋生事端。地方秩序。人民安全。胥蒙影響。皇軍爲貫徹拯救華北之初旨起見。不得已將一部分軍隊開入城內。分駐光明殿、鐵獅子胡同、天壇等處。藉維治安。我皇軍紀律向極嚴明。所到之處。秋毫無犯。倘有不肖匪徒。無端造謠。或假借皇軍名義。擾亂市面。自必依法嚴懲不貸。爲此合行布告商民人等一體知悉。務必各安生業。慎勿輕信謠言。自相驚擾。切切。此布。

大日本帝國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

昭和十二年八月八日

同時電車車身上，電桿上，橫一條，豎一條地貼滿了紅藍兩種顏色的標語，書法，印刷，紙張，都很考

究。這些標語，是向來祇要北平誰一提到，就要受大家的攻擊和非難的；但是現在卻大街小巷都可以發現了：

華北乃華北人之華北

華北人治華北

嚴禁一切黨人活動

打倒××××××××

剷除×××

華北應當特殊化

歡迎××××××××××的日本皇軍

歡迎勞苦功高的香月司令官

……

……

標語儘管是那麼熱鬧；但街頭卻是冷清清的，顯示不出來在是歡迎所謂「皇軍」的樣子。人們大半愁慘地低著頭走路，怕看日本憲兵的那些猙獰的面孔，連看那張滑稽的布告，也是站得遠遠地，不敢走過去。

這天早晨，岑昌正在××研究所辦公，一個人在一間小屋裏翻閱著這些月來積壓的信件和他審查的稿子。他已經有好幾天沒有到這個地方來，他的所長昨天打電話給他，叫他每天照常辦公，無論如何大家要維持到月底，到了那時，不用大家辭職，連所長自己也預備走路了。明明知道這天是敵軍進城，心裏從來沒有這樣不痛快過，而且踏出門，便是那些觸目驚心的現象，他還是硬著頭皮，往前走去。走進了北海，他覺得彷彿看見了一片乾淨土。化了三個鐘頭，把事情清理得略略有點頭緒之後，岑昌在沙發上坐下來，抽一支煙，想藉此趕走疲乏。門外起了一陣倉促的步履聲，有人柯柯地敲他的門。

「哪一位請進來！」岑昌疑惑是他的同事。

開門進來的是幾天沒有見面的鞏明，頭髮長得更長了，穿著一件打了許多補丁的灰布大褂，樣子很憔悴，短短的羊髯飄著，臉上露著苦笑：

「我說來試試看，想不到老岑你今天居然來了，倒還不錯，總算達到了我的目的。」

岑昌拖了一把藤椅給他說：「請坐，請坐，鞏大哥，今天真是湊巧得很，我已經快一個星期沒有到這裏來了，要不是所裏打電話來催，我今天當然也不會來的。」

「你們快下班了麼？走，我們划船去！」鞏明這樣的「逸興過飛」是很少有過的。

岑昌兩眼奇異地望著這位老青年，因為鞏明是向來不大喜歡逛公園的，他的日常生活不是埋

頭在書城之中，便是到天橋，南下窪這一帶去做社會調查的工作。他家住在宜外驛馬市大街，離北海很遠，來一次相當不容易。他平素又是一個不大愛運動的人，今天卻來提議划船，並且還是敵軍進城的日子，真是誰也想不到的事情，老頭子難道心裏起了什麼變態？岑昌沈吟了一下，徐徐地說：

「鞏大哥，怎麼你忽然有這樣的雅興呢？憑良心說，我們今天是應當素食或者停止娛樂來紀念這個悲痛的日子！」

「我何嘗不知道，不過古城已經淪陷了，像這樣表演一番，事實上又有什麼用處！」鞏明理著他的公羊鬍冷笑道。「你們還年青，前途無量，我們這班老朽，死亡說不定就在眼前哩！北海，我根本不容易來一次，好容易今天起了一個念頭，想不到來了，你竟會給我這樣一個釘子碰！你讓我痛痛快快地玩一天罷！我跟蒙森已經約好了，他下午兩點在漪瀾堂等我們，你們前些天請客，不是把我漏請了麼？何妨再來補請一次呢！我可以發誓，從明天起，我的生活一定非常的嚴肅化，你們的救亡工作，我敢說我今後的參加，比以前還要熱心些。走走罷！你請我喫飯，我請你划船，祇此一次，下不爲例，好不好？」

個性倔強的岑昌，站在屋子的中央躊躇著，心裏慢慢地有點動搖。這個老頭子平常時局安定的時候，簡直一次也不肯到北海來，這樣一個日子，卻偏要他陪著玩，顯然是拿一個難題給他做；不過鞏明這個人一向給他的印象太好了，他的年齡差不多比他大一半，岑昌處處都拿他當師長和兄長看待。他的一片話又是那麼誠懇，幾乎沒有方法再拒絕。當岑昌剛剛掏出懷表來看時間的時候，下班鈴

已經搖起來了。他戴上草帽，抱著大皮包，同鞏明走下研究所左右都堆著石山的迴廊，在窘迫中掙扎著道：

「鞏大哥，你的確也真不容易到北海來，我們暑假是照例祇辦半天公的，今天我就陪你玩一下午罷！嚴格地說，今天我實在沒有這樣的心情啊！——不過老兄既然來了，有什麼法走，我們先到仿膳去把午飯喫了再說。」

兩個人一高一矮，若即若離地跨著緩步，從五色琉璃瓦砌成的九龍壁繞到仿膳去喫飯。飯後，岑昌在付飯帳，鞏明便跑到五龍亭游船售票處，把一支油綠小艇租妥了，請了一個船夫，著到仿膳的碼頭來迎接岑昌。

船夫上了岸以後，岑昌便跳上船來，接替了他的職務。鞏明卻把座位移到船尾去掌舵，船身從紅綠輝映的荷花叢中徐徐前進，船槳有時打著荷葉，發出嘩嘩的聲音。陽光猛烈地射在他們頭上，五龍亭和快雪堂離他們已經很遠了。蒼黃的屋頂，在日光下被照耀著，益更顯出了皇家建築的巍峨與美麗。越往前進，荷葉越稀少，湖水漸漸展開，水心白塔的倒影，便清晰地映入了眼險。鞏明忽左忽右地掌著船舵（他對於此道是十足的外行），一面問岑昌道：

「岑昌，你今天看見敵軍的布告沒有？」

岑昌別動著兩支短髮，像鳥翼在水上撲擊著，黯然回答道：

「當然看見了，街上到處都有。敵人的手段太毒辣了，比屠殺我們還要厲害得多哩！」

鞏明望著起伏的景山遠景，大聲說：「自然，敵人完全採取的是懷柔政策，你沒有看見地方維持會那些牛鬼蛇神麼？凡是中國失意的政客，官僚，軍人，都被他們網羅進去了，真可以謂之集破銅爛鐵之大成。」

岑昌將右邊的那支槳放在船上，用力划著左邊的那支，把船從繚繞的水藻中撐出來，歎了一口氣說：「街上那些標語，也不知道是什麼人貼的。」

鞏明掏出衣袋裏的手巾來拭著汗說：「這個，我也很茫然，標語後面，又沒有署得有名字，我看，如果不是日本人自己貼的，八成就是地方維持會貼的，老百姓，含起眼淚做順民，都是出於無奈，他們難道還會貼出這些無恥的話，來歡迎這班豺狼虎豹麼？你想一想！」

「那些標語真是哄鬼，強佔了別人的土地，破壞了別國的文明，還要用些花言巧語來麻醉我們的老百姓，欺騙我們的中國人，日本人真是太可恨了！」

「他們知道有些中國人是喜歡服這種麻醉劑的。」

「也祇能說有些而已，我相信我們大多數的人決不會這樣！」

「岑昌，不過抵抗不了敵人的時候，怎麼辦呢？大家總是這樣想，我們俯首貼耳，聽他的指揮好了，這樣想來，總不至於把小命再送掉罷！」

「其實，抵抗的方法哪裏會沒有呢？不過沒有人肯去做罷了，因為許多人都是怕死。」

「死有什麼可怕呀！哪個保得定不死，哪個又保得定什麼時候死，怎樣死法？怕也不見得就有什麼好處；不怕，反而也許倒不會死亡。總之，我的看法：一個人要死得其所，死得有價值，死得有意義，就是死掉了，這個人也還是永遠保留在大家的記憶裏的。岑昌，你記得文天祥兩句詩麼？『命有死時名不死，身無憂處道還憂。』我覺得他說得再透徹沒有了！」

他們已經到了海的中心，隨風吹來一陣茵莖的芬芳。岑昌放下槳，聽隨小船順水流去，大有放手不流，聽其所止而休焉的樣子。海上這天非常寂寞，不惟沒有其他的游艇，連過渡的畫舫也停止往來了。寥寥的幾支渡船，靜無聲息地分停在南北兩岸，船夫們沒有生意，都坐在長板鋪上抱著頭打盹。

鞏明忽然在船上站了起來，船身向左方側了一下。岑昌禁止道：

「危險，危險，別動！還是坐下罷！不要把船弄翻了！」

鞏明置之不理，兩臂向上伸了一個蠟腰，微笑道：「膽子不要太小了，不會的，我們兩個都是中流砥柱，我們要乘長風破萬里浪哩！」

聽見這個話，岑昌嚴肅的臉上，也擋起了一點笑影。

「岑昌，你看，金鰲玉螺橋透的北平圖書館，是多麼偉大！」鞏明又坐下來，用手指著遠處綠頂白身，皇宮似的建築，發狂地喊道：「我們成天在那裏讀書的青年都快走光了，以後這個文化機關，恐怕

也要受日本勢力的支配了。唉！可惜門口圓明園搬來的那兩根石柱了！

岑昌也歎息道：「石柱倒沒有什麼可惜呢！圖書館裏面我們還有不少的善本書，難免將來會要被敵人拿走的。」

「這件事情毫無疑義！日本人前些日子，不是在王府井大街，辦起什麼近代科學圖書館來了麼？美其名曰『科學』，據說暗地裏卻拚命搜羅中國的古書，誰不知道它是一個文化侵略的機關！此外還有一個什麼中日文化基金委員會……」

「那個也還不是一個文化侵略的組織麼？鞏大哥，不過因此也就養活了一班鑽故紙堆的文人，他們都貪圖錢多，工作輕鬆，就是替敵人做奴才，他們都好像很高興似的，連趙福森稍稍有點成就的青年國學家，左也想法右也想法地鑽進去了，據說是在給日本人編什麼書目提要哩！其實給中國人做事，他們也並不是找不到飯喫的人，天生的奴隸根性，你把他們有什麼辦法呢？」

「岑昌，這些人祇好批評他兩個字『無恥』！一個人祇要不顧羞恥，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的。北平的淪陷，軍人固然不能辭脫『放棄』的責任，但是所謂文士名流，能够說一點兒責任都沒有麼？」

「自然他們也要負若干責任的。」

「就連我們在大學教書的人，也要負相當的責任啊！」

「嚴格地說，每個人都不能辭其責，國家並不是哪一些人的國家呀！是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的

國家！

「我們平時享受得太優了；到了戰時，一走了事，似乎也不是個辦法。岑昌，但是你讓我待在這座死城裏面，看見敵人的這樣橫行無忌，說老實話，這樣的日子，我鞏德之根本就沒有法子活下去，還不如乾脆死了倒痛快！」

「你也不要太悲觀了，心理建設比什麼都要緊。一個人如果有了悲觀的心理，那麼，什麼事情都沒有辦法了，我相信，這樣的情形，決不會長久的。」

岑昌聳了一聳肩膀，用力把船向前划去，小小的白浪一簇緊一簇地奔逃，快逼近瀟瀾堂了，水聲汨汨地響著，一艘油漆得很新的，紅綠相映的畫舫，從北岸很堂皇地開出來，乘客們紛紛擠在船頭，眺望著四外的風景。岑昌真想不到船上會是王金川、黎樂圃這一大羣人，連黎挹芬都在裏面。王金川穿著淡青的綢衫，老邁龍鍾的黎樂圃居然穿起西服，而且還滿面春風。兩個新貴正在船頭指手劃腳地說話。岑昌們的小船已經迎上去了，岑昌祇好彎著腰，向他們打一個招呼，他的兩隻槳，很深地向水裏一划，就朝大船旁邊擦過去。回頭望時，王金川正在用手指著他們，好像在批評這個青年禮貌太不週到似的。岑昌冷冷地笑了一聲。

「剛纔過去的，不是王金川、黎樂圃那兩個壞蛋麼？」鞏明垂在胸前的頭忽然擡了起來。

岑昌點頭道：「正是那兩個壞蛋，連黎挹芬都在裏面，你看見沒有？」

「挹芬能够這樣敷衍著他們，那就再好沒有了，祇要老頭子不疑惑，她就可以趁他冷不防逃到後方去。」

「你觀察出來了麼？鞏大哥！這一個多星期以來，挹芬比從前進步得多了，她的膽子也比從前大了一些，這不能不歸功於蒙森的短期訓練。」

「你看呀，他們還在議論我們哩！」

「一定會議論的，老傢伙現在升官發財了！得意得很！理他們做什麼，我們一向就被他們看著不很順眼！」

他們划過了一帶荷葉，遠遠地在漪瀾堂和兒童體育場之間的石橋上，有一個人影向他們招起手來了。

那個高大的人影像磁石吸住了鞏明的眼光，他大聲喊道：「你看，岑昌，那個不是蒙森是誰呢？」

「是他的確是他，一點不差！走，我們划過去接他去！」

把船划到體育場的岸邊，蒙森已經跑下橋來了，手裏抱著一個橢圓形的德州西瓜，上了船很抱歉地說：

「對不住，你們兩位等得很久了罷！」

「並不很久，我們也剛剛纔划過來。」岑昌拭著額上的汗，忙問蒙森道：「衛素貞的問題解決了

沒有」

蒙森把西瓜往船心一擲，坐下來說：「我知道你們一定很著急，我們辦事情，一向牢靠得很！還是照我們那天商量好的辦法，讓武忠敏、黎挹芬、衛素貞他們三位一塊兒走，我已經託孟琴心跟衛素貞接過頭，她完全同意了。不過她們走的時候，要絕對秘密，祇要到了天津法租界，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老岑，你別瞧衛素貞很軟弱，有了武忠敏、黎挹芬跟她在一起，也許會變成一個有用的人都說不定，我們不能把她估價太低了啊！」

蒙明伸出右手的大姆指，喝采道：「你真不愧是我們這個團體裏的智多星！」

蒙森本來是一個划船的能手，坐下以後，就開始划起後面的兩支大槳來，配合著岑昌的兩支短槳，小船便像箭也似地往前竄去。他們在海上兜了好幾個圈子，蒙明喜氣洋洋地坐在船中，大有高德的船長的神氣，蒙森和岑昌似乎都變成聽他指揮的船夫了。蒙明用洋刀切開了西瓜，分配給他的同伴們，自己挑選了一塊最大的慢慢喫著。他的議論益更多了起來，汨汨滔滔，宛如水流。蒙大哥這樣興致勃勃，大約還是蒙森認識他以來的第一次。

太陽沈落到紅牆綠樹之下，天邊一片金色斑斕的晚霞，輔成功一段錦幛，空中漸漸看得見馱著夕陽的絳鳥了。平常這正是游人們，來得最起勁的時候；但是這天五龍亭、仿膳、漪瀾堂、濠濮間的茶座，並沒有幾個人來喫茶。岑昌們看見天色已晚，把那支小艇徐徐地又划回游船售票處去，一齊登岸。

蒙明也不等待他們的齊集，一個人大踏步地往北海後門先走了。蒙森岑昌在後面追趕著，就是大聲喊他，他的步子越踏得快。等他們追出園門，他已踏上了第四路開往太平倉的電車。從車臺上的窗門探出頭來，古怪的老頭子向他們告辭道：

「蒙森，岑昌，我們再見了，祝你們好好地爲國家努力罷！」

蒙明的奇異的行動，把兩位青年完全陷入了迷茫的大霧之中。

七

北平雖然已經淪陷了兩週，岑昌仍然到××研究所去辦公，他覺得放棄了工作，也不見得就對國家有什麼好處。環境儘管惡劣，心理仍然得保持健全。如果這一點精神都完全喪失掉，那就根本沒有法子活下去了。他一向是由養蜂夾道經過旃壇寺後身，進北海公園後門，到他辦公的地點去。旃壇寺現在已經變成了敵人的兵營之一，那一帶地方，高高的堆著沙袋，架起了機關槍，行人祇要走到那裏，馬上就會被日本兵用雪亮的槍尖指著，惡狠狠地喝退的。岑昌很相信「好漢不喫眼前虧」這句俗語，於是改走三座門大街，進北海的前門了。路雖然遠一點，但是從濼濮間那一些大樹林經過，看看風景，倒也有一種清幽的感覺。上午去研究所，看看沒有什麼事，便回來了，下午就悶坐在家裏。有時他的好朋友蒙森來坐坐，大家發一陣空洞的牢騷。他們的牢騷誠然不見得就有什麼價值，但苦悶發洩

之後，心裏總覺得痛快得多。到了晚上，岑昌便走到房東那間擺著八仙椅子，古香古色的客廳去聽無線電的廣播。但是聽了幾天，所得的結果，完全相同，他決定不再聽下去了。因為北平的電臺，已經被日本人接收過去，雖然報告員，還是那位國語說得清脆動人的小姐，然而關於中國軍隊的消息一點都沒有，她祇是一味地誇張著日軍在南口進攻如何猛烈，長辛店一帶的戰事，他們如何的勝利……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那位為虎作倀的新任公安局長路秀槐的卑鄙而諂媚的演說。間或新近接收了M報的衛辛也要來廣播一些歌頌敵軍，使人肉麻的談話，他的山東調的北平話，說得是那麼抑揚頓挫，好像頗為得意的樣子。日軍進城以後，衛辛的活躍的程度，真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岑昌在馬路上遇見這個偉人，不祇一次了，他從前是包月車階級，現在已經改乘流線型的佛特汽車了。那車子也許不是他自己的，因為隨時都有光頭穿西裝的日本浪人同坐，無疑地他是卑恭地在侍候著我們的仇敵。他那九十度的鞠躬，他那一張笑容可掬的面孔，日本人看見，自然會滿意的。在報上，每天都看得見他的名字，最近他正在和一位臺灣籍卻冒充廣東人的音樂家葛法平進行組織什麼華北教育協會。岑昌最耽心的是衛辛的女兒衛素貞——那個不平凡的很有思想的人——成天在這種環境中掙扎，一時又走不出家庭去，會不會因此逼出什麼毛病來呢？

有一天夜間，岑昌實在無聊到極點了，還是跑去聽無線電的廣播，他覺得不把它們作為正確的報導着，心裏開開心，也未嘗不可。他真巧又碰上了衛辛先生的演講了。常新南（他的房東）也在那

裏聽講，岑昌情不自禁地就大聲批評起來道：

「衛辛這個人可以說是無恥到了十二萬分！大家到了這個時候，祇要是稍稍有點聲望的人，即使不逃出北平，似乎也應當銷聲匿跡，守身如玉。他老先生，偏偏不惜奴顏婢膝，借此大出風頭，這種人真不曉得還有心肝沒有。你就是反對××黨，也不該去諂媚日本人呀！」

常新南覺得岑昌太固執了，完全是一個書生味道，他的臉上露出一派市儈氣，在一旁微笑道：

「岑先生，古人說得好，『識時務者爲俊傑。』衛辛纔算得會做官的哩！善於做官的人，總是八面玲瓏，手腕靈活的。你瞧，這個新局面，什麼場合都少不了他，一個人就是要有這點能耐！」

岑昌有點生氣，漲紅了臉，高聲斥責說：「常先生，我不瞭解，你怎麼還會同情衛辛呢？一個人，一點辨別力都沒有，也不管是友是仇，祇顧一個人或者一家人豐衣足食，就把國家民族放在腦後，甚至於幫助敵寇來滅亡自己的國家，這種敗類，我們應當贊成他麼？常先生，亡國大夫也不是好當的，楊玉田就是一個榜樣，他一方面還有日本老婆給他保鏢咧，這回通州保安隊反正，還不是一樣給日本兵押起來了麼？有人還說他給日本人槍斃了哩！喜怒無常的倭寇，說不定也會這樣做的。」

「這個祇怪楊玉田自己不好，誰叫他約束部下不嚴！我以為這是當長官的應當受的處分。」常新南強詞奪理地解釋道。

岑昌聽見這個議論，氣得跌起腳來。他也明知道常新南這一類人物，頭腦中完全充滿了順民，或

漢奸的思想，和他辯論，等於對牛彈琴；而且常先生的思想的路徑像一條陰溝，已經被污泥壅塞得太久了，短時間是開濬不通的。但是岑昌的個性很倔強，專門喜歡給惡人一個迎頭痛擊，沒有方法制止這種性情的爆發。他覺得不僅是常新南本人的腦筋不大清楚（最足以代表北平的小市民，）連他的家庭也是一個腐化到了極點的家庭。常太太斜眉吊眼的，很像舊戲裏的丑旦，一個字也不認識。永遠心廣體胖，根本沒有什麼國家觀念，白天找幾個親戚打小牌混日子，晚上到長安大戲院聽便宜戲（因為她家的兄弟在那裏當票房，）每天都聽得見她連珠似的哈哈的笑聲，響徹了全宅。常新南的兒子，十六歲便娶了一個比他大十歲的女人，還生了一個枯瘦如柴的小孩。大老爺喜歡餵鳥，養金魚，鬪蟋蟀，這些成了他的每日功課。他用不著讀書，家裏有好幾所房子出租，還開得有一個全盛當，一個同泰米莊，喫飯不成問題。他們家庭的布置也相當講究，古董很多，如果聚集攏來，也可以開一個古玩店。岑昌爲了貪圖清靜，纔搬到這裏來。最初賓主之間相處得很好，日子一久，他們的生活習慣，他簡直看下去。常新南也因為岑昌時常召集許多人，在這裏開會，進出的人太雜，他有時不免也要說幾句閒話。岑昌想搬走，一時又找不到相當的地點；公寓之類太嘈雜了，他又不願意去。近來，尤其是日軍進城以後，常新南的言論，把岑昌壓迫得太厲害了，這天，關於批評衛辛，又逼了他一肚子的悶氣。隔了一會，他纔冷笑道：

「真是曲爲解釋，這也叫做處分麼？——不過，說句老實話，常先生，這個處分，我倒是完全同意的，

也讓那些當漢奸的有所警惕！」

忽然，門外銅環的聲音敲得很急，女僕忙去開門，響起了一片連續的皮鞋聲，三個高矮不齊的黑衣巡警走進了院子。岑昌隔著玻璃窗望了一望，驚惶地站立了起來，常新南那個京油子，態度很鎮靜，開門出去招呼道：

「趙巡官，您來哪裏邊坐，諸位有什麼事情麼？」

中年的趙巡官，高鼻梁，黑黑的長方臉，露出微笑道：「不用客氣啦，不用客氣啦！我們都是自個的人，還用得著來這麼一套，就是有點兒小事，得麻煩您一下，對不住，我得問一問您府上住了幾家？」

「三家。」房東簡潔地回答。

那個瘦弱的巡警，身子站得筆直，一面翻閱著隨身攜帶的戶籍冊子，一面有條不紊地說道：

「您說是不是這樣？您是房東，後院是一個開大德書店姓劉的，叫劉德福；還有一位在××研究所工作的岑先生岑昌。」

常新南故意奉承說：「您登記得一點兒都沒有錯。」

趙巡官從另外一本簿子上，撕下三張條子來，遞給常新南，態度鄭重地吩咐道：「這是咱們公安局發下來的保結，要保證自己家裏沒有藏得有黨人華軍，挨家都得填具一份，並且都得簽名蓋章，這是日本人的命令，一點兒也不能含糊。請您勞駕給轉一轉，全部都給辦好了，明兒早上咱們來取，怎麼

樣？」

岑昌聽後，心裏略爲安定，徐徐地走出屋子來。趙巡官本來就認得他，連忙向他打招呼，把自己的來意又說了一遍，最後告訴岑昌道：「這個巡官的細緻，真叫人佩服！」

「岑先生，您的那一份，一塊兒交給常先生啦！這是上峯的命令，咱們也是出於不得已，您總得包涵包涵，喫什麼飯的人，就得做什麼樣的事情。」

話說完，彎了一下腰，臉上又烘託出一個和藹的微笑。

常新南穿著木屐的兩腳，成了一個八字擺在臺階上，慢騰騰地問道：「趙巡官，還有什麼別的事麼？」

趙巡官的黑鬍子翹著，仰起頭想了一想，又說道：「好像很關心的樣子。」「還有一件事，我們都不是外人，我也就早早的通知您一下罷！你們也好早一點兒準備。就是您家裏要有黨義什麼的，三民主義啦，帶什麼色彩的書啦，趁早都給收起來。全部燒了更好，那就一點兒痕跡也沒有啦！昨兒個聽我們署長說，局長這兩天正在跟日本人開會，要他媽的檢查整個北平市的書店，請您也關照那位劉掌櫃的一聲，他尤其要特別小心。說不定會挨家挨戶來查的。岑先生（巡官掉轉他那笨重的頭來朝著岑昌）你們研究所更得注意，什麼雜誌啦，報紙啦，頂好都跟所長商量商量，把它們想個什麼法，怎麼處置一下，免得將來麻煩，咱們區署來查，自個的人，倒是毫無關係。要是東洋憲兵一出馬，那可就麻

煩了，您說是不是呢？」

岑昌抑住了火氣，默默地站在那裏發楞。

常新南在院中踱著步道：「趙巡官，承得您的關照，真是感激不盡！」

「回見，回見！」三個巡警異口同聲地喊著，回轉身向外跨步。女僕把他們送出去，關了門。

常新南等巡警走了，把保結遞了一張給岑昌，岑昌接過來，連看都不看一眼，便塞在衣袋裏了。常新南自己卻拿了一張，站在那裏津津有味地朗誦道：

具保結人

今願自行保證家中並未窩藏黨人或華軍如有

上項行爲被查出時願受皇軍任何嚴厲處分所具保結是實

簽名

蓋章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 日

岑昌不高興聽，拔起腿就要走，卻被房東給叫住了：

「岑先生，您別忙走呀！我有句話跟您說。」

「那就趕快說罷！」岑昌愠然命令道。

常新南仍然把那兩張保證恭恭敬敬地拿在手裏，兩眼瞟了它們一下之後，纔瞧到岑昌的臉上，

以示歡仄地說：

「真對不住您，岑先生，我的內弟想搬到堂子胡同來，跟她姊姊住到一塊兒，因為弟媳多病，也有個照應。您能不能想法給他騰一間屋子？咱們外院都住滿了，簡直沒有法兒擠啦！」

岑昌並不是胡塗人，他明白房東是借題發揮，實際上常新南是恐怕岑昌將來的行動，會使他受了連累。說話之前，先盯住保結，便已經露出了破綻。他很痛快地立刻就回答道：

「常先生，這件事決不成問題，不過一個家並不跟一隻鷄籠一樣，一會兒可以提到這兒，又一會兒可以提到那兒的。你至少也得該我先找好了適當的地點再說。」

房東反而覺得有點難為情起來，吞吞吐吐地答道：「那是自然啦！事情並不太忙，隔個三五天也沒有關係，不過咱們交情太厚了，不能不事前先通知您一聲。」

岑昌走到屋裏，開了電燈，把這幾天買的英文時事日報收集攏來瀏覽一下，因為這些天心緒不安寧，一直沒有看報而且也不想看報，報上看一條消息使他高興，就是代理最高政務長官郭爾森祕密地離開北平了，說是化了裝，騎自行車溜出城去的。岑昌暗暗地佩服道：

「郭爾森的確是一個愛國的男兒，這纔算是水落石出了，可見外邊的謠言都是不可靠的。蒙森早就這樣斷定了，這個人倒真是有點眼光。」

他一方面覺得自己做事，有些地方，性情實在太急躁了。蒙森比他來得溫和，處事也慎重得多，一

個深思綏慢的人，並不是沒有他的道理的。岑昌剛剛想到蒙森的時候，一陣風暴也似的脚步，夾著自行車行的轉動聲，朝著他的屋子響過來。蒙森居然就出現在他門口了。他穿著一件溼淋淋的竹布襯衫，挽著袖子，滿頭大汗地喊道：

「岑昌，快走！快走！鞏明死了，真是突然，我們看看他去！」

岑昌驀然喫了一驚，離開椅子，站起身來道：

「靠不住罷！哪裏會有這樣的事情！奇怪，他什麼時候死的？怎麼死的？一個活鮮鮮的人！」

蒙森拿著一把小黑摺扇用力扇著，胸脯不住地起伏，有點口吃地回答道：

「今，今天早上，他喫安眠藥死的。那天遊北海的時候，我就看出他的神情有點不大對勁啦！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在敵軍進城的日子，他老先生怎麼會忽然高興起來了呢，平常一個非常拘謹，一個錢都不肯浪費的人，那天逛公園，喫館子，划船，什麼都玩够了，這就有點近於反常了。性情突變，也不會變得這麼快呀！岑昌，你記不記得鞏明後來忽然就跑掉了，跟我們還說了一句什麼『再見努力』的話麼？現在仔細想起來，他的自殺，好像早就下了決心似的。」

「哦！恐怕是這個樣子。」岑昌聲音淒楚地回答。一面跨步到衣架前去取夏布衫子，他不由得回想起那次開會鞏明那種果決的表示，那天遊北海時那樣豪興勃發，臨別時那種悲痛的告辭，熱淚開始泛出了他的目眶。

悲愁籠罩著蒙森的面部，他一邊往外走，一邊補充道：「他們家出了事情，一陣忙亂，簡直連通知我們都忘記了。好在他那個孝順的姪兒，人是够能幹的，可以替他料理喪事。我是喫晚飯的時候，纔得著的消息。我想，我們趕快去，還趕得上看他入殮……」

岑昌癡癡地站在屋子當中，像失去了魂魄。

蒙森催促道：「走罷！你趕快叫洋車去罷！晚了，街上一戒嚴，恐怕就通不過了。十點鐘以後，就是日本人的世界了。他們出來查街，對於行人搜查得頂厲害，身上有什麼，就拿什麼……」

岑昌已經走出門，蒙森還在繼續說：

「……鈔票尤其歡迎，跟土匪似的，毫不客氣。祇要你稍稍跟他一頂嘴，馬上就會被帶去關起來的。尤明充已經嘗過這種滋味了，喫了幾個鍋貼……你不用等我了，我後面騎車來追你，我還得去通知黎挹芬、武思敏，這兩位小姐，恐怕她們都還不曉得哩！柏山在病中，祇好不去驚動他了。會瀟浦跟柏山是親戚，不管怎麼樣，也得通知他一聲，也就等於是通知柏山了，是不是……」

兩個人就在大門外分手。

八

上海的戰事已經爆發了一個星期了，本市各家報紙上的報導都很沈悶，即令有一些關於那方

而的消息，也是「語焉不詳」，而且都偏重在誇耀敵軍（報上都稱「皇軍」）的戰績，但是「八一三」的事實，很鮮明地告訴了我們：中國軍隊已經決定槍口外向，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都已經精誠團結起來，開始爭取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了。這是多麼好的一個消息，北平的人們個個都歡欣鼓舞起來。在一個雨後的早晨，灼熱的大地，被雨淋溼了。北平的街道，除了幾條柏油馬路之外，大多數都由香爐變成了醬缸；但是大家都省得揩臭汗和扇扇子，兩隻手可以休息下來，也未嘗不是幸福的事。天氣的轉變，暗示著暴虐的日子，並不會久長，事實並不是完全是跟著「希望」背道而馳的。馬路旁，太平缸的水滿溢著。焦黃而萎縮的樹木，也突然有了生氣，俯垂的枝葉微微地又擡起頭來。

岑昌和蒙森送了好友鞏德之的殯，一直等到棺材下了壙，纔從陶然亭緩步歸來，皮鞋上黏著了一團一團的污泥。他們一步高一步低地在那荒塚壘壘的南下窪子走著，泥漿不時濺到他們的袴筒上。蒙森低著頭，仍然無法拭去心頭的悲痛，淒楚地向岑昌道：

「德之死了，我們又少了一個同志了，他爲什麼一定要自殺呢？我實在不大了解。這種消極的行爲，是值得我們效法的。一個人如果不滿意現實，就應當挺起身子來改造現實；一個人希望光明，就應當勇往直前的去突破黑暗，黑暗不去掉，光明始終是不會到來的，岑昌，『守株待兔』當然是愚蠢的行爲，『悲觀絕望』難道說就是聰明人的行徑麼？德之大概是把叔本華的書讀得太多了罷！」

岑昌撩起灰布長衫，跳過一個明晃晃的水蕩道：「德之的神經太衰弱了，一個身體不健康的人，

當然受不住很大的刺激，祇我的推測，厭世主義祇能說是鞏德之所以死的遠因，近因還由於北平淪於敵手的關係。」

蒙森往深淺探索著，黯然神傷地說：「不過他的死，至少總是一種正義的表現，那些甘心做順民的人，聽到之後，也該愧死了罷！」

「德之的遺言是多麼沈痛啊！我死毫不足惜，惟望未死諸友協助政府，收復失地，驅逐倭虜，則我死之日，猶生之年！」岑昌歎惋地背誦著。

「爲什麼他自己就不以收復失地爲職志呢，卻一味希望別人？」蒙森本來掉在情感的漩渦裏並不很深，立刻就掙扎出來。

「我始終佩服鞏德之北平像他這樣的人多有幾個就好了，起碼會感動了若干愛國志士。」岑昌仍然充分地表現出他的個性。

、蒙森根據經驗，知道岑昌有些特性是不可屈服的，於是把他的談鋒轉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去：

「岑昌，今天幸好黎挹芬，武思敏沒有來參加鞏德之的送殯，你沒有看見麼？那些守城門的日本兵，抽查行人，未免太不客氣了，對於鄉下女人，那樣摸來摸去的，簡直是一種莫大的侮辱。要不是那兩個女巡警在旁說好話，我想一定還要鬧得更不堪的。要是日本兵看見摩登一點的女性，恐怕他們更要發狂了罷！當時好像還有過路的人這樣說，這是戰勝軍隊一定有的情形，算不得什麼了不得的事，

這種話居然出之於我們中國人之口大有『唾面自乾』的樣子，這就太奇怪了！

「這個並不算怎樣，還有比這個更不像話的。」岑昌被蒙森的議論一引，他立刻想起那些聽來的新聞，便慢慢地敘述起來。「我聽見研究所的周庶務說，光明殿，旃壇寺這一帶的地方，半夜裏總有日本兵翻牆或者敲門到老百姓家去坐索花姑娘的，他們常常鬧到深夜不走。最初就很有幾家的女人上了當。第二天早上，敵人走的時候，還要住戶給他們出一張證明條子，簽一個字，說他們對於良民並無騷擾情事。起頭住家的祇好把他們的女孩子一律送到遠一點的親戚家去躲起來，現在聽說那一帶的住宅全都搬光了。白天，日本兵表面上好像還守紀律，緣故是北平的外國人太多了，各國的公使又都在那兒，他們不能不顧點面子。祇要一到晚上，他們就毫不客氣了。這就叫做『皇軍』。香月布告上自己誇耀說是『秋毫無犯』的『皇軍』！」

「蒙森把一根杭州手杖在手裏玩弄著說：『這些事情，我敢說倒不一定是傳聞之詞，大半都是可靠的。我舉一個例子來，就可以證明鮑源廷在劉藍塑不是有一所房子麼？日本兵一進城以後，一直就閒著，沒有人敢去租。房租天天降低，小廣告也不知道登了多少天，到現在，還不是租不出去。假使日本兵要沒有姦淫擄掠的行爲，旃壇寺附近，難道說靠近北海風景那麼好的地方，別人還會不想住，不敢住麼？並且劉藍塑隔旃壇寺還有一條很長的街。」

路上已經有些地方被風吹乾了，兩個青年的步伐也加速起來。穿過兩個小胡同之後，便走到那

紅牆嵌著黑字的南泉寺的牆外。廟子門口紮著一座松枝紙花錯雜著的牌樓，裏面瑟瑟的鼓聲間歇地敲著，而且還聽得見和尚的嗒經聲。日本憲兵和中國巡警都佩刀荷槍地站在大門邊。汽車，馬車，洋車停得不少。一株蒼勁的古槐旁邊，高聳地站立著幾個高約二丈的金銀庫，用花紙糊成的，手工很精緻。岑昌他們纔想起了，這天是日本人給中國方面在南苑戰死的一位副軍長和一位師長開追悼會。前一天報上已經就登出了這個消息。蒙森和岑昌既然無意中已經走到這裏，很想進裏面去看一看。他們到底玩些什麼把戲。但是走到門口，他們又躊躇而且心裏忐忑起來了。他們空著兩隻手，怎麼進去，最低限度也要買一個花圈。這並不是表示禮節周到，因為這樣的掩飾，便可以免去敵人的疑惑。自從佔領了這座古城以後，對於中國青年，日本兵隨時都很懷疑，不管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他們都有一種戒備。站在有十幾步石梯的臺階下面，他們看見一個日本憲兵拿著一根馬鞭正在那裏抽打那些送禮的工友和一羣蹲在地下賭錢的洋車夫。他們益更感覺到進去的危險性實在太大了，祇好輕快地轉過身，還是向粉房琉璃街那條路走去。

岑昌臉上露出一派苦笑，批評道：「仇敵給仇敵開追悼會，這是什麼意思呢，我看也太無聊了！」蒙森用諷刺的口吻解釋道：「這叫做貓兒哭耗子，收買民心。聽說北平地方上，各機關跟紳耆還紛紛地爭著送輓聯呢！我真不曉得他們這種輓聯怎樣做法；一方面要讚頌死者，一方面又要見好於日本人，這倒是一個難題呀！」

「地方維特會的那一羣渾蛋東西，你以為他們做不出這樣的對子來麼？他們的臉比城牆還要厚，什麼都早已不在乎了。」

「可惜我們沒有得飽眼福，真是憾事！」

「你還有心思去看那些把我們的臉都丟盡了的醜惡的東西麼？」

「話不能這麼講，一個人的好奇心總是有有的。」

「低聲點！」

「不要緊的，這是僻街。」

粉房琉璃街雖然是北平一條有名的長街，但是因為他們談得很起勁，所以不知不覺就走到驟馬市大街了。在丞相胡同的北口忽然有人輕飄地走過來，在岑昌肩上拍了一掌，岑昌不覺大喫一驚，忙回過頭來看，原來是曾瀟浦。這個翩翩少年忽然改裝了，這天穿著一件半新舊的陰丹士林布的長衫，很像商店裏的學徒，旁邊並沒有陪著他的愛人，神情很慌張。岑昌的眼光在對方的身上一掠之後，埋怨道：

「小會，你這個像夥，鬼頭鬼腦的，把我嚇了一大跳。」

蒙森已經跨過去十幾步了，又回轉來找岑昌，看見小會，便責備道：

「小會，你怎麼今天不來參加送鞏大哥的殯呢？」

「我記錯了，我還以為他是明天出殯哩！」瀟浦辯解道。

岑昌馬上就指責他說：「根本你是不想來，什麼今天明天，完全是一片託詞。」鞏大哥對於你，真是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了。」

會瀟浦漲紅了臉。隔了一分鐘，他纔低聲地說：（仍然無法掩飾慌張的神情。）「岑昌，蒙森，你們曉得這件事情麼？柏山今天早晨突然被捕了！」

岑昌驚問道：「真有這樣的事情？柏山不是在醫院養病麼？」

蒙森兩手把住他的手杖，聚精會神地聽著。

「真的被捕了，就是從醫院被逮去的。」

會瀟浦彷彿要哭地說。

「爲了什麼事？」蒙森訝異地問道。「被什麼人捕去了？是不是被日本人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你到醫院去問過沒有？」

會瀟浦兩眼含淚地望著蒙森道：「醫院剛剛打電話給我，我現在就是到那裏去。我根本也無從知道柏山是被什麼人捕去的。我剛一出丞相胡同，就碰見你們兩位，所以我纔叫住你們，告訴這件事情。」

於是會瀟浦就開始雇車子：「洋車，洋車，養蜂夾道。兩毛錢，去不去？」

岑昌睜大了眼睛，顯出躊躇不安的樣子，歎口氣道：「怎麼事情就這樣湊巧呢！德之剛剛纔死，柏山又會被捕了！」

蒙森蹙額道：「歎息一陣，也是枉然！乾脆我們三個都一起到紅十字醫院去探聽一下消息再說。」

「我們進和平門好了，省得過宣武門，遇到憲兵，說不定要麻煩一頓。」三個青年都坐上了洋車，岑昌這樣吩咐車夫道。

大約過了半點鐘的光景，岑昌們都在紅十字醫院的會客室裏了，院長沒有在，據醫院的事務主任說王柏山被捕，確係事實，捕他的人是日本憲兵，醫院方面，當然很抱歉，不過對於這種不可抗拒的勢力的駕臨，毫無辦法可想。這天早上，突然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開來一輛汽車，裏面坐著幾個耀武揚威的日本憲兵。開到醫院門口停住了，憲兵便跳下車來，其勢汹汹地說著生硬的中國話，他們要找院長，外科劉大夫會說日本話，陪著院長去和他們交涉。他們說是奉命來拘捕王柏山的，因為從郵局檢查到上海中國軍隊裏有人給他一封掛號信，案情很重大。院長那裏敢拒絕呢！祇好把柏山的病室指給他們。他們走進去，還沒有等到柏山穿鞋襪，就把他架走了，像綁票似的。至於架到什麼地方去，後來怎樣處置，這個就沒有人知道了。同這幾天以來被捕去的許多學生一樣，連打聽都沒有法子打聽。醫院祇有打一個電話給當初送病人來的曾瀟浦就是這位先生（事務主任用手指著小會。）這就是

王柏山被捕的經過情形。

會瀟浦聽了以後，目瞪口呆地站在那裏，一隻手扶著椅子，幾乎要倒下去。柏山是他的一部分的經濟來源，這一被捕，對於他的影響真不能說小。因為他在社會局那幾個薪水根本不够維持生活，而且還要講戀愛。戀愛對於精神和金錢都是特別浪費的。岑昌也像一隻鬪敗的雄雞，低著頭在那裏發楞。蒙森很明白這種「勢所必至」的道理，喚醒他們道：

「人已經被帶走了，前途凶多吉少。大家發一陣癡，就挽救得回來麼？從前學生運動的時候，被北洋軍閥捕去，倒還可以四處託人營救。這一回，絕對沒有門路，祇有聽天由命。」

會瀟浦如夢初醒，看了一下手錶說：「時候不早了，我還得到社會局去簽一個到哩！」說完，恩恩地走了。

岑昌和蒙森悶悶不樂地回到西單堂子胡同。走進內院，滿院子都是煙霧騰騰的，像誰在廚房升火，又像冬天誰在升著煙筒出了毛病的洋爐子。他們一低頭便看見大德書店的那位掌櫃，劉德福先生蹲在地下，燒了一個大灰堆。灰燼的一部分彷彿蝴蝶，一個一個地飛上天去。劉大胖子的黑臉被火烤紅，滿頭都是汗珠，他看見他們，便大聲喊道：

「岑先生，蒙先生，這兩天哪家都在燒書，燒得真熱鬧呀！簡直成了秦始皇焚書坑儒了，我好容易今兒起了一個早，把關於黨的書籍都清出來『一火而焚之』。你們瞧，這是多麼大一堆灰！」

蒙森微微一笑道：「如果怕檢查，你把它們捆好了，祕密地收藏起來，還不是一樣麼？何必一定要『一火而焚之』呢！這麼一來，劉掌櫃你的損失可不小呀！」

劉德福氣鼓鼓地答道：「這也是活該倒霉，命不逢時，蒙先生，我要是不把他們燒掉，巡警一查出來，事情可就麻煩了。你要知道，日本人是像我們中國人這種『禮義之邦』，說得不好，定會把你關起來，再來上一個槍斃！前天，我有一位老鄉姓張的，在德勝門外賣西瓜，碰見日本兵啦，他們問張老頭兒西瓜怎麼賣。老張喊四毛錢一個，他們還他一毛錢，他不肯賣，挑起擔子就要走。給小日本攔住了，過來兩個日本兵，嘰哩咕嚕來了那麼一套，用刺刀把一挑西瓜都給扎了窟窿。張老頭有什麼辦法呢？還不是把西瓜挑了起來，含著一包眼淚，自個兒走路就完事！」

岑昌開了房門，大家坐下來，喝著玻璃瓶裏的涼開水。岑昌開始和蒙森談起房東壓迫他搬家的事情。他說，他已經決定遷移，就是一時找不到相當的地方，也不知道搬到東城去好呢，還是搬到西城好。蒙森卻主張岑昌搬到東城他那家公寓去和他同住，理由是省得彼此天天往返。而且在一起住著，有許多事情，大家也好商量。

岑昌考慮了一會，還是沒有贊同。他以為第一，他向來沒有住東城的習慣；第二，如果萬一發生什麼危險，兩個一道被捕，那真叫做「一網打盡」了。蒙森覺得岑昌向來個性很直率，不容易轉彎；這一回，卻居然虧他想得很周到。蒙森也就不再勉強他的朋友。最後，岑昌決定那天下午就搬到××研

究所去，因為有一位庶務先生也住在那裏，他有伴，不會感到寂寞。

喫完午飯，蒙森便坐下來幫助岑昌整理一切。常新南聽見岑昌要搬，心頭有說不出來的高興，卻裝來挽留道：

「話不過是那麼說，岑先生，您怎麼就要忙著搬呢？我內弟誰知道他什麼時候纔來，您大可以還住一些日子再去。您付不付房租，一點關係沒有。」

房客的說話也同樣的謙遜：「常先生，你用不著客氣哪！我是搬到我們所裏去住，因為這麼一來，諸事都比較方便，省得每天跑路。——打攪了好幾年，真是對不住得很！」

蒙森在一旁抿著嘴笑。

岑昌把一些不需要的，帶色彩的書，也學劉掌櫃的辦法，拿來燒燬了。但是那幾百張抗日的傳單，他拿在手裏，無論如何也捨不得拋棄，終於還是打在鋪蓋捲裏，纔坐下來歛一口氣。蒙森坐在一個大沙鍋面前，替岑昌銷燬一些信件，嘴裏時常問道，「這個還要不要？」「這個還是保留起來罷！」對方垂下眼皮，有時又向上望一望，一聲不響，祇是用點頭或搖頭來表示意見。

過了一會，岑昌忽然想起了黎挹芬，似乎應當把搬家的消息通知她一聲。他想給她打一個電話，又怕被她的父親或母親接著。由武思敏給她轉一個電話去，本來沒有什麼不可；不過武小姐家雖把芬那裏有好幾條街，去叫她也還是相當麻煩。寫一封信給她去好了，託常新南的女僕給她送去。除了

車錢之外，還另外送她一兩毛錢的酒錢，這是最後的一個請求了，想來房東先生不致於拒絕罷！岑昌剛剛把主意打定，取出信封信紙，正要寫信，黎挹芬已經推著自行車站在門口了。她身體比從前胖了許多，穿著藍布旗袍，光腳穿青布鞋，臉上被太陽曬得很黑。看見岑昌的屋子擺成一座大雜貨攤，紊亂得不成樣子，牀桌上的東西都收拾空了，挹芬表示出一種驚訝的神氣，喃喃說道：

「要搬家麼？（看見蒙森以後，又忙著招呼。）原來蒙先生也在這裏！」

岑昌很高興這位不速之客來到，連忙說：「挹芬，我今天下午就搬到北海裏邊住去啦！你來得太好了，我正在打算寫信去通知你！」

「爲什麼要搬呢？住在這裏不頂好的麼？」黎挹芬不大明瞭岑昌遷徙得如此迅速的原因。

「房東下了很久的逐客令了，不走也不行啊！」岑昌氣咻咻地說。

挹芬提出一個困難的問題道：「那麼，以後我們去找你，不是不大大方便了麼？車子又騎不進去！」

岑昌立刻就 그녀의困難解決了道：「還是和我住在這裏一樣的方便，你到北海門口，說是找研究的岑先生好了，查票員和門警同我都很熟，根本用不著買門票，車子就放在門口，用練子鎖著，門警會給你保管的！你們可以常常到北海來，不但地方大，而且又清靜，我們說話或者討論什麼問題，都比外面自由得多了。」

蒙森也從旁贊助道：「的確比這裏住著好得多，我也贊成岑昌搬到那裏去。」

黎挹芬把自行車放在窗外，走進屋來，在岑昌那張幾塊木板拼湊而成的牀上坐下來，徐徐問岑昌道：

「岑先生，上海不是已經打起來了麼？」

「是的。」岑昌正在低頭收拾網籃，沒有聽見蒙森替他回答道。

「我們已經改換了目的地了。」挹芬用左手把她的黑褐的頭髮攏了一攏說。「武思敏因為上海的戰事爆發了，打算約我到漢口他姑母那裏去。我想還是到漢口比較安全些，你們以為如何呢？她的姑丈在紅十字會做事，我們到了那裏，將來也好在醫院做點看護工作。上海怪危險的，思敏說，如果去了，還不知道登得了岸登不了岸哩！」

蒙森面上露出喜色道：「這樣就好極了！因為上海前幾天這麼一打仗，我們也正在耽心著，『你們到那裏去』這個問題，無法解決。」

岑昌的記憶力真不壞，忽然想到了那個可憐蟲，連忙問道：「衛素貞呢？你們不能把人家拋棄呵！」

挹芬小嘴一撮，微微譏諷說：「我們關心衛小姐，並不在岑先生之下，我們決不會拋棄她的。我昨天已經寫信通知她了，看這位小姐回信來怎麼說，因為這回是到漢口，誰知道她高興去不去呢！」

「我想決無問題。」岑昌把身子一挺，斷定道。

坐談了二十分鐘，岑昌便去向房東結算房租，喊車子拉行李。蒙森已經把各方來的信札整理好了，把需要保存的捆做一包，交給岑昌收起來。兩個人把行李分著提出去。挹芬一隻手推著車子，一隻手也替岑昌提了一個小藤包。

岑昌坐上一輛洋車，把一隻手提皮箱放在面前，另外的兩部車子，載著鋪蓋捲，網籃，柳條箱，書箱之類。馬上就要出發了，挹芬忽然想起了到這裏來的使命，因為談別的話，差一點把這件事忘記了。又怕洋車夫聽見，忙用英語向岑昌喊道：

"Don't hurry to go, Mr. Ching. I have a piece of news to tell you." "What news?"

蒙森、岑昌異口同聲地問道。

"Last night I heard my father say the Japanese wanted to arrest a Goo I number of the Anti Japanese here." 挹芬始終是教會學校出身，操著很流利的英語。"Including the Kuomintang members, the communists, and the third Internationals. They have made a list totaling four or five hundred.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matter?"

「這個早在我們意料之中。」蒙森冷笑道。

挹芬好像很焦慮的樣子，還是繼續用英語說："I don't know if your name are on the list." 洋車夫已經拉起車子在跨著步。岑昌回過頭來，也用英語斬金截鐵地高聲答道。

"I am not afraid even my name is on the list."

三輛車子飛也似地拐灣了，看不見了。

九

岑昌像孤鷺似的，一個人在他的斗室裏的檯木桌子前坐著，無聊地把頭低垂下來，交叉著胳膊，蹣跚起腿，墮入沈思之中。他彷彿在做著一場大夢，這個夢，不惟不會醒轉，而且還在拉長下去，沒有止境。三十幾天居然渡過了，當然不是「一彈指頃去來今」，而是度日如年。古老的文化城，一直在混亂的狀態中被侮辱著，被踐踏著。日軍自從攻下了南口以後，益更高視闊步，氣焰萬丈了。雖然他們南口這次勝利，誰都知道是幾萬人的血肉換來的，屍首用帆布篷的卡車和洋車拖回來：大批的傷兵陸續送進了日華同仁醫院和原田醫院……但是他們仍然十分驕傲，因為夜郎自大，說話虛偽，是他們的國民的特性，遇到失敗恥辱，便偷偷地掩飾起來。市面上成天都看見黃制服紅帽箍的日本兵，像散兵遊勇似的，到處亂闖，騷擾。一到下午六點鐘，街上的鋪子，不約而同地全部關起來了。夜色籠罩了古城的時候，隱約地便聽得見槍聲。白天人心，剛稍安定一點；但各處依然充滿了恐怖的空氣。西城的人說，東城住家比較安全，因為各國的使館都在那裏，日本兵不能不稍微顧點顏面，於是開始向東城搬家，東城的人又說，還是西城好些，距離日本兵營相當遠，當然遇到敵人的機會也就少了，而且東城比較

熱鬧，電影院，戲園，跳舞場都偏在這一方面，日本人多半都在東城活動，便忙著搬到安全的西城來。市上大大小小的生意，都不景氣，祇有搬家的排子車的買賣格外發達，每天祇要你稍稍去得晚一些，便往往會撲個空，祇好垂頭喪氣地回來。中國巡警帶著東洋憲兵隨時都在搜查書店，把書店的掌櫃捉將官裏去。魯迅的小說，蘇聯的小說的譯本，社會科學的書籍都在禁售之列。西單市場一家有名的德順牛肉鋪，兩個日本兵走進去，買了十斤牛肉，投了兩毛錢在案桌上，揚長而去。中山公園的長美軒和來今雨軒，天天都有黑矮子在那裏聚餐，喫完以後，並不會帳，抹抹油膩的嘴，一陣點頭，喊幾聲「阿里亞多」，便響著囊囊的腹聲，跨出了園門，廊房頭條的華盛頓與亨得利兩家鐘錶行也有東洋兵去買錶，選定了幾隻，卻往袋裏一揣，微微一笑，向店主道謝說：「新交，新交！」就推開玻璃門出去。

住家無線電的收音機，祇要發現了天線，大半都被日軍搜去，理由是免得他們偷聽中國方面捏造的消息，還有陸秀槐，衛辛屢次在廣播電臺上替日軍強姦中國婦女的事件關禱，這也是令人覺得肉麻的事。據四郊進城來的老百姓說，城裏的秩序比鄉下好得多了，鄉下雞飛狗跳牆，鬧得更不成樣子……這些消息，直接或間接地傳到岑昌的耳朵裏，他氣得像蝦蟆似地在屋裏亂跳起來。不過也有幾件可以使人痛飲三百杯的快事，如像天壇的日本下級軍官，因為厭戰，上弔了好幾位，攻奪南口，敵軍的犧牲，相當厲害。北平四郊的游擊隊非常活躍，使日本的飛機疲於奔命，大礙消耗了不少的子彈……等等。

岑昌搬進北海的頭幾天，那塊壓在心頭的鉛鐵，突然輕鬆了許多，宛如走進了世外桃源。但是岑昌的個性是好動的，不甘寂寞的，他是一個青年戰士，向來就過不慣隱者的生活。誠然，這裏是皇家的林苑，迤邐的紅牆，黃瓦與綠瓦覆蓋著的樓臺與宮殿，屹然聳峙著嵌著琉璃字的牌坊，遼闊的，一望無際的海水，沿岸蒼鬱蒼勁的大樹……處處都令人神往陶醉，可是當他一想到園外鬼蜮的世界的時候，欣賞自然的心情便一點都沒有了。

岑昌每天坐在辦公室內，像北平莊稼漢耍的傀儡子一樣，動作是那麼的機械而沒有生氣，他不大容易，也很少有興會到海邊來散步。有時到園子外面去買一點東西，都是低頭而行，來去恩恩。他們的所長已經在東交民巷一個美國人的家裏躲起來了。岑昌早就準備向他的機關辭職的；爲了目前的居住發生問題，他祇好把這個工作無聊地再拖延下去。一件最使他想不到，就是他最近還代表研究所出席了一次地方維持會文化組的談話會，他的目的是故意要去聽聽到會的人談些什麼。這個談話會表面上是那位組長老名士程開瑞負責召集的，事實上那天做主席的，卻是一個中國話說得很流利的日本老頭子，禿著光亮的頭，戴一副小眼鏡，據說他是維持會的顧問之一。程開瑞的戰抖著的右手拿著一枝羊毫筆，他坐在記錄席上，那種諾諾連聲，亦步亦趨的神情，使岑昌覺得既可鄙，又可憐。他纔開始明白所謂漢奸們在中國人面前，儘管趾高氣揚；但在日本人面前，卻像一匹搖尾求食的哈叭狗兒，有時甚至於連小狗都不如。那位日本顧問的意見是這樣：維持會對於北平所有的文

化機關，有固定經費的，無論如何，一律不許停辦；沒有經費的，由維持會設法補助；不過以後，無論任何機關，每月都要向維持會做一次報告，一切行動都須絕對聽從維持會的指揮。當時，居然就有幾個機關的小職員，面不改色的向那個日本浪人哭窮告苦起來。像這種行為，岑昌認為最丟中國人的臉了，他們儼然有「失身事小，餓死事大」的樣子……

「無恥，無恥，無恥！」岑昌追想起這一段經過的時候，憤慨得幾乎要喊出聲來。

「岑先生，我們出去走走罷！」一個姓劉的研究員看見岑昌在那裏發癡，走過來向他提議道：「現在我們機關名義上雖然照常存，在工作已經陷於停頓狀態了，每天還不是空坐一陣有什麼公可辦呢？這樣熱的，秋老虎的天氣，獸在屋裏也怪悶的，走走，出去逛逛去！」

岑昌不好意思拒絕這個朋友，便懶洋洋地站起身來，陪著他走出大門去。赤日高懸在無雲的天空，地上都篩著婆婆的樹影，滿耳都是單調的蟬聲。他們正在那個大香爐前徘徊著的時候，忽然望見武思敏和另外一位打著西湖小傘的女性，傍著海濱的油綠欄杆走來，姿態很嫵娜，走幾步，他們又停住脚，呆望風景。岑昌最初還疑惑那一個女的一定是黎挹芬；但是漸漸走近了，卻又不像。雖然這個陌生的女性，塗著很濃的脂粉，還是不能掩飾她面貌的蒼白消瘦。透明的紗旗袍籠罩著她的頰長的身體。武思敏還沒有走到岑昌面前，便高聲喊道：

「岑先生！」

岑昌站在船碼頭上等候她們。那位姓劉的職員看見岑昌有了客人，一個人蹣跚地便向天王殿走去了。兩位女性已經走攏，武思敏徐徐地說明來意。

「岑先生，我們今天並不是來逛公園，我是陪著衛小姐特來專誠拜訪的。」

步武稍稍落後的衛小姐，把小傘放下來，羞怯怯地兩眼望著岑昌。

「黎挹芬呢？她今天怎麼沒有跟你們一塊兒來？」岑昌因為她們兩位總是形影不離的，今天忽然少了那一位，覺得很奇怪。

「挹芬病了，她頭痛，懶得出門。」武思敏一面回答，一面兩手向左右一分，作出一個介紹姿勢來。「這就是我們常常跟你提到的岑昌先生，這位是衛素貞女士。岑先生，你不是答應過幫她的忙麼？」

岑昌很久就渴望著見一見這位有意志擺脫家庭樊籠的女性，他的臉上閃著微笑，作了一個鞠躬說：「是的，衛小姐，我很想有一個機會跟你會一次面，有許多話大家都可以當面講講。我常常聽到思敏跟挹芬談著你。你的思想同令尊那麼相反，真使我驚喜。平津火車已經暢通了，我想你們三位也該走了罷！一切事情都準備好了沒有？」

衛素貞紅著臉，露出躊躇的樣子，用尖聲音回答道：「我們還想再等幾天看看哩！」

武思敏把脖子往上一揚，非難道：「要是火車真通了，我們馬上就可以走了。素貞膽子太小，岑先生，你不知道她是一個一向沒有出過遠門的嬌小姐，這樣也害怕那樣也害怕的人。」

「車剛剛纔通了沒有多少天，」衛素貞半邊身子靠著欄杆辯解道。「我們應當看看它是否暢行無阻，開了，誰曉得開出去以後，出不出亂子呢？有人說，前一星期，中國的便衣隊把鐵軌拆毀了，日本兵車就翻過兩次哩！固然，我們坐的是客車，天地間的事情，可就難說了！」

武思敏大聲諷刺道：「你這個人，太沒有出息了，膽子比老鼠還小！」

「古人說得好，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啊！我們又何苦去作這種無謂的犧牲！」衛素貞彷彿讀過幾句古書，繼續申述他的理由，覺得好像振振有辭。

這位小姐給岑昌的印象並不怎樣好，他覺得挹芬把她誇獎得太過度了，看樣子，她是沒有決斷力的，而且也缺乏冒險性。他忍不住也駁斥起她來。

「密司衛，難道說我們現在獸在北平就絕對沒有危險麼？這一個多月，你想想，我們過的是什麼生活！」

衛素貞碰了一個釘子以後，噤嚅著，垂下了頭。

三個人在研究所門前穿出去的碼頭上踱著步，偶然有一股習習的涼風吹來，從荷塘帶來一點芬芳的氣息，把大家繫住了，都捨不得離開那個地方，而且眼前又擺著美麗的，一望無際的，荷葉砌成的綠海。

岑昌把話說出了以後，對於一個初次會面的朋友，尤其是女性，忽然感覺態度的冒失，祇好用短

時間的沈默來緩和一下空氣。過了一會，他纔用主人的身分問來客道：

「你們兩位願意到各處去逛逛呢，還是進我們裏面去坐坐，喝一口茶？」

武思敏的視線從遠景上收回來，望著衛素貞道：「素貞，我們又不是初次到北海來，這裏的風景，我們早就看厭了，有什麼可逛的！我看，我們既然是專誠來看岑先生，還是到他們所裏去坐坐罷！」

「這樣也好。」衛素貞擡起頭來，贊成道。

在研究所的布置得很雅緻的客廳裏，大家落坐下來，慢慢地喝着茶，隨便談了十多分鐘。衛素貞彷彿有點坐立不安的樣子，時刻都在偷看武思敏。武思敏卻故意躲開她的眼光的掃射，在那裏心平靜地欣賞著牆壁上的拓片和桌上陳列著的古董。衛素貞不耐煩起來了，站起身說道：

「岑先生對不住，我想先走一步。因為我父親這兩天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心裏不大痛快，每天回家都很早。所以我在外面，也不得不早一點回去。密司武你還在這裏多坐一下，怎麼樣？」她一方面掉過頭來去問她的朋友。

武思敏的視線從一個玻璃匣子裝著的土俑移到衛素貞的臉上，這樣譏笑道：「回去遲了又怎麼樣呢？不得了啦！你不是說過，你的父親，不是向來不大管你們的事情麼？」

衛素貞連忙說明道：「我父親的脾氣是不大好的，忙起來的時候，那倒是真正一點也不管家裏的事情，可在他心煩意亂起來的時候，就要不斷地向家裏的人找岔兒啦！」

事！

岑昌驚異地問道：「衛先生近來不是非常得意麼？怎麼忽然又會心煩意亂起來了呢？真是怪事！」

「他老人家有的時候還不是也得碰碰小日本的釘子。」武思敏搶著替她的朋友回答。

岑昌離開了椅子，不住地嚷著：「時候還早，我覺得你們多坐一會兒，沒有什麼關係的。」

武思敏忙給衛素貞解圍道：「岑先生，還是讓素貞回去罷！她說的倒是真話，她的處境和我們有所不同。」

「那麼，你還可以坐坐嘍！」岑昌一旁送著衛素貞提著她的小傘和紋皮錢袋往外走。

武思敏追著出來，尖聲喊道：「素貞，你請先走一步！我還有一點小事情給岑先生接頭。」

那位怯弱的女性，好像沒有聽見，已經幾步跨下石梯，轉過走廊去了。

岑昌送客回來，坐在沙發上，歎息道：「這個人怎麼這樣沒有出息呢！」

「這有什麼法子，她還不是家庭環境逼成的麼？」武思敏慨然說。

「依我看，這個人是不會有什麼作爲的，從她的一舉一動都可以看出來，她的身心都不很健全。凡是一個要做點事情的人，起碼兩種中得有一種是健全的。」

「的確是這樣。」

「而且，我敢斷言，她的意志薄弱，遇事容易動搖。」

「岑先生，你真厲害，剛剛纔第一面，你怎麼看人就看得這樣清楚！」

沈默了一會。

「蒙先生這兩天沒有上您這兒來麼？」武思敏忽然問道。

岑昌顯出有點疲憊，背部緊緊貼在沙發上，回答說：「他還不是常來。他昨天到海甸Y大學開會去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我本來也預備去的，昨天早上我們在西單牌樓亞北等車，祇有一個空位子；我就讓他去了。並且讓他代表我。你是知道的，思敏，我一向是不大喜歡採緩和的態度。我的主張太激烈了，恐怕他們未必能夠贊同。還是讓蒙森這個溫和派去出席，比較妥當一點。」

「岑先生，你知道日本人在東西城各處都辦起宣撫班來了麼？」

「曉得，我看見報上有這樣的記載。」

「據說是日本兵如果在外面有什麼不法的行爲，老百姓們就可以去向宣撫班去告發。——其實那個敢去呢！這還不是哄鬼的把戲！」

「自然是如此。」

「說是城裏還辦了許多日本人俱樂部哩，熱鬧一點的大街上都有。維持會怕日本人找不著娛樂的地方。」

「思敏，這件事情，我比你知道得還要詳細，維持會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藉此可以減少日本

兵到老百姓家去找花姑娘的事情。其實，俱樂部裏邊，還不是拿窮人家的婦女跟娼妓來侍候他們。總之除了自由行動之外，從今以後，他們又多了一個新的娛樂場所！反正想方設計拚命地糟踐我們中國的女人就是了。」

「還有一件妙事，恐怕你未必知道罷！岑先生，昨天下午西單繖子胡同，西城的宣撫班開了一個盛大的茶會，招待各界人士，阮綱清同會瀟浦都跑去參加啦，有人親眼看見他們踏進那個紅漆大門的。我對於阮綱清倒沒有什麼奇怪，有其父必有其子。會瀟浦不是跟岑先生你們在一個團體裏工作麼？怎麼也會投降了小日本呢？」

「奇怪，這件事，我倒還沒有聽見說。不過我們那天開會的情形，思敏，你都沒有看出來麼？會瀟浦這位先生是早就靠不住的了。他之會有今天，我們早就料到了的。聽說他的表哥王柏山被捕，同他都有關係呢。我們抗日運動好幾次都失敗在漢奸手裏頭，一個漢奸，真是比十萬雄兵還要厲害！」

「岑先生，小曾的愛人樊英呢？這位女同志，她也和小曾採一致的行動麼？」

「她早就跟小曾決裂，分道揚鑣了。」

「是不是爲了小曾行爲的荒謬，她纔下了這種決心的？」

「這真是笑話了！思敏，你仔細想想，樊英那種電影明星似的女人，還有什麼國家民族思想麼？因爲她新近又愛了一個姓楊的，家裏比會瀟浦闊得多，人又年青，小曾自然免不了要被刷了！」

「這樣一來，小會倒有所藉口了，他可以說，他是出於不得已，因為戀愛失敗，纔憤而出此的。」

「我看，難免他不拿這個理由出來辯護。」

「拿這樣的理由，來作爲投降日本的藉口，豈不太可笑了麼？」

「你認爲可笑？曾瀟浦那個什麼醜事都做得出來的人，也許他倒滿不在乎。」

武思敏喝了一口茶，忽然感慚起來說：「北平淪陷以後，日子一久，青年們又被麻醉了，岑先生，聽說真光中央兩家電影院，天天都是滿座，北平儘管被敵人占領，大家的電影，還是照樣要看的。」

岑昌聽見這個話，把頭低下去，心頭顯然也有無限感觸。

「我們要想個什麼辦法警告他們一下纔好呢！」武思敏提議說。

岑昌咬牙切齒道：「對於這些冷血動物，是要懲治一下子纔是個辦法。」

武思敏心情也很緊張，兩隻拳頭握得很緊。

把小會和小會一類的青年撤在一旁，岑昌關心地問起了武思敏她們到漢口的行期。

思敏玩弄著胸前的別針回答：「大概就是這幾天了，我們決定以後，頭一天一定打電話來通知

岑先生們。」

說著，武思敏便站起身來看手錶。

「就要走了麼？」岑昌問。

「我還得到協和醫院給挹芬取藥去，晚了，醫院恐怕就要關門了。」

岑昌和武思敏一同跨出客廳，他順手轉上了門的拉手。因為對方太熟了，他站在那裏用眼睛送著她走下石梯，心頭想：「武思敏和衛素貞兩個真是不同典型的女性啊！黎挹芬有了這樣一個好朋友，太值得驕傲了！」

十

蒙森在西郊有幾個威風凜凜的美國兵把守著校門的Y大學開會開了一個整天，毫無結果。各學校，各團體派來的代表，比冬天的簷雀還要零落，對於怎樣挽回時局，一點辦法沒有。有些人些學楚囚對泣一陣，有些人認為最安全的法子，還是趕快逃到大後方去工作，有些人卻一言不發（也許認為偉大是沈默。）不肯表示自己的態度。第三種人最世故，最滑頭，態度其實是表示出來了，就是驕驕，曖昧與灰色。蒙森心裏充滿了失望的情緒，沒有等到第二天發起人再召集會議，天剛剛一發白，他便騎著車子進城了。爲了避免海甸那一帶日本兵的注意，他不敢走馬路，一個人靜悄悄地順著鐵路線進發。他並不是一個怕死的人，對於死，他有時還抱挺起胸膛迎上去的決心；但他卻把死的意義和價值認識得很清楚，他覺得，如果他繼續地活下去，替國家民族做一點事情，比壯烈地死了，僅僅博得一個人的虛譽高明得多，所以他不得不處處躲避著敵人的危害。這半個月以來，北平的青年們失蹤的

數目，一天比一天增加，有許多人，大家都親眼看見他們離開了北平，而且親自送他們到車站；但是奇怪得很，許久許久都沒有到達目的地。往往北平的朋友寫信去問他們的家裏，他們是否到家；他們的家屬卻又來信打聽他們是不是仍然安全地住在北平？這些人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祇有天知道。一個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祇要日軍看著不大順眼，就可以隨便捕去加以處置的，王柏山不就是一个顯明的例子麼？

蒙森的頭髮蓄得更長了，而且發現了不少的銀絲，滿嘴都是短鬍鬚，臉上被太陽曬成臘肉一樣的顏色，加上穿著老藍布大褂，白市布襪子，簡直變成了十足的鄉下人了。他的危險性已經很少了，因為形態和裝束的改變；不過有時雖然躲開了日本軍的盤問，卻始終逃不過為虎作倀的朝鮮人與×人的眼睛。日本兵排著隊在各個城門口檢查行人，明明已經放行了，為了旁邊人的插嘴，他們又被叫回來重新檢查或者扣留，把中國老百姓弄得失魂落魄，這是常有的事。

在鐵道的等距離的枕木上，自行車往往不能暢行，到處都散布著土紅色的煤渣和破碎的石頭子。騎了一段，蒙森纔跳下車來，推著車子步行一段。這是平緩路的一節火車已經有一個很長的時間沒有開了，下了幾場滂沱大雨以後，鐵軌上早已長滿了斑斑的鐵鏽，而且枕木也有些被水沖壞了的。一個人站在軌道中間，便望得見在薄霧掩映的西山，迤邐地拖得很長，有幾分像畫家淡抹的水墨畫。在這樣一個太陽並不毒辣的早晨，蒙森走得太久了，他的額上也溘溘地泛出了汗珠。載重的汽車急

遠地在遠處的馬路上馳過，沈重的車輪聲與尖厲的喇叭聲交互地響著，十分驚耳，但是看不見車的影子。經驗告訴蒙森，這是兵車。在鐵路上走了兩三里，他纔遇見一兩個荷鋤到田間去的，赤脚的農夫。間或有些小雀子在路旁短樹叢中跳躍著，啾啾著。蒙森於是開始感到寂寞，深悔自己當初不找一個旅伴是失著了，他祇好瀏覽著郊野的遠景來作為消遣。看得眼睛疲乏了的時候，便低下頭來，祇願往前跨步，默數著枕木的根數，在無聊中這也是消磨時間的一種方法。

忽然遠處沈重的，橐橐的履聲響了過來，在鐵道的那一頭，居然有兩個日本兵出現了。黑矮子，草黃色的呢制服，抗著槍，大踏步地走過來，向蒙森大聲喝道：

「站住！」

兩枝槍不約而同地舉起來，瞄準了他。蒙森迷迷胡胡地擡起頭來，纔發現敵人就站在自己的面前，他們真像早就在這裏埋伏好了似的。爲了躲避這一羣虎狼，他纔順著鐵道進城，不走萬壽山那條馬路，應當沒有什麼問題，居然在這小路上，還是和他們碰見，這是誰也想不到的事情。

「你是幹什麼的？」身材較高，腰圍粗壯的中年日兵，看見對方沒有動靜，把槍收回來，用純熟的中國話盤問道。

蒙森已經有過很久的經驗了，壯著膽子，不卑不亢的答道：「老百姓。」

比較年青的長方臉的日兵，把那插著雪亮的刺刀的槍枝，用兩手緊緊握著，準備要刺的樣子，鼓

服著臉上的筋肉發問道：

「你上哪兒去，老百姓？」

「進城去買東西。」蒙森整理整理衣服心氣和平地說。

中年鬼子立刻露出一幅猙獰的面貌來道：「你爲什麼不走馬路？你這個人！」

蒙森機智地回答道：「我的家就住在鐵路附近，從這裏進城比較方便些。」

「搜他身上！」中年日兵，把手一揮，高聲命令道。

這句話是日語，蒙森從對方的動作揣想出來的，那位年青日本鬼子跟著便走過來，左手拿著槍，右手便解蒙森的衣服的扣子，在他的身上，從胸脯到下腿，摸索了一會。檢查的結果，什麼危險也沒有發現。幸好沒有解開貼身汗衣的鈕扣，否則蒙森身上的並不太粗的皮肉，也許會要發生問題的。

年青日兵始終要想得一點獵物，把自行車從蒙森的手裏奪過來了，格格地狂笑道：

「新交，新交，老百姓不要這個，送給我罷！」

蒙森做事很機警，如果岑昌今天換到這個地位，恐怕事情就要弄到不可收拾了。他一味和藹地笑著，把扶著車靶的兩手立刻就鬆開了，並不抗拒，故意表示出心悅誠服的樣子。敵人對於這種溫馴的樣子，非常滿意，趁他往前走的時候，僅僅在他的屁股上，輕描淡寫地踢一脚道：

「滾你媽的，八格雅諾！」

蒙森乘勢加快了步子，向前踏去。隔了幾十步，他纔偷偷地回過頭，還看得見那兩個強盜的矮矮的影子。朝著反對的方向，漸漸地變得小了。他一面扣衣服，一面摸摸自己的汗衫的口袋，一張舊洋紗手絹，揉成一團，還在裏面，靜靜地躺著，一塊七角錢的角票，祇剩下兩毛了，是解衣服的時候，遺失的呢？還是和自行車同樣的命運呢？如果是和自行車一樣的遭遇，那他真不得不佩服敵人手腕的高妙了。

蒙森這些日子都在鬧窮，本來早就想把這輛車子賣掉，昨天有人出過十塊錢，他捨不得賣，今天算是作為贈品送給別人了。十塊錢同沒有錢，不是也差不了多少麼？他越想越好笑，這不過是遭了一場小小的搶劫而已。他並不惋惜，痛心，因為國家已經暫時犧牲了這麼一大片土地，他個人暫時犧牲了一輛自行車，又算得了什麼？將來還不是一件一件地都要收回的麼？

蒙森東想了一會兒，西想了一會兒，不知不覺間，就走進西直門了。在城門洞，因為進出的人太多，他蹣跚腳地便從人叢中混了過去，沒有再受守門的鬼子的檢查。還有那剩下的兩毛錢，可以買車票，他走得實在太累了，便跳上了第一路的電車。在西單牌樓，換乘第三路的车子，坐到南池子，他就下來了，他在車中已經計畫好了，回到公寓，把午餐解決以後，便到北海去看岑昌，告訴他關於那天開會的情形。這個無論什麼時候，都像熱鍋上的人，一定等得很著急了，不難想像得出來。

當蒙森剛剛走進南池子大街的時候，他覺得後面有一個人，在尾隨著他。他對於所謂「釘梢」似的人，對於這一類的事，他已經有過相當的經驗了，過去爲了幾次大規模的愛國運動，他曾經大大

地喫過北平馬玉林率領的偵探隊的苦頭，所以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什麼時候，祇要一有這種空氣，他馬上就覺察得出來。他故意裝著彎下腰去繫襪帶，偷偷地回頭去看了一眼，他不能完全保持鎮靜的態度了，跟隨著他的，原來是一個草黃制服，紅帽箍的白胖鬼子兵。

「今天怎麼這樣倒黴？爲什麼到處都碰見日本鬼子呢？他心頭覺得納罕起來。然而沒有方法躲開這個仇敵，稍稍停留之後，他仍然拔起腿往前走。對方的步聲時輕時重，偶然間停了片刻之後，又繼續不斷地響起來。蒙森走得很慢，對面的人也走得很慢；他走得很慢，後面的也走得很慢，永遠和他保持著約摸一丈多的距離。他幾乎要喊出聲來了：

「真是有鬼呀！」

他走到樹立著一個架子標誌的騎河樓，剛要預備轉灣，敵人不允許他再往前進了，突然高聲喊著他的名字：

「蒙森，蒙森！」

他越發驚異起來，一個奇蹟出現在他的心上：「這個日本鬼子怎麼會曉得我的名字呢？」他不能不答應這個跟隨者，連頭都不敢回，祇是加快了步子，汗水在他的額上沁著小珠子。

他不明白這個行動神祕的日本人，爲什麼永遠跟著他。如果要拘捕他，手續非常簡單，祇要趕上幾步，就可以把蒙森這個全身疲憊的人一把抓住，或者把手槍拔出來，朝天放幾響，他馬上自然

也會停住脚步，束手就擒的。廠甸師大附中和附小早已變成日本憲兵司令部和抗日分子的臨時監獄了，隨時都可以請他進去坐坐。這個日本兵是多麼笨的一條豬啊！可惜是在熱鬧的市街上，像這樣一個飯桶敵人，在平時如果把他引誘到偏僻的小胡同裏去，以蒙森那樣孔武有力的青年，雖然徒手，也可以把他的武裝完全解除。不過今天，他委實太疲乏了，殺死一個日本兵，事實上對於大局，也沒有多少補益，這不是一個根本辦法。

「蒙森，蒙森！」跟隨著連聲喊道，他的聲音還是不大像日本人。

蒙森祇顧低著頭邁步，像在和人競走似的心頭突突地跳躍著。

「蒙森，你怎麼連老朋友都不肯認麼？」語音越來越變得熟稔了。

蒙森的被攪擾的頭腦，稍稍安靜了一點，詫異把惶恐壓沈下去，他率性在騎河樓的路口停下來了。那個日兵幾大步跨過來，連面孔都好像是一個最熟習的面孔了。對方把壓得很低的軍帽摘下來，從鼻子旁邊那顆帶毛的黑痣，他纔斷定了那個人就是他中學時代的同學朱盛波，他為什麼居然一副日本軍人的打扮，這又是一個難猜的謎了。

「你真是朱盛波麼？」蒙森的心情逐漸安靜下來，搔著頭問道。

假東洋鬼子激情地回答道：「是的，蒙森，好朋友，好多年不見了。你住在什麼地方？我最初還怕把你認錯了呢！走了這麼久，纔敢叫出你的名字。我們到你那裏去談談罷！」

蒙森也想和這位老友談談，纔能解釋心中的疑團，掏出手絹，拭著臉上的汗說：

「走罷！你簡直是惡作劇，我就住在這裏過去不遠，北河沿的一家公寓河北公寓。」

在公寓的那間潮溼的，窄而霉的小房子裏坐落下來，喝著茶，蒙森的第一句問話就是：

「老朱，你這個怪物，怎麼會投降了日本，當起兵來了呢？」

朱盛波把手插在腰際，兩眼望著頂棚，沒有說話，先就秋風中落葉似的歎起氣來。蒙森的奇異的兩眼盯住了他。

「蒙森，不要取笑了，這是由不得我自己的。」朱盛波兩手鬆下來，怯懦地解釋著。

「我問的是實話啊！」蒙森坦白地說。「一點譏諷的成分都沒有。」

朱盛波呷了一口茶，感傷地說道：「蒙森，這祇能說你的運氣好，我的運氣不好。九一八事變以前，你就進關來了，我們很多人都坑在那裏，從此就在鐵蹄之下過生活。想出來也沒法兒出來，幾年來都是含著眼淚過日子。我曾經有好幾次想跟你通信，告訴你我的苦楚，我的那種非人的生活！但是信上又不能隨便亂寫，日本人照例是要檢查的，而且檢查得非常嚴厲，祇要檢查出來思想或者言語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寄信的人就有生命的危險。日本鬼子待遇我們東北人太殘酷了，要是你稍稍對他有點違抗或者犯了什麼嫌疑，他們就拿馬鞭子在你背脊上死命地抽，一邊還從鼻孔裏灌汽油，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坐火車』、『挑腳筋』……種種慘無人道的刑法。東北的老百姓們的生活真不是

人過的，這就叫做他媽的巴子「王道樂土」。我就是因爲七七事變，被抽進關來的，這回開進來的隊伍，並不完全是日本兵，裏面還夾雜得有高麗棒子跟我們東北人。我們誰也不願意來作戰，自個兒打自個兒。他們拿著槍桿逼迫我們，蒙森，你說有什麼辦法呀！日本鬼子又怕我們反正，他們的方法想得太周密了，開拔的時候，就讓我們先具了乾結，如果我們不服從他命令，把我們父母妻子全家都給槍斃，隊伍開出來以後，他們對於我們監視更加嚴密：一個人祇發一枝步槍給我們，重兵器是決不交給我們的。編制總是四個日本兵，配合一個中國兵。我們的父母的生命，隨時都在他們掌握之中，我們那裏還敢反正呢？我們忍心讓自己的父親母親就那麼橫死麼？祇好硬著頭皮。他媽的巴子，冒充日本鬼子來打中國人了！蒙森，你不要恨你的老朋友，他是在過著十分可憐的生活啊！」

蒙森在那凹凸不平的地上，踱來踱去，他的心裏激動得厲害，他對於朱盛波最初的觀感，完全錯誤了。他真想上前去，緊緊地抱著他痛哭一場，舊雨在這樣一種情形之下，重逢著，是難得的，也是辛酸的。蒙森凝望著朱盛波，出了一會神，喟歎著問道：

「你們的待遇還好麼？」

「不見得怎麼好，比咱們中國好得也有限。」

蒙森，在這一段時間，臉上交織著嚴肅與悲愁的顏色，一個最理智的人，有時也會掉在情感的漩渦中去的。

「不過打了勝仗，」朱盛波的胸脯起伏著，愷鬱地說。「日本軍官是允許我們搶劫的。在天津附近，在廊坊，在豐臺，在北平的近郊，我們就大大地搶過好幾次。前門的金店，我們有時也要去光顧一下。不瞞你說，這回開進北平的日本兵，紀律要算最好的了，老蒙！」

「唉！可憐太好了！」

「你這些年來，總是在做著文化工作，我想你一定很窮罷，你需不需要一點錢用呢？我們的餉雖然關得不多，我的收入另外倒還有一些來源。」

說話的時候，這位假日本兵徐徐地便從口袋內掏出一捲五圓一張的法幣來。

蒙森瞥了他的老朋友一眼，搖了搖頭說：「老朱，你用不著來這一套，我的生活還可以維持，目前是不需要什麼錢的。」

朱盛波把錢又重新揣到口袋裏，臉上有點發赧，惘惘地說：

「天地間的事，真是再湊巧沒有啦，我們今天居然還能夠會到一面。到了明天，我們就要開到山西去了。也許這一去，就會被自己的人打死的。我們爲什麼要打自己的人呢？當然我們也應該讓別人打死纔對——這一分別，恐怕不見得有再見面的機會了！」

蒙森雖然對於朱盛波的那一捲鈔票的來源有點懷疑，但他卻明白這個人很有良心，並沒有忘掉祖國。他並且相信東北大多數的人都還記得祖國的，這就是將來收復失地的根據。他也不覺黯然

神傷地答道。

「誰知道呢！」

朱盛波站起身來，叮囑道：「老蒙，我看你還是早一點到南方去罷！這裏的日子，我敢擔保以後是不會怎樣好過的。他媽的日本鬼子現在忙於軍事，祇要戰局稍稍穩定一點，他們就要開始製造傀儡漢奸來壓迫中國人了。我們青年人恐怕不會有活路！我走了，再見！」

蒙森心裏被抑鬱的空氣壓迫著，送著那個可憐的同鄉出來。他們緊緊地握了一下手，四隻眼睛對視著，彷彿有一種淒涼的感覺。朱盛波轉過身來，往河沿上走去。蒙森不由自主地歎了一口氣，悵悵地站在河北公寓的門口，各種滋味，他今天都已飽嘗了，這已經等於一餐盛饌。真正的飯，他根本沒有法子再喫下去，等候那位假日本鬼子走遠了之後，蒙森便一直跑到北海來找岑昌。

十一

九月十九日早晨，天氣相當涼爽，已經有點初秋的景象。從黎明便沙沙地下起雨來。直到十點鐘，屋簷水都還在浙瀝地滴著，天上的雨絲飄落下來，在水塘上畫成許多大小不同的圓圈，庭院的花草都露出了滋潤的容顏。岑昌披著一件周身都洞穿了的雨衣來找蒙森。

蒙森正在河北公寓同一個梳著分頭穿灰陰丹布學生裝的青年談話。這些青年面目黧黑，而且

身材高大，看樣子一定是河北或者山東籍。岑昌對於他很陌生，他從來不知道，也沒有遇見過蒙森的這位年青朋友，也許是蒙森的學生，從他那滿面風塵的儀容，又可以疑惑到他是遠道而來的蒙森的鄉人。他正要開始發問的時候，蒙森已經給他們介紹起來了：

「岑昌，我的好朋友；這位岳林，湯陰人。岳武穆之後，我們最忠實的抗日同志，現在在西山工作。」
岳林和岑昌打了一個照面，忙著起身來道：「蒙先生，岑先生，真對不住，不能多坐。我事情太忙，得在今天裏趕回去，使命已經完成。我想不再耽擱你們寶貴的時間了！」

主人剛起身來要送客，這位手脚很大，巨人似的青年，幾大步，便沒有影子了。

蒙森同岑昌又坐下來，岑昌讚不絕口道：

「這位青年真要得，比我們高明得多，他怎麼這樣忙，我們連談談的機會都沒有呢？蒙森，你知道，我向來是不大輕易恭維人的。」

蒙森點了一枝香煙吸著，慢騰騰地回答道：「岳林因為要把握時間，他是奉了他的上級的命令來的，當然沒有和我們『談天』的閒情逸致，他是一個有西洋人的精神的青年！」

「那麼，岳林有什麼事情來跟你接洽麼？」岑昌把雨衣脫下來，掛在牆釘上，急忙問道。
蒙森從衣袋裏摸出一封信來，遞給岑昌道：

「他是送這封信來的，你一看，就會明瞭是怎麼一回事。」

岑昌接過那封用兩張十行紙寫的信，展開來，默誦下去：

「蒙森兄：

我真不明白你們這班人，在城裏渾渾噩噩的，成天做些什麼事，你怎麼還不趕快來加入呢？既然允許了我們，就應當實踐你的諾言。我們等得太久了。等得太不耐煩了，大家都相信多了你這個『智多星』，我們的組織一定會變得更有力量一些。

你知道麼？最近我們在西郊的活動，簡直可以說是如入無人之境哩！最初我們纔幾十個人，幾十條槍，現在內部擴大得多了，裏面有各大學，各中學的學生，二十九軍的士兵，保安隊，巡警，洋車夫，還有房子被日本人燒了，女人被日本人強姦死了，無家可歸的農民。我們的目的，就是如你一向所主張的：不撤退，不屈服，不流亡。大家無論如何都要控制住北平的近郊，抵抗到底，希望在最短的時期內，把古城重新光明起來。上一個星期，北平有幾百個政治犯想都打破了監獄，纔逃出城來，同我們合作，我們這裏缺乏的正是這一類指揮的，計畫的人才，所以他們來到的時候，我們從山中歡呼著出來，舉起了手，來歡迎他們。我們這兩天正在設法轉運著武器和糧食，作持久戰。而且我們決定沈著地打下去，決不作無謂的犧牲。我們願意做重重黑暗中的火炬手，照耀著中央軍反攻回來。

我還忘告訴你一個消息：昨天香山慈幼院和西山保安隊送了我們一大批禮物：一百多枝步槍，幾挺機關槍和二十多箱子彈。他們的同情，太值得令人感謝了！

也許你們在北平城內看得見日本飛機，天天都在飛起來四處偵察罷！聽得見城外大礮毫無目的地，從早到晚亂轟罷！其實這班蠢東西，他們從來連我們的影子都沒有發現過。請你告訴城裏關心我們的朋友，諸事都請放心。敵人所謂的「剿滅土匪」，不過徒然消耗礮彈而已，對於我們，絲毫沒有損害。

來罷，快來罷！朋友！我們等候著你的領導，能够多約一些同志來，尤其歡迎！

送信的岳林，是我們最可靠的一位青年朋友，你可以同他面商一切。此信閱後，千萬燒掉，以免走漏消息。

你爲祖國努力！岑昌兄均此不另。

王童鄒權沈同上 十八日

岑昌看完，蒙森便點了一根洋火把信燒燬了。他們開始討論著怎樣答覆這幾個朋友。蒙森自己加入，是不成問題；他主要的是勸岑昌也加入這個組織。岑昌是一個急性的人，什麼事情都主張採取「速決主義」，覺得西山這班人，恐怕遠水救不了近火，對於他們的工作，他始終有點懷疑，他說，他對於這件事，等他作一度慎重的考慮之後再說。他們正在劇烈地爭執著，無法解決的時候，公寓的夥計忽然喊了一聲「蒙先生的電話」來解了圍。

蒙森去接，原來是黎挹芬打來的，說是她們決定二十日早晨離平，請蒙森給她們先買車票，下午她們到西單牌樓北寧路局辦事處去等他。他先打了一個電話給岑昌，但是他已經出來了；如果岑昌

在他那裏，也請順便通知他一聲。

在河北公寓，喫了午飯，蒙森和岑昌便一同到西單牌樓去給她們接洽車票。黎挹芬和武思敏已經來了一些時候了，兩雙眼睛正在向馬路上東張西望，大概就是尋找蒙岑兩位蹤跡。預備和她們同行的還有一位湖北安陸的周老太爺和周老太太，經她們一介紹，便蹣跚著走過來向兩位青年點頭招呼，但是衛辛的女兒衛素貞卻沒有來。岑昌連忙大聲問道：

「衛素貞怎麼沒有來？她的車票要不要我們替她代買呢？還是已經有人替她買好？」

武思敏的眼睛轉動著，不住地搖頭。

蒙森覺得事情有點蹊蹺，便問起她們爲什麼這位小姐忽然改變了計畫。

黎挹芬冷笑著，帶出藐視的神情道：「變了有什麼可奇怪的！她的老太爺給日本當了走狗，那麼紅日子過得那麼舒服！她爲什麼一定要跟我們走呢？我覺得蒙先生，我們當初實在太多事了！自己打掃門前雪好了，何必再管他人的瓦上霜呢！」

岑昌看了武思敏一眼，如有所悟地說道：「那天衛素貞到北海來的那副情景，我已經就看出來。她是一個軟弱的意思，一點都不堅決的女性。我當時就很想跟思敏說，這個人肯跟你們一塊兒走，恐怕不大靠得住罷！不過，我當時沒有說出口來，你們看，現在事實果然證明了。」

「你們不說倒也罷了，昨天我還看見衛素貞跟她的父親坐著一部流線型的汽車，在街上兜風。」

哩！蒙森因爲岑昌的批判，也回憶起了日昨親眼看見的情景。「因爲車子裏面，還坐得有另外一個年青的女性，她穿的又是一件比平常華麗幾倍的衣服，所以當時我始終不敢斷定就是她。因爲如果按照她給挹芬那封信裏的思想，她是決不會跟她的父親合作的。照今天這樣說來，這位小姐又的確是被她漢奸的父親征服了。」

武思敏看見大家討論得很熱鬧，也走過來插嘴道：「我很痛心，而且也不大明白爲什麼衛辛能把他的女兒戰勝呢？爲什麼我們就沒有力量把她拖到我們這邊來呢？」

這幾句話，使大家都變得沉默，而且墮入了深思之中。

人衆漸漸地擁擠上來，皮箱，柳條箱，網籃，被窩捲，東一堆西一堆地擺著，人聲的嘈雜像麻雀，每個人都忙得開不了交，儼然這裏就是一座小車站。蒙森向思敏她們使了一個眼色，接連著又搖了幾下頭，意思是大家不要再隨便講話了，因爲像這樣的場合，往往是會有日本的便衣偵探在內的。岑昌從挹芬手裏把幾張買車票的錢接過來，便和蒙森去接洽到天津的車票。她們的大件行李都擺在門口，用兩個人看著，聽候北寧路局的職員作首次的檢查。黎挹芬和武思敏的行李很簡單，周老太爺們帶得有幾隻笨重的箱子，比較惹人注意，而且檢查很費時間。她們既然約好了這兩位老年人同路，希望路上可以安全一些，所以處處都不得不將就他們。她們事前就聽說日本憲兵最恨中國書報，因此連片紙隻字都不能攜帶。路局職員對於黎挹芬兩位的行李，認爲相當滿意，和他們預定的標準，不謀而

合，但是在周老太爺們的網籃內，卻發現了他們用許多舊報紙，包著一些零碎的東西，這個是有干禁例的，一張一張地，他們都全給剔出來了，叫他們來去買表心紙，或者豆紙替代。路局人員，一方面露出十分可憐的神情，把他們的苦衷向旅客們演說道：

「你們諸位，也別抱怨我們，這實在是出於不得已，誰願意討這些麻煩！我們還不是爲了飯碗問題。大家都是中國人，誰又肯欺負誰！我們在這裏先細細地給諸位看一下，也就省得日本憲兵再麻煩了。其實倒是爲了諸位的便利；但是誰會相信這個話呢！大家總是說我們不好，開口就是『走狗』，閉口就是『洋奴』，罵人誰不會罵。你們不過運氣比我們好一點，沒有做到這樣的工作。」

他們既然來了一個開場白，於是態度變得就嚴肅起來了，什麼東西都不肯輕鬆地放過。總是翻來覆去地檢查。到了下午四點鐘，售票的時間截止了，腳夫纔把旅客們的行李貼上條子，推上排子車，拉到東車站去。黎挹芬，武思敏，周老太太們不勝疲乏，都回去了，她們把開箱子的鑰匙交給蒙森和岑昌，他們便跟著行李車到東車站去。時候日本憲兵作第二次的檢查。據說這些手續如果全部辦妥了，第二天旅客就儘管提起小件行李上車，大件的，拿著行李票到天津老站領取。蒙森和岑昌在東車站的行李房等了好幾個鐘頭，那天下午，北平的風刮得異常猛烈，飛沙走石，天都變黃了，黃土像從風簸裏簸出來，時刻迷住行人的眼睛。一大羣男女旅客都站在飄然的大風之中，用最大的耐心等待著再審查！這種刑罰似乎是輕微的，然而也是最磨難人的。大家後來都餓得忍不住了，直淌清口水。路局打

電話到日本憲兵司令部去催請幾次，據說是檢查者立刻就動身。一直等到七點半，都沒有動靜，後來纔接到憲兵一個電話，說是因爲風大，他們不想來，今天的行李就免驗了罷。期待者覺得這樣也好，省掉了憲兵的麻煩，一閱散去，在歸途中，岑昌以爲今天太近於惡作劇了，心頭並不痛快，喃喃地抱怨道：

「這樣大風天，拿別人來窮開心，混帳東西！」

「在他們的勢力之下，有什麼理由可講，對於這種侮辱與戲弄，我們祇有忍氣吞聲，還敢怎麼呢！」蒙森氣咻咻地說。

第二天早晨七點鐘，岑昌到東車站給挹芬思敏送行。蒙森也剛剛從東城趕到。一個滿臉橫肉日的日本憲兵，頭上戴著鋼盔，一身黃呢制服，手裏拿著一枝手槍，比擬著旅客，好像立刻就要放出子彈來的樣子，他正在監視中國巡警檢查挹芬她們的被窩捲和手提皮箱。上車前檢查是免了的，這個消息並不正確。兩個巡警把被窩打開了，裏裏外外都用手去去摸捏，看看中間藏得有什麼東西沒有。他們的目的到底要檢查什麼東西，旅客們簡直莫明其妙。行李檢查完了之後，客人纔准許魚貫地走進月臺，秩序偶然稍稍紊亂，便有憲兵在後面用馬鞭子趕打著，彷彿驅趕豬羊一樣。在月臺的鐵柵門口，又有兩個敵軍檢查旅客的身上，自己解開了衣服扣子，讓他們遍身撫摩，女客們也不能幸免，旁邊有一

個女巡警襄助這個工作。挹芬和思敏都咬牙忍受了這種侮辱，爲了逃出這座死城，她們暫時祇有變成了木偶，埋頭接受那位黑衣女警的命令。那天周太爺夫婦都打扮成了鄉下人，服裝土氣十足；挹芬她們扮作兩個農女，臉都沒有洗，頭上包著老青布帕子，衣服七長八短，打了許多補丁，活像鐵路上拾煤渣的煤姐兒。因爲這天旅客特別多，日本憲兵也就沒有十分注意她們。有一些裝束稍稍時髦，或者態度不大恭順的青年，差不多都被憲兵扣留了。

月臺上，無線電收音機廣播著日本的音樂，旗竿上高懸著太陽旗，到處都是兩個或三個一組的敵兵在月臺上散步，皮鞋聲連續不斷。穿西裝的日本人，拖木屐穿花格綢子和服的日本女性，在人叢中像蝴蝶似地往來穿插，儼然好像到了日本的城市。使挹芬們最痛心的是那些倨傲得意的勝利者的眼光，時刻都會落到她們的臉上，並且走到這裏也聽見說日本話，走到那裏也聽得見說日本話。

蒙森和岑昌怕在月臺上停留久了，引起敵軍的注意，把挹芬她們送上車子，殷殷地叮囑了幾句「到後先要好好做工作」之後，沒有等到車開，便步履恩恩地走出站來。惜別的情緒，不能說沒有；但是被另外一種更大的力量把它克服了，並且他們都深深地相信，不久這些人又會聚到一起；況且大家都還年青，前途是充滿了希望的。

兩個青年在煤市街一帶，那幾家用日本人或高麗人作護符的賭場和煙館門口，繞了一個圈子，剛剛走到前門的城門洞，正要分手的時候，一幅滑稽的圖畫在他們的眼前展開了。一兩百個民衆學

校的學生在街上遊行示威，遠遠地成一個單行走了過來，每個小孩都打著一面方形的白紙旗，上面歪歪斜斜地寫著「華北自治」「脫離××政府」「華北特殊化」「亞洲人治亞洲」……種種字樣，一點也不整齊，他們無精打采地著喊一些含糊其詞，聽不清楚的口號。

「人數太少了，聲勢並不浩大！」蒙森瞥了他們一眼，這樣嘲笑道。

岑昌哼了一聲：「簡直是拿小孩子來開玩笑。這個樣子，就算代表了民意了麼？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忽然路旁有人發出嘻嘻之聲：「你以為這些窮孩子是自動地跑出來玩這個把戲的麼？」

「我還怕不曉得，」另外和他同行的那位南方人連忙表示出他並不如此糊塗。「他們是兩毛錢一個，或者五毛錢一個僱來的。」

「你知道是什麼人雇他們麼？」

「宣撫班。」

「你這位仁兄相當聰明。」

「……………」

岑昌和蒙森聽見之後，不禁笑出聲來了。這時，第二路的電車有好幾輛阻礙在那裏，等候著遊行的行列的過去。岑昌已經跨過了電車的軌道，蒙森忽然想起了昨天約定的那件事情，高聲喊道：

「岑昌回來，我還要問你一句話。」

岑昌躲開了兩輛洋車，很快地跑回來，低聲說道：「不要曬了，你是不是問那個東西？」

蒙森仍然不放心地問了一句：「帶出來了麼？」

「真的帶出來了。」

蒙森一揮手道：「好的，你還是先去我朱庭言罷！」

「昨天晚上就帶出來了的，」岑昌向四圍望了一望，沒有什麼人，他纔走過來，在孟羣耳邊補充未完的意思。「我把它們藏在一個朋友家裏，有好些已經過時，不大適用了。我把它們選擇了一下，所剩已不多。蒙森記清楚時間，下午兩點，我在真光門口等你，給了你東西，然後你再去中央。兩個人是不行的，我已經約好了幾個學生來幫我們的忙，朱庭言當然也在裏邊。」

話一說完，他就大踏步向前走了。

十一

九月廿一日北平××日報的本市新聞版刊登了下面這樣兩條消息：

北平市民獻感謝狀致謝松井並勒石紀念

【本報訊】此次華軍卻退，日軍入主北平，秩序井然，人民安居樂業，市面益趨繁榮，日方特務機

關長出力最多，填開松井長官不日將調往他處，榮膺某項要職，北平市民不勝惋惜，日內擬請治安維持會代表全市敬致感謝狀，並將松井氏在平功績，勒石紀念，藉留去思云。

發現反動傳單在真光及中央電影院防範，周密、治安、決無、虞。

【本報訊】昨午真光及中央兩電影院，當電燈熄滅，電影甫將開映之際，突然滿場蝴蝶翩翩飛舞，有人散發反動傳單，被在場彈壓軍警發覺時，匪徒早已逃逸，不知去向，聞係黨青年所爲。惟本市中外警憲，布置極爲嚴密，黨人雖欲蠢動，無奈當局早有防範，北平、治安，可決無虞云。

早晨，岑昌一起牀，便接到報紙，發現了這兩條新聞以後，第一條北平的市民居然這樣的卑鄙無恥，完全是他意想不到的，顯然是出於治安維持會那班人的強姦民意，這個不能完全責備北平市民，他讀後非常憤慨；但是第二條消息，卻使他忍不住大笑起來，尤其是結尾那幾句安慰人心的話，他覺得非常幽默。

蒙森開門走進來了。一個人在空虛與寂寞中，有一位好朋友來談談，總是很好的事情。窗外又在括著大風，到處都瀰漫著黃土。近來北平幾乎沒有一天不是飛沙走石，真應了通常所說的「天無日不風，地無日不灰」了，好像北平第一步變成了死城之後，第二步便要變作了沙漠似的。岑昌斜靠在藤椅上，狂吸著煙捲，顯出很疲乏的樣子，祇是望著吐出的煙霧出神，也許他對於挹芬她們的流亡，有點離別的悵惘罷。看見蒙森，他便張大了眼睛，坐起來說道：

「挹芬她們算走成了，我們大家也總算了啦！一件心事，是不是呢？」

蒙森經過了一度深思，纔答道：「她們走當然是走了，要平平安安到達了漢口纔能算呢！天津下車那一關，就不容易過去。我聽說那裏有大隊的日本憲兵，比北平檢查得還要厲害，並且動輒就扣留人。」

「祇要過了法國橋，走進法租界，就算到了天堂了。」

「我看也不見得就靠得住，塘沽上船的時候，日本人也還得來麻煩一次。你注意這些日子的報沒有最近日本的飛機，在泰安，兗州，徐州都經常轟炸，我們的火車，誰知道是不是能够安全地通過呢。這就要看挹芬她們的運氣如何了。過了一關，又是一關，恐怕要上了平漢路以後，纔勉強可以說得上安全啊！」

「可見流亡的生活，也還是不容易過的。」

「總比待在北平，受這種活罪好多了。」

「蒙森，他們這回的圈子，繞得可真不小哩！」

「誰說不是呢！從天津到青島，從青島坐膠濟路的車子到濟南，再坐津浦路的車子到徐州，在那裏還要換隴海路的火車到鄭州，這樣他們纔算走上了平漢線。」

沈默了兩分鐘，岑昌把煙蒂嗤的一聲投到痰盂中，忽然感慨頗深地說：

「想不到我們當初熱熱鬧鬧的一羣人，死的死了，被捕的被捕了，走的走了，大有樹倒猢猻散的樣子。」

「但是，我們兩個還留在這裏呀！」蒙森兩手支著腰，在屋裏踱著步，激動地發言道。「這個並不能證明我們已經完全失敗。他們死了，還有我們，我們死了，還有無數比我們年青的青年，國家的前途，仍然是有希望的。岑昌，更勇敢一些，更堅定一些罷！你這個人太容易受感情的支配了！其實呢，挹芬他們走了，我們沒有什麼羈絆，反而倒能做點事情，也許工作還要更能推動些，都說不定。」

岑昌彷彿被打了一針嗎啡，立刻就變得興奮起來，把桌子上的報遞給蒙森，一面問道：

「蒙森，你看見了今天的報沒有？」

蒙森並不伸手去接，面貌又變得溫和起來，徐徐地說：

「早看過了，居然會發出了我們散傳單的消息，也好，也許敵人和漢奸知道一下的北平人的心並沒有死。」

「這個事實上祇能給大家一點刺激同興奮，」岑昌並不滿足地說。「我們還得繼續想法子警告這班青年男女一次，叫他們在這淪陷了的城市中，不要再這樣紙醉金迷了，要不然，電影場還是每天都會滿坑滿谷的，聽說長安，哈爾飛，吉祥，這幾家舊戲院，日場又開演了，賣票也是一樣的擁擠。」

蒙森眉頭一皺道：「現在北平軍警既然開始了防範，以後這個工作，恐怕就不好做了。中國巡警

倒沒有關係，大家都是一家人，當然絕不會逼人太甚，就怕碰見日本憲兵，他們對於抗日分子，一向就是十分殘酷的。」

「怎麼見得我們的巡警，比較容易對付呢？」

「你沒有聽見說過麼？前些日子，我們的游擊隊化裝菜販子，把手槍子彈放在菜車的筐子底下，中國巡警檢查出來，笑了一笑，還不是放行了麼？並且他們還說，都是自己的人，祇要小日本沒有看見，也就算了。」

「是的，我也聽說過這樣的事情，據說還不止一次哩！」

「岑昌，可見北平的巡警還是有良心的，並不就甘心給日本人做走狗。」

坐了一會兒，蒙森一面摸袋，拿出一封信來，一面臉上浮起了冷笑說：「還有一件事情，忘了告訴你，會瀟浦到通州冀東政府做事去了，聽說是衛辛介紹去的，他昨天給我們兩個還來了一封辭行的信，我帶來了，你看不看？可笑得很！」

岑昌懶懶地接過去，取出了信內一張八行，內容非常簡單：

「蒙森、岑昌兩兄大鑒：弟因生活困難，頃蒙友人介紹到通縣工作，行色匆匆，未及走辭，殊以為歉，挹芬、思敏兩女士想已離平，極為繫念。恩此，即請

大安！

弟瀟浦拜啓 二十日。

看完後，岑昌的態度很漠然，（自然這件事，凡是認識瀟浦的人都不會表示驚異的。）他把那封信揉成一團，投到屋角去。

蒙森冷冷地批評道：「瀟浦這個人，我看也不一定壞，生活困難，恐怕倒是真的。」

「當漢奸，會瀟浦還不够資格！」岑昌望了蒙森一眼，微笑道。「北平有句俗語「馬杓上的蒼蠅，混飯喫，」無疑地他是爲了混飯喫。」

蒙森繼續說明他的理由道：「告發王柏山那件事，也許是別人栽誣他的。如果用這個作爲進身之階，他就應當早鬧起來了；而且他爲什麼不去接著告發我們呢？不也是一樣地出賣朋友麼？柏山跟他還是親戚，常常借錢給他用，他不會這樣沒有良心的。」

岑昌在桌上拍了一巴掌，下了一個斷語道：「總之，我的批評，小會根本就是大廢物，他個人投降日本與否簡直無足輕重！」

「這樣的朋友，我們拋棄了他，就像拋棄了一雙破鞋似的，毫無可惜之處！」蒙森再補足兩句。

岑昌沈默起來了，把眼睛朝著天花板。蒙森在他對面的一張藤椅上坐下來，把手臂交叉著側著頭說道：

「岑昌大家的問題都解決了，現在輪到我們了，我們也該自己打算打算罷！」

「你的打算是怎麼樣呢？蒙森！」岑昌簡潔地問道。

「我麼？」蒙森的胸脯一挺說：「我打算去當游擊隊，難道說我們就這樣不生不死。在這黑暗沈沈的古城中鬼混下去麼？」

「我倒是從來沒有存過這種思想，我早就想跟日本人拚一拚的。」

「我倒願意聽聽你是怎樣一個辦法。」

「要是找到了炸彈的話，我一定要炸死他們幾個，出一出我這兩個月來的悶氣。」

「我根本就不贊成你這種辦法，除了出出悶氣之外，試問還有什麼其他的用處？」

「如果炸倒了他們一兩個重要的軍官，蒙森，你能說對他們的軍事一點影響沒有麼？從前安重根炸死了日本總督伊藤博文，幾年以前，在上海，一個朝鮮人炸死了日本大將白川，炸傷了重光，對於他們心理上的打擊，也還是相當的大啊！」

「岑昌，話是儘管這麼講，試問你有這樣的經驗麼？你真的有這樣的把握麼？」

窗外響著沈重的步履聲，有好幾個人在過路，他們不響了，過了兩三分鐘，岑昌開始侃侃的答辯道：

「經驗！你不去做，經驗從何得來把握？你不去把握住它，那麼，事情也不見得會有把握罷。」

蒙森並不屈服，跳起來反駁道：「據我看來，炸死了一兩個日本人，仍然還是不能消滅他們侵略。」

的火焰。我們需要的是不斷地給敵人一種擾亂，使他們坐立不安。我們實行長期抵抗，消耗他們的實力，等他們來打我們，我們決不跟他們正面衝突，總是躲閃；當他們冷不防的時候，我們卻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讓他們疲於奔命，等中央軍開到，我們裏應外合，一定就可以解決了。日本人就拿現在來說，日本軍隊佔領了北平，但是他們現在對於四郊，有什麼辦法？他們儘管佔據了鐵路線，但是對於離鐵道幾里以外的地方，簡直就無法可想。連鐵道上，他們的火車都常常出軌哩！要同日本人拚命。這纔是最好的辦法。岑昌，我勸你也跟我們一塊兒到西郊去參加他們的組織。他們上次來的信，你不是看見過了麼？我覺得你應當留著自己，看一看古城重光的那一天的到來，像你這樣有作為的人，千萬不能作無謂犧牲。」

岑昌的倔強的性格一點都沒有動搖地說：「你的話，也許有一部分真理；但是我是一個急性的，人，最怕等待，我生平都是講求近功和速效的，我記得從前不是給你說過好幾次麼？救國的途徑很多，大家不一定都要走到一條路上。」

「自從日本人佔據了北平以後，這些日子以來，岑昌，我處處都感覺到，你的性情大大的改變了，你似乎有點反常。」

「也許是這樣，也許不是；不過我是認定了我那條路的。」

「你怎麼這樣的頑梗不化？你難道就不可以考慮一下我提出的辦法麼？」

「算了罷！蒙森，這兩天我的心裏已經够煩悶了，請你不要再把我引到更深的煩悶裏去罷！」

「從前有很多主張，我是非常贊同你的，乃至於別人還說，我們是雙簧；現在，你的性情變得太古怪了；岑昌，你跑得太快了，無論怎樣用盡氣力，我都追不上你。」

「你爲什麼要追上我呢？你就好好地站在你原來那個地方罷！去實行你的計畫罷！」

「我不但想追上你，而且還想把你拉到我們這個方向來！」

「够了，够了！大家儘管是好朋友，意見不妨互有出入。我岑昌學不到你那種靈活的政治手腕，但是你也無法模仿我這種倔強的性格。」

蒙森怕再說下去，會引起多年的老友的衝突，皺著眉頭，站起身來，右手用力搔著亂草也似的頭髮，往外跨步，聲音很平和地說道：

「天地間的事情，本來也不是這樣簡單，老朋友，我在這裏恭請你多多考慮幾天罷！我們拿一個星期來大家不要見面，也許你會把我的話想透了的，也許你會忽然發覺你的路走錯了的。」

說完，蒙森把門順手一帶，便走出去。岑昌並不送客，走到書桌面前，心頭充滿了憂鬱，將桌上的文件略微整理之後，又坐下來，他感到很無聊，拿起××日報來，向第一版廣告上看去，突然看見一個很有趣味的啓事：

「黎樂圃緊要啓事」

小女黎挹芬，性情乖張，不服管教，喜與反動分子往返，最近在外游蕩，數日未歸，頃聞已偕友秘密離平，不告而去，鄙人自登報之日起，決與挹芬脫離父女關係，黎在外一切行動，鄙人概不負責，此啓。」

看報的人臉上浮起了一個苦笑。

十三

蒙森以後有好幾天都沒有和岑昌見面，意思是想多給岑昌一點考慮的時間，等這個粗疏的人考慮好了再說。

一個星期的早晨，天氣晴美可愛，陽光的暖流很早就傾瀉在屋脊上，羽毛美麗的雀子爭著在近處林中高唱各種歌曲。那位一向深居簡出的庶務主任這天絕早就出門了。岑昌起來，看了一陣書，始終不能保持心頭的寧靜，便拿起一枝手杖，走出北海後門，對面便是樹木成蔭，四圍空曠，像一座花園似的十剎海，這是一個不收門票的，平民娛樂消遣的場所。他蹣跚地在樹林中跨著緩步。這個地方，一點貴族的意味都沒有，和北海比起來，是兩種不同的丰姿。這時茶棚的夥計，都在方桌拼成的牀鋪上打鼾。雜要的布棚，也還沒有支起來，祇有一個挨一個的空架子，淒涼地佇立在那裏。在煩囂並未占領

這個廣大的空間的時候，住在附近的老百姓，想不到居然也能够享受幾小時的安閒。祇要鑼鼓喧嘩，鑼聲地亂響起來，便會像磁石吸鐵似的，把四方八面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都號召集攏來了。但還沒有到達這個時候，荷花已經凋謝了的池畔，連人影都很寥落，祇有高樹上的蟬鳴和鳥聲交替著工作。這個感覺著疲乏，需要休息的時候，那個便接著奏起樂來。岑昌仰起頭，站在一棵大樹旁邊，呼吸了幾口新鮮空氣，然而不知道爲什麼，一點都沒有往日那種暢快的感覺。他回頭望去，便看得見有一輛電車在林立著的電線桿之間穿行，從後門爬上了上三座橋的斜坡，另一方面從太平倉開過來一輛，徐徐爬上那座斜坡去，轉眼間就看不見它的影子了。他忽然一頭想起蒙森那天讓他考慮的問題，他陷入了沈思之中。他覺得去參加他們的組織，並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前途實在太渺茫了，像一座煙波浩渺的大海，望不見一點兒邊際，他開始彷徨起來。他睜大了的冷峭的眼睛裏，閃耀著非常悲痛的色彩。閃電一般的回憶，通過他的腦海，韋明的污黑的嘴唇向著他不住地顫動，王柏山瘦弱的身體僵臥著，伸出了一雙像乾柴似的手來……他們終於在敵人的鐵掌之下滅亡了。還有若干被踐踏了的人羣，彷彿都站在他的面前哭泣申訴。壓迫，拷打，驅逐，強姦，擄掠，屠殺……從前他祇聽見別人說過的故事，現在卻好像一幅一幅真實圖畫擺在他的面前……他的身子斜倚著一株大樹，發出了一聲漫長的歎息。這時如果有人看見他，也許會疑惑他是一個瘋狂了的詩人，或者生活浪漫的畫家。從形容上來說，兩個月來精神上的磨折，的確，岑昌和北平淪陷之前比較，已經變成兩個人了。

從北邊的小胡同內，慢慢地踱出一個年紀很大的洋車夫，佝僂著身體，拖著一輛半新舊的洋車，向岑昌這個方向走來。他的黑黝的臉上，帶著疲憊的顏色，眼睛紅紅的，顯然頭一天晚上沒有睡好覺，走路還有點兒顛簸。他的頭上，戴著一頂被太陽曬得焦黃了的草帽，身上穿著一件汗漬斑斑的短褂，岑昌用不著去看被帽沿遮住他的臉，從服裝上就認得出來他常常拉他的老吳。

「岑先生，您真早班兒！」老車夫驚奇地說。

岑昌正在感覺著無聊的時候，便借此和他搭訕道：「今兒也不算早啦，不過十剎海的攤子還有擺上來就是了。」

「岑先生，您怎麼這樣久沒有坐我的車子了呢？我在北海老是等您，老是等不著！」

「你還不曉得麼？老吳！我早就搬進北海來了，簡直就很少出來，你怎麼會等著我呢！」

「啊！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說真奇怪啦！」

「現在你每天的生意都還過得去罷？」

「不行了，咱們拉的就是學生的買賣，現在他們都走完了，還有什麼生意呢！一天也就拉個一塊來錢，還不够一家人的攪裹。前些日子，咱們拉洋車的，還給小日本拉扶拉了好些到南口去給他們運軍火，一直就沒有回來，以後咱們的性命，都還不知道怎麼樣呢！岑先生，您說有什麼辦法？」

「誰有辦法？大家還不都是一樣麼？不把鬼子趕出北平，我恐怕祇有餓死這一條路。」

「咱們餓死倒還不要緊，先生們那可就太慘了！」

「其實也差不了多少。反正中國人都是一樣倒霉。」

「唉！唉！」

車夫搖頭歎息起來。他站在那裏，兩手緊緊握住車把，更把他的老婆在家裏等著他拉幾角錢回去買米這件事，都完全忘記了。他與會淋漓地和岑昌閒談著，他們從個人的生活，慢慢地談到國家大事上去，岑昌的話，老吳懂得並不算少。有時他自己也還要摹仿著，亂用幾個新名詞兒。

太陽光的熱度漸漸變得強烈了，兩個談話的人的額上，都微微沁著汗珠。老吳忽然想起了他車箱裏放著的那件東西，如果賣給這個主顧，大概是不會有什麼危險性的。他的腳向前踏了一大步，（車身振動了一下。）囁囁著說：

「岑先生，我昨兒個檢著一點東西，您要是用得著，我賣給您好不好呢？」

「什麼東西，我先得看一看再說。」岑昌回答道。

老吳放下洋車，在車箱裏取出一個報紙捲，打開以後，便露出了一根白楊木的短棒，上半截比較大，下半截要小一些，很像一根不小的極衣杵。

岑昌一瞥眼，便看出來是一種武器，他先有點喫驚，接著就把態度放鎮靜了，低聲說道：「你知道麼？這就是手榴彈。你在哪兒弄來這個東西？留神！碰著可不是好玩的！」

老吳偷偷地把那顆手榴彈放在車子的腳毯下面，向四面望了一望，看見沒有人，纔徐徐說道：「岑先生，我認得這個東西，我也當過幾天兵咧。我想這玩意兒也許是××軍退出去的時候，扔下來的。我在彰儀門外草地上小便，脚一不留神，踩著了它，我就給檢來了。咱們拿它來一點用處也沒有，給日本人看見了，可就麻煩了。您要是用得著，就買了去怎麼樣？隨便您給幾個錢都沒有關係。」

岑昌一點兒都不躊躇，給了他五塊錢，把那個東西接過來，仍然用報紙包著，悄悄地帶進了北海。他心頭好像得了什麼寶貝一樣的愉快。他很久就計畫著買這個東西了，總是沒有機會，自從敵軍進城以後，在北海附近，他天天看見日本軍官坐著汽車，在鼓樓廠橋那一帶兜風，簡直使他痛恨極了，他尤其憤懣的是從前駐紮中國軍隊的旃檀寺兵營，現在卻紮入了日軍，門口飄揚著的國旗，也變成了膏藥旗。那條一向打掃得很清潔的街道，常常都架起機關槍，堆著沙袋，不准行人通過。他朝夕都在夢想：如果他有力量把那座兵營炸毀，那就太好了。但這的確是一個夢想：用他那點薄弱的力量，是很難做到的。他祇有一個人，他的武器也祇有一枝手槍，結果一定會弄到得不償失。要是有一顆炸彈，事情就好辦得多了。昨天傍晚，他在景山門外散步，就親眼看見一個中國的年青女人，不知道為什麼被過路的仁丹齧鬚日本軍官拖進汽車，路上的人很少，大家都躲得遠遠地，於是那輛汽車益更肆無忌憚，風馳電掣地開走了。一個穿綢衫的中國男子（大概是她的丈夫）在車子後面發瘋也似的號啕著，飛步追趕，事實上已經來不及了。最奇怪的是最近報上居然大家還在頌揚松井長官的德政！

經過幾天考慮的結果，他的思想本來已經被蒙森所動搖了；但是這件事情把他刺激得非常厲害，他一夜都沒有安眠，像負傷的野獸似地呻吟著。

「他們的行動太遲緩了，我不能跟他們走到一條路上去，我要馬上就給這些狗東西一個懲罰……」

恩恩喫完了午飯，他拿出了一張信箋在上面筆畫飛舞地寫了這樣幾個大字：

「蒙森：我往炸旃檀寺，能歸則歸。」

岑昌用信封把信封好，交給工友吩咐他道：「如果蒙森先生來了的時候，我還沒有回來，記著，就把這封信交給他好了。」

他把手槍裝上了幾粒子彈，塞進袴袋裏，一面把那顆手榴彈換了一張大手帕包著，又慢慢地走出北海公園來。

岑昌從北海到太平倉的那條路轉過灣去，穿過兩個小胡同，便走到旃檀寺的後身，日本兵營的甌牆後面了。他無法再往前進展，如果再往前走，便到了日軍堆積沙袋的地方，兵營的甌牆很矮，他聽得見敵人正在牆內廣場上吶喊著操演。他竭力保持著鎮靜，但是心還是在突突地躍動。他看見左右都沒有行人，便打開了手帕，把手榴彈取出來，手和腿都戰慄著，這個東西，當他在大學受軍事訓練的時候，他是演習過幾次的，稍稍有一點經驗，他把那根木棒上的保險蓋去掉，用手扣住引線的銅圈，使

勁一拉，一個縱步，把它就投擲進牆裏面去了。祇聽見嘩啦一聲，像巖石的崩裂似的，一團紫黑的煙霧，在二十幾碼之外瀰漫起來。牆內突然起了一陣騷亂，驚喊與奔走的雜響發出來了，中間還夾著和裂帛差不多的聲音。隔不到一分鐘，機關槍彈越牆飛竄過來，像連珠一樣。岑昌的思想簡直錯亂了，熱力貫注著他的全身，這是他第一次遇到的大恐怖，拔起腿兒想走，兩腿已經軟得像癱了一樣，不能移動了。他把手槍向天空匍匐地亂放著。他覺得眼前成了黑茫茫的一片。他想喊叫，聲音已經發了啞，連一個字都喊不出來，祇看見許多人影在他的面前搖動。從甌牆角爬過來的敵軍，奔電一般的槍彈，瞄得很準，終於把這個轟炸兵營的人射擊倒了。他的頰長的身軀，倒在一堆破碎的甌塊上，伸長了手脚，從慘白的面部到身上，到處都是斑斕的血迹。

在岑昌遇到不幸的第二天，蒙森跟著也就失蹤了。但是黑山麓，八大處這些地方，不久就發現了，一支活躍的中國游擊隊，隨時出來襲擊敵人，使他們坐臥不寧，永遠守著北平的城圈子，連一步都不敢出城。游擊隊的那個隊長，據看見過的人說，就是那位失蹤的青年，面貌完全相似；不過從騎馬放槍那樣的嫻熟來批評，又似乎有點疑問。但是馬上就有頭腦比較清楚的人出來解釋道：

「這有什麼奇怪呢！因為他已經變成一個強有力的戰士，不再是一個柔弱無能的書生了。我相信祇要有這班生龍活虎的青年人在，你們看罷！古城早晚還是收復回來的！」